

凡夫集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善女人往生錄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次

1. 緣起	〇〇五
2. 前言	〇〇六
3. 淨土聖賢錄	彭際清 〇〇七
4. 佛祖統記	志磐 〇四一
5. 往生集	株宏 〇六五
6. 淨土聖賢錄續編	胡珽 〇七五
7. 重訂西方公據	彭際清 一一三
8. 種蓮集	陳本仁 一三九
9. 修西聞見錄	咫觀 一四七
10. 獨孤皇后	一六九
11. 魏氏女	智旭 一七一
12. 吳太夫人	一七三
13. 馮氏夫人	一七五

14. 印光大師文鈔·····	印光·····
	一七九

緣起

佛法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如何下手研讀，實是一大問題。然而也不是問題，因為法法頭頭，皆能入門。只要從自己感興趣的地方入手，再鑽研下去，就能找到源頭。

雖然如此，佛典經論對初機者而言，實不易懂。因此本系列叢書，以把佛典經論及古大德註釋，簡單譯成白話文為主，俾便利有心者閱讀。

文採原文與白話文對照方式刊出，一來希望讀者能逐漸養成閱讀原文之習慣，以便將來自己能更深入閱讀經典，二來杜絕瞎造謠言之過，由於原文在此，不容妄以己意胡說，且如有說錯之處，明眼人立即可知。

本系列叢書大致分成因果、往生、高僧、雜著、感應、戒律、禪定、智慧、淨土及經典等十大類。前五類適合一般未學佛及初學佛者閱讀，後五類特為真修實證者作指南。

諸佛之母為法，不知法何以成佛，因此願所有閱此書者，均能早日自利利他，福慧圓滿，是為緣起。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十六日凡夫于台灣汐止竹鷺溪精舍

前言

學佛就是要成佛，因此當我們聽聞佛法之後，就要開始修行。而在我們短短的這輩子中，絕大部分的人，都不可能會修到了生死的地步。因此我們下輩子，必須再繼續努力修。

要想很快就能證成佛果，必須要有佛指點才行。娑婆世界下一尊佛是彌勒佛，要在第十小劫時才出現，而現在才是第九小劫的減劫時。也就是說，必須很久之後，人類才可能再見到佛。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親自見到佛，親自聽聞佛說法。最好的辦法，就是下輩子就生到極樂世界裡。

往生西方淨土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信願行。也就是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真心願意往生，從今天開始，隨時隨地口念或默念「阿彌陀佛」的名號，臨終時一心念佛，那麼自然會往生極樂世界。

由於方法簡單，因此上、中、下三種根器的人，通通都可以修得成。

這本書所記錄的，就是女人修成往生淨土的真實事蹟。看了之後，原本修淨土的人，會得到莫大的鼓勵及信心。

淨土聖賢錄

(清) 彭際清

韋提希夫人

韋提希。舍衛國王頻婆娑羅夫人也。有太子名阿闍世。隨順調達惡友之教。收執父王。置七重室內。制諸群臣。一不得往。

時韋提希恭敬大王。澡浴清淨。以酥蜜和麵。用塗其身。諸瓔珞中。盛葡萄漿。密以上王。王得不死。阿闍世聞之。即執利劍。欲害其母。爲一大臣諫止。遂閉母深宮。不令復出。

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遙向耆闍崛山。爲佛作禮。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恆遣阿難來慰問我。我今愁憂。世尊威重。無由得見。願遣目連尊者阿難與我相見。作是語已。悲泣雨淚。遙向佛禮。

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韋提希心之所念。即敕大目犍連。及以阿難。從空而來。佛從耆闍崛山沒。於王宮出。

時韋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寶蓮華。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華。

時韋提希號泣向佛。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唯願世尊。爲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今向世尊。求哀懺悔。唯願佛曰。教我觀於清淨業處。

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無量世界。還住佛頂。化爲金臺。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

時韋提希見已。白佛言。是諸佛土。雖復嚴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

佛告韋提希。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我今廣爲汝說。亦令未來凡夫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

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名爲淨業正因。

佛又爲韋提希說十六觀法已。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即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得見佛身及二菩薩。心生歡喜。歎未曾有。豁然大悟。逮無生忍。五

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世尊悉記。皆當往生。生彼國已。獲得諸佛現前三昧。(觀無量壽佛經)

韋提希是印度舍衛國的國王頻婆娑羅的王后，他們的兒子叫阿闍世。由於阿闍世太子聽從惡友調達的話，把父王關在七重室內，不准任何臣子前往探問。

王后韋提希對國王很恭敬，於是她洗過澡之後，用酥油、蜂蜜和了麵，塗在身上。又把瓔珞中空之處，盛滿了葡萄汁。和國王見面時，把這些飲食給國王享用，國王因此而沒有餓死。阿闍世知道這件事之後，就拿了鋒利的劍要殺害母親。因為兩位大臣的勸諫，才未殺母。於是就把母后囚禁在深宮之中，不准她出來。

被囚禁的韋提希，十分憂愁憔悴。她向著遙遠的耆闍崛山，禮拜佛陀說：「如來世尊，您以前常常派遣侍者阿難來慰問我。我現在如此的憂傷，如來世尊您的威德重，我沒有福報得以見到您，希望您能派遣目連尊者及阿難來見我。」說完這話時，王后淚如雨下，不停的向佛陀遙遙頂禮。

這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道王后的心事，於是就派大目犍連及阿難，從空中飛去王宮，佛陀自己則在耆闍崛山消失，在王宮出現。

正在禮佛的韋提希，一抬頭就見到釋迦牟尼佛身發出紫金色的光，坐在百寶莊嚴的蓮華

上，目連在左邊侍立，阿難在右邊侍立。保護世間眾生的忉利天及梵天諸天，都在空中散天華，供養佛陀。

於是韋提希哭著向佛陀說：「世尊，我宿世犯了什麼罪，會生出這樣一個逆子？希望世尊告訴我，有那些沒有憂愁煩惱的地方，我想生到那兒去。我不想再在這個五濁惡世的閻浮提了，這裡充滿了地獄、餓鬼及畜生等眾生，不善良的人到處都是。我希望將來，再也聽不到醜惡的聲音，見不到凶惡的人。我現在向佛陀哀求懺悔，希望像太陽般的佛陀，教我觀想清淨的地方。」

這時世尊的兩眉之間，放出了金色的光芒，遍照十方無量的世界。金色光芒最後停住在佛頂上，化成一座金臺。而十方諸佛清淨微妙的國土，都在金臺中出現。

韋提希看完之後，向佛說：「這些諸佛的國土，都十分莊嚴清淨而光明，我決定選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往生。希望世尊能教我禪定的方法，教我獲得三昧的方法。」

佛陀告訴韋提希說：「阿彌陀佛的淨土離這裡不遠，妳要專心觀想該國。我現在要仔細告訴妳，也要讓將來修淨土法門的凡夫，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想要往生極樂世界的人，應當要修三種福報：第一，要孝順供養父母，要尊敬事候老師及長輩，要有不殺生的慈悲心，要修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

不綺語、不貪心、不嗔心及不痴心的十種善業。第二，要歸依三寶，要受戒，不要破戒。第三，要發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深深的相信因果的道理，要讀誦大乘經典，還要勸告不信者信，勉勵信者精進修行。這三種福業，是往生淨土的主要因緣。」

佛陀又爲韋提希說了十六種修觀的方法。韋提希和五百名侍女，聽完佛陀所說之後，馬上見到了極樂世界誠實言說之廣長舌相。又見到了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她們心裡都歡喜得不得了，讚歎從未見過此景象。韋提希夫人此時豁然大悟，證得了無生忍。五百名侍女也發了成究竟佛的菩提心，她們都願意生到極樂世界去。世尊保證她們都能往生，而且生到該國之後，都獲得諸佛現前三昧。（觀無量壽佛經）

樂音老母

佛在維邪羅國。所止處名曰樂音。有貧窮老母。來白佛言。生老病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乃至六識六根五大。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佛言。生老病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乃至六識六根五大。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便滅。諸法亦如是。因緣合會乃成。因緣離散即滅。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因爲廣說諸譬。老母聞法開解。即得法眼。

佛言。我前世發菩提心時。曾爲其子。今此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中。供養諸佛。卻後六十億劫。當得作佛。字扶波健。其國名化作。（佛說老母經）

佛陀住在維邪羅國樂音這地方時，有位貧窮的老母親，來問佛說：「生老病死到底是從那裡來的，而又將往何處去？還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識之六識，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及意根之六根，和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及空大之五大，是從那裡來的，而又將往何處去？」

佛陀回答她說：「生老病死並沒有從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來，也沒有到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去。六識、六根及五大也一樣。就好比兩根木頭，互相摩擦會產生火花。這生出來的火花，會燃燒木頭。等到木頭燒完之後，火也就滅了。世間的諸法也是一樣的，由於各種因緣的際會而出現各種的境界。當因緣離散的時候，境界也就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從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來，也不會回到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去。」

佛陀於是就爲老母說了許多的譬喻，老母聽聞之後，心得開悟，解了佛法，因而證得了法眼。

佛陀說：「我前世發菩提心的時候，曾經是這位老母的兒子。現在這位老母，命終之後

會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她在那兒供養諸佛，精進修行。在六十億劫之後，就會成佛，佛號是扶波捷，他的佛國叫做化作。」（佛說老母經）

姚婆

姚婆。上黨人。與范婆善。范婆勸令念阿彌陀佛。姚婆從之。遂屏息家緣。一心念佛。

臨終見阿彌陀佛降臨空中。二菩薩侍左右。姚婆白佛。不遇范婆。安得見佛。請佛少住。與渠作別。

及范婆至。佛猶儼然。姚婆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淨土文）

姚婆是上黨人，和范婆是好朋友。范婆勸她念阿彌陀佛，姚婆從善如流，聽從善友的勸告，就把家裡一切的雜務事都停掉，一心念佛。

她臨終的時候，見到阿彌陀佛降臨在空中，兩位菩薩陪侍左右。姚婆向佛說：「要是我沒有遇到范婆勸我念佛，我怎麼能夠見到阿彌陀佛您呢。因此請佛您稍微等一下，等我跟范婆話別之後，再跟您走。」

范婆到了之後，西方三聖還在空中。姚婆把所見到的殊勝境界，都告訴范婆，然後就握

著范婆的手往生了。(淨土文)

溫靜文妻

溫靜文妻。并州人。久病臥床。靜文教念阿彌陀佛。妻從之。默誦佛名。二年不絕。一日忽告靜文言。吾已見佛。後月中定去。

前歿之三日。蓮華現前。大如日輪。及期。具食獻父母云。今幸得生淨土。願父母與夫。專念阿彌陀佛。便當相見於淨土。言訖而終。(淨土文)

溫靜文的妻子是并州人，臥病在床已經很久。靜文就教她念阿彌陀佛，她就每天默念佛號，兩年都沒有停止過。有一天，她忽然告訴靜文說：「我已經見到佛了，下個月就要走了。」往生前三天，蓮華就出現在眼前，有如太陽般大。臨終前，她托盤獻飲食給父母說：「我今天得幸能往生淨土，希望父母和夫君，都能專心念阿彌陀佛，那樣我們就能在淨土相見了。」講完話之後，她就命終了。(淨土文)

吳氏

吳氏。都官員外郎呂宏妻也。宏素明佛理。與吳氏合志清修。有二侍女亦絕羣。

血。其一頗好禪。俄而得疾。談笑坐逝。如委蛻然。

其一奉戒刻苦。或終日不食。但曰飲吳氏所呪觀音淨水一盞而已。

一日忽見金蓮華現前。其上雙趺隱然。數曰見膝。又數曰見身。又數曰頭面悉見。相好具足。其中阿彌陀佛。左右則觀音勢至也。已而宮殿樹林。皎若指掌。清淨男子。經行其際。如是三年。瞬息不隔。

或問曾聞佛說法否。曰。我但得天眼。未得天耳。佛所說法。未得聞也。頃之。自言往生時至。遂化去。

吳氏事觀音甚虔。室中列瓶數十。注以淨水。日誦大悲呪。輒見觀音放光入瓶中。有病者飲水輒愈。其水積歲。色味不變。雖大寒不凍。故世號吳氏觀音縣君。

（淨土文）

都官員外郎呂宏的妻子姓吳，呂宏一向就深明佛理，和太太都是清淨的修行人。他們有二位侍女，也都不吃葷血。其中一位喜歡禪修，後來生病，在談笑之間，坐著就逝世了，有如拋棄舊殼般。

另一位侍女嚴持戒律，生活很刻苦。有時候整天都不吃東西，只喝一小杯吳氏的大悲呪水而已。

有一天，吳氏忽然見到眼前出現三朵巨大的金色蓮華，蓮花上面隱隱約約有兩隻雙盤的腳。幾天之後，又看到了膝蓋。幾天之後，看到了身體。又幾天之後，頭和臉都看見了。原來是相貌莊嚴的阿彌陀佛，左右兩邊則是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後來又看到極樂世界的宮殿及樹林，有清淨修行的男子，在其中散步經行，境界清楚得好像看自己的手指掌般。三年之中，極樂世界的勝境從未消失過。

有人問她說：「有沒有聽到佛說法？」她回答說：「我只得到天眼，還未得天耳，佛說的法，沒有聽到。」不久之後，她就自己說，往生的時候到了，於是就逝世了。

吳氏拜觀音拜得很虔誠，屋子裡幾十個瓶子中，都裝了乾淨的水。她每天誦大悲呪時，就看到觀音放光入瓶子中。生病的人只要喝了她的大悲水，病就會好。這些大悲水雖然放了好幾年，但是顏色和味道都不會變，就是寒冷的天氣，也不會結冰。因此大家都尊稱她為觀音縣君。（淨土文）

王氏

王氏。明州人。日持金剛經。懷孕二十八月。羸瘦日甚。偶倚門立。一異僧過之。謂曰。汝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

王氏從之。又齋千僧。誦金剛經千卷。至夜三更。見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一男在床矣。王氏遂持齋誦經不輟。

年六十一。暴卒。二使者引見冥王。自言從幼持金剛經。王賜金床。命坐殿側。朗誦一遍。

王問何不念呪。答云。世間無本。敕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至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汝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來此處矣。

王氏遂還。後至九十一歲。無疾坐化。

其補闕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事在紹興九年。(金剛證果)

明州人王氏，每天都誦金剛經。有一年，她懷孕了二十八個月，都還未生，身體一天比一天瘦。有一天，她倚立在大門口時，有一位路過的僧人跟她說：「妳是有善根的人，為什麼不印刷布施一千部金剛經呢。」

王氏聽了之後，就去印施一千部金剛經，又去寺廟供養千僧齋，還誦了一千卷金剛經。修了所有的福業之後，當晚三更時，她夢見金剛神用金剛杵指著她的肚子。醒過來之後，兩個男嬰兒已經都生在床上了。此後王氏就持齋，日日誦金剛經不停口。

六十一歲那年，她突然暴死。有兩名使者帶她去見冥君。王氏說她自小就誦金剛經，於

是閻羅王就讓她坐在宮殿側面的金床上，要她把金剛經朗誦一遍。

誦完之後，冥王問她爲什麼沒有念金剛呪。她回答說，世間流通的金剛經本上，沒有呪語。於是冥王就叫鬼吏去拿有呪語的金剛經本給王氏，囑咐她說：「妳回到陽間之後，要流通這個本子，千萬不要遺失了。妳命終之後，就會直接往生極樂世界，不會再到這裡來了。」王氏回到陽間，一直活到九十一歲時，才無疾病的坐著往生極樂世界。

鬼界帶回陽間的金剛經，補缺的真言是：

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

這件事發生在紹興九年。（金剛證果）

蔣十八妻

蔣十八妻者。海鹽人。中歲與其夫合志修行。斷除愛慾。日誦大乘經。歷四十餘年。一日。各洗漱更衣。炷香唱佛名。並書一頌而逝。

蔣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有言說。四十年來。脫離嗜慾。惟闡大乘。朝誦暮讀。今朝撒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

其妻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閒窗括異志)

蔣十八的妻子，是海鹽人。中年的時候，和丈夫一起修行，斷除房事。他們每天誦大乘經，如此過了四十幾年。有一天，他們兩人各自洗澡漱口換上乾淨的衣服，燒香唱佛名號，並各自寫了頌偈，然後就一同往生。

蔣十八的頌偈說

這個虛幻的五蘊之身 是地水火風四大所成
今天就要各自分散開 各自回歸他們的根本
這些虛幻之物將滅亡 像飛揚的灰塵和煙霧
有如虛空中飄揚的風 也猶如碧天上之明月
完全沒有任何的障礙 而還那麼的光明潔白
一切虛妄都永遠斷滅 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這四十年來的歲月 脫離了對淫欲的貪愛
只一心一意弘揚大乘 朝暮讀誦大乘方等經
如今撒手往生極樂國 自然能證成究竟佛果

他太太的頌偈是

淨土經典看了一萬四千遍 平生何以會學佛自有因緣

西方極樂世界是我的歸路 輕風明月和我同乘般若船（閒窗括異志）

張夫人

張夫人者。不詳其里居。晚而長齋。日誦西方佛名。年七十九矣。每夜坐息燭。四壁放光。現諸瓔珞。

臨終。焚香案上。篆煙宛轉。結成佛像。須臾之間。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接引狀。篆煙甫消。而夫人寂矣。（淨土節要）

張夫人，不曉得是什麼地方人。晚年時長齋念佛，已經七十九歲了。每天晚上她把蠟燭息滅打坐時，四面牆壁都會放光，出現瓔珞的形象。

她臨終的時候，桌上製成篆文的香燒出來的煙，慢慢結成了佛的形相。不久，這尊煙佛變成真金色，眉目好像畫的一般。佛陀的一隻手下垂，好像在接引眾生的樣子。當篆煙消失之後，張夫人也就往生了。（淨土節要）

潘氏

潘氏名廣潭。工部主事餘杭李陽春之妻也。陽春故好施。晚常誦西方佛名。既逝踰年。見神於潘氏。登樓啓窗。作洪語曰。要修行。要修行。

潘氏通古今。初好排軀釋教。晚而皈依禮雲棲。斷葷血。習禪定。夜常跏趺達旦。兼修諸功德。散錢票不訾。

萬曆三十九年冬。得疾。明年正月。自知不起。遺囑家財已。而謂人曰。吾三世梵僧。今且偕大士而西矣。稱佛名不絕口。屈三指而化。及殮。支體輕軟。貌如生。（虞德園集）

潘廣潭是工部主事餘杭人李陽春的妻子。陽春生前好布施，晚年經常誦阿彌陀佛的名號。往生一年多之後，潘氏見到他的神識上樓開窗，很大聲的向她說：「要修行，要修行。」

潘氏博通古今，起初喜歡排斥佛教，晚年時皈依蓮池大師，不再吃葷血。她喜歡禪坐，經常坐到天亮。另外她還兼修很多功德，布施的錢票數不清。

明朝萬曆三十九年的冬天，她得了病。到了第二年的正月，知道要離開人間了。於是就立遺囑分家財，後事吩咐完之後，她告訴大家說：「我有三世是印度的和尚，現在我要和菩薩一起到西方去了。」她不停的稱念佛名，往生時三個手指頭是彎曲的。入殮的時候，她的

身體又輕又軟，顏貌栩栩如生。（虞德園集）

朱氏

朱氏。仁和諸生孫標妻也。平生奉持齋戒。專修淨土。嘗然燈禮佛。燈光爛然。化成五彩。有佛跏趺其上。及將終。端坐合掌。稱佛名不輟。及殮。貌如生。（學佛考訓）

仁和諸生（學官弟子或稱生員）孫標的妻子朱氏，一向齋戒，專修淨土法門。她曾經點燈禮佛，燈光燦爛奪目，變成五彩繽紛，有佛跏趺坐在上面。朱氏臨終時，端坐合掌稱念佛名不斷。入殮時，相貌如生。（學佛考訓）

祝氏

祝氏。公安龔仲淳婦也。甥袁宏道兄弟。好談佛法。祝氏聞淨土法門。信之。遂專持佛名。兼誦金剛經。

一日語諸子曰。佛言三日後當來迎我。及期。沐浴坐堂上。諸眷屬拱列。良久。自言佛至。眉間放白毫光。長數丈。又言見一僧相好莊嚴。自稱須菩提。俄化爲百

餘僧。或從旁謂曰。經中凡一百三十八須菩提。即此是也。諸眷屬共焚香誦佛名。祝氏微笑而逝。

閤中一九歲婢。方臥地。忽大呼起立。言見數金甲巨人。執幡幢爲夫人導。其幢柄拂面過。不覺痛失聲。察之。傷痕宛然。既殮。棺中時發異香。(袁中郎集)

湖北公安縣的龔仲淳，太太姓祝。她常聽外甥袁宏道兄弟談論佛法，知道有淨土法門，於是就相信了而專門持念佛號，又兼誦金剛經。

有一天，她告訴兒子們說：「佛說三天後要來迎接我。」到期之日，她沐浴後坐在堂上，眷屬都圍侍在側。很久之後，她說：「佛來了，佛的雙眉之間放出白毫光，有幾丈長。」又說看到一位相貌莊嚴的僧人，自稱是須菩提。不久，須菩提又變成一百多個僧人。旁邊有人說，這就是經上說的一百三十八須菩提。祝氏的眷屬都焚香稱誦佛名，她在佛號聲中微笑而逝。

在閤中有一個九歲的婢女，當時正倒臥地上睡覺。忽然婢女大叫站了起來，她說看到好幾個身披金甲的巨人，拿著幡幢爲夫人作前導。他們的幢柄拂過她的臉，她痛得不禁叫了起來。大家檢察她的臉，果然有傷痕。入殮的時候，棺木中經常傳出奇異的香味。(袁中郎集)

張太夫人

張太夫人金氏。繇州人。普安知府張懷麓妻也。家世貴盛而自奉甚薄。中年失偶。教諸子有法度。子正道正學。皆以科名顯。

太夫人晚得淨土書讀之。遂注心極樂。晨夕禮誦。一夕戒諸孫曰。爾輩好讀祖父書。吾其去矣。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後。見夢於孫曰。適從西方來。始知太夫人實生淨土云。(白蘇齋集)

張太夫人姓金，是繇州人。普安知府張懷麓的妻子。雖然家世貴盛，而自己卻很儉省不貪圖享受。中年時先生過世後，她教導諸子非常有法度。兒子都能走正道學正學，也都以科名顯揚祖先。

太夫人晚年讀到淨土的書，於是就想往生極樂世界，每天早晚都禮誦佛名。有一天晚上，她告戒眾孫說：「你們要好好研讀祖父的書，我要走了。」然後她就叫侍女燒香，她自己則端坐逝世了。幾天之後，她托夢給孫子說：「我才從西方來。」大家才知道太夫人確實是往生淨土。(白蘇齋集)

楊選一妻

楊選一妻。南昌人。客居南京。年三十生子。即與夫別居。聽夫置妾。自是長齋念佛。閱十五年。

其年八月。疽發於背。痛入骨。見一惡鬼持刀逼之。有大力神驅之去。其痛頓息。

旋謂夫曰。吾將行矣。有童子四人相迎。可以清茶供之。問將何往。曰往西方。合掌唱佛名而逝。（淨土晨鐘）

南京人楊選一的妻子是南昌人，她在三十歲生子之後，就與先生分房而居，讓先生娶妾。她自己則長齋念佛，如此過了十五年。

那年的八月，她的背生了一個疽，痛入骨髓。她見到有一個兇惡的鬼，拿刀來逼迫她，結果被一位大力神趕走。惡鬼一走，她的背痛馬上就停止。

不久之後，她就跟先生說：「我要走了，有四位童子來迎接我，你可以用清茶來供養他們。」先生問她要去那裡，她回答說：「要去西方。」於是就合掌唱佛名而逝世。（淨土晨鐘）

吳氏女

吳氏女。太倉人。生時趺坐而下。稍長。皈心佛乘。事親孝。不願有家。人或

勸之。輒指天爲誓。

初從昆弟析諸字義。已而誦佛經。悉通曉大意。朝夕禮拜甚虔。俄夢神授以梵書準提咒。有病瘧者。以梵字治之。立癒。

嘗於夢中得通宿命。自言曾爲宋高僧。此來專爲父母。年二十三當成道果。

崇禎四年。年二十三矣。閉關一室。專修淨土。仲冬之末。示微疾。作偈辭世。勉親堅修勿懈。日方午。索玉戒指佩之。右脅而逝。將殮。紅光溢於面。母爲理髮。異香從頂中出。達於戶外。經夕不散。

居四年。荼毗。骨瑩如玉。頂作黃金色。爲起塔以奉之。（續往生集）

吳氏女，是太倉人，她是以盤腿的姿勢生下來的。年齡大些之後，就虔信佛法。對雙親非常孝順，不願意出嫁。有人勸她結婚，她就指天發誓絕不成親。

她最初向兄弟學字詞的意義，後來誦經時，自然通曉佛經的大意。她早晚禮拜佛甚爲虔誠，夢見神教她梵文的準提咒。她用梵字替人治病，病人都能立即痊癒。

她在夢中得到宿命通，自稱曾經是宋朝的高僧，這次的投胎人間，是專門爲父母而來的，並說二十三歲時會得道。

崇禎四年，她二十三歲。於是她就在一間屋內閉關，專門修淨土法門。在陰曆十一月的

月底，她稍微得病，就作偈語辭別世間，勉勵雙親要堅持修行，不要懈怠。中午時刻，她要了玉戒指佩戴之後，就向右側臥而去世了。入殮之時，她臉上洋溢著紅光。母親爲她理髮時，有奇特的香味從她的頭頂流出來，一直流到門外，整晚香味都不散。

四年之後，家人爲她舉行火葬。燒出來的骨頭晶瑩如玉，頭頂骨則是黃金色。於是家人爲她起塔，供奉她的骨頭。（續往生集）

盧氏

盧氏。名智福。徽州程季清妻也。晚遷湖州。季清奉佛甚虔。力營福業。盧氏竭資爲助。長齋。日課佛名二三萬。約己惠下。未嘗詈人。

崇禎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師授五戒。咨淨土法要。遂一意西歸。季清爲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爲一一講說。盧氏悉領解。

季清復策之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努力直往。毋猶豫也。遂高聲唱佛。夜以繼晝。如是半月。其母及女來問視。悉謝遣之曰。毋亂人意。

十一月八日。忽睹蓮華現前。化佛垂手。身心踴躍。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連稱佛名。右脅而逝。時方午。及暮捫其頂。熱可灼手。年三十九。（靈峰宗論）

盧智福是徽州人程季清的妻子，晚年他們遷居湖州。季清學佛很虔誠，盡力修福業。盧氏也盡力出錢幫助先生培福，她吃長素，每天念佛兩三萬聲。盧氏對自己很節約，對下人博施恩惠，從不罵人。

崇禎五年時，她病危，於是就請古德法師爲她授五戒。她向法師請問淨土宗的法要，於是就下定決心要往生西方。她先生爲她誦華嚴經，並爲她講解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盧氏聽了全都能領會。

她先生又鼓勵她說：「百劫千生以來的一切，就看妳此刻了。要努力一直向前，不要猶豫。」於是她就高聲唱佛名，夜以繼日有半個月之久。其間她的母親及女兒來想探望她，都被她謝絕說：「不要來亂了我的心意。」

十一月八日那天，她忽然看到蓮華出現在眼前，化身的阿彌陀佛垂手接引。她身心歡喜不已，趕緊用香水沐浴。然後向西方合掌，稱念佛名，最後向右側臥而逝。她往生時正是中午，到了傍晚時分，摸她的頭頂，熱得燙手。那年盧氏是三十九歲。（靈峰宗論）

費氏

費氏。湖州雙林鎮沈春郊妻也。少寡。織紡自膳。持齋數十年。供養三聖佛畫

像。及檀香大士。日誦金剛經一卷。佛名千聲。寒暑不輟。

崇禎十一年。大疫。婿張世茂迎費氏往居其家。止攜大士以行。費氏居一樓。日課回向。祝願此香直達佛所。如是三載。忽空中有香繞樓數日。粉牆上湧現三聖佛像。莊嚴精妙。遠邇詫傳。瞻禮曰眾。或以淨巾擦之。色逾光明。

又四年。一日告婿曰。吾欲返故居。入門。即灑掃焚香。參佛誦經。至第三日早。沐浴更衣。端坐念佛。午刻。大呼佛來也。我行矣。別眾而逝。年七十有三。

（巾馭乘續集）

湖州雙林鎮沈春郊的妻子費氏，年輕輕就當了寡婦，於是她就以紡織所得過活。她持齋幾十年，供養西方三聖的畫像，及一尊檀香的觀音大士。她每天誦一部金剛經，稱佛名一千聲，寒暑都不停止。

崇禎十一年，瘟疫流行。她的女婿張世茂迎接她去住，費氏只帶了觀音大士像同行。她住在一樓，每天早晚課回向時，她都祝願所燒之香，能夠直接供養到她故居的西方三聖像之處。三年之後，忽然空中有香繞著她所居的樓幾天之久。然後白粉所糊的牆壁上，突然湧現西方三聖的畫像，非常莊嚴精妙。當時非常哄動，遠近聞名，來瞻禮的人日日增多。有人不信，就用乾淨的巾布去拭擦畫像，結果畫像越擦越清楚明亮。

過了四年之後，有一天她告訴女婿說，她想回故居。回到故居時，她就立刻大掃除，然後就燒香拜佛誦經。到了第三天早上，她就沐浴更衣，接著就端坐念佛。直到中午，她忽然大叫說：「佛來了，我要走了。」告別眾人後，她就往生了，那年她七十三歲。（巾馭乘續集）

李氏

黃太夫人李氏者。南京儀制主事建昌黃端伯之母也。賢明仁慈。信樂佛法。晚歲誦金剛經地藏經曰虔。

一夕夢趺坐山巔。佛光照身。覺謂其子曰。西方之期至矣。無何。示微疾。端坐而逝。（建昌志縣楊編）

黃太夫人李氏，是建昌人南京儀制主事黃端伯的母親。爲人賢明仁慈，虔信佛法。晚年的時候更加虔誠的誦金剛經及地藏經。

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盤腿坐在山頂上，有佛光照耀她全身。醒過來之後，她告訴兒子說：「我要去西方的日子到了。」於是她就生了點小病，端坐著就逝世了。（建昌志縣楊編）

陳嫗

陳嫗。常熟人。居於城南。以紡爲業。篤信佛法。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三十年。

一日忽呼其子謂曰。爾不見空中寶蓋幡幢乎。吾其逝矣。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即合掌化去。

事在順治十年。翁尙書叔元。方微時。聞其事。親往視之。見嫗凝然危坐。室中香氣襲中。(淨土約說書後)

陳老太太是常熟人，住在城的南邊，以紡織爲業。她很信佛法，隨著紡車聲，終日唱阿彌陀佛，三十年不斷。

有一天她忽然把兒子叫來說：「你有沒有看到空中的寶蓋幡幢啊，我要走囉。」於是她很高興的拍手大笑，倒水洗澡。洗乾淨之後，就合掌往生了。

這是順治十年時候的事情，當時尙書翁叔元尙未顯赫。他聽聞此事，就親自去看。見到已往生的老太太坐得很端正，而室內香氣襲人。(淨土約說書後)

張寡婦

張寡婦。常熟人。居小東門外。安貧守節。專持佛號。不擇淨穢。未嘗少間。

以下痢終。

遺一破裙。臭不可近。棄之中流。忽見蓮華交發。五色燦然。散布水面。見者驚異。乃取裙還送一庵。作佛前案圍。事在順治年間。（果報聞見錄）

常熟人張寡婦，住在小東門外，能夠安於貧困，守持節操。她專門持佛名號，不管在乾淨或污穢之處，佛號總是不斷。她最後是以拉肚子而死的。

她遺留下來一條破裙子，臭得不得了。大家就把它扔到水裡，沒想到破臭的裙子，居然生出一堆五色燦然的蓮華，散布在水面上。見到的人非常驚異，趕緊把裙子撈起來，送到一所庵堂，作為佛桌前的布圍。這是在順治年間發生的事。（果報聞見錄）

陸寡婦

陸寡婦常熟人。年二十夫亡。持齋念佛與人無競。至六十七而終。

焚其衫裙。火氣既絕。忽見金光迸出。灰中儼然有佛像在焉。共數十。閭里聚觀。皆焚香膜拜。事在康熙三年。（果報聞見錄）

常熟人陸寡婦，二十歲時丈夫就死了。她持齋念佛，與人無爭。六十七歲那年死亡。

死後，焚燒她生前所穿著的衫裙。當火焰及熱氣都消失之後，忽然在那堆灰上，發出金

色的光芒，大家一看，灰裡面有幾十尊佛的影像。鄉親都聚集來觀看，眾人皆焚香膜拜。這是康熙三年時發生的事。（果報聞見錄）

楊氏

楊氏。張秩斯之妻也。父次弁。虞山嚴氏出。嚴家世學佛。故楊氏自幼即歸心大法。既適張。尋禮僧德真。受三皈五戒。斷除愛慾。

年二十七。病劇。發願求生西方。室中供接引佛像。高唱佛名五曰。室中聞梅檀香。

至七日。瞑目頃之。見觀音大士謂曰。蓮華種子。已有半功。其半看汝手段。問從何處著力。答曰。撒手便行。即合掌唱佛。趺坐而逝。（續往生集）

張秩斯的妻子楊氏，父親叫楊次弁，母親是虞山的嚴氏。嚴家世代學佛，所以楊氏從小就受母親影響，也學佛。嫁到張家之後不久，她就拜德真和尚爲師父，受三皈五戒，後來就不再行房。

二十七歲那年，病得很厲害。她就發願求生西方，室內就供了阿彌陀佛的像。她高聲唱佛名五天，室中都是梅檀的香味。

到了第七天，她才稍微閉上眼睛，就見到觀音大士向她說：「蓮華化生的種子，已經成功了一半，另外的一半，就要看妳的能力了。」她問大士該怎麼去做。大士告訴她：「放下一切就行了。」於是她就合掌唱佛名號，盤腿坐著就往生了。（續往生集）

徐太夫人

徐太夫人。錢塘徐浩軒之母也。平生奉佛甚謹。誦西方佛名。繪像爲圖。旁累數千圈。記所誦數。每一圖畢。即納黃布囊中。如是數歲。康熙三十四年卒。

卒之曰。家中焚囊於盆。忽聞盆內爆然。視之。見五色光起。布成緇色。其上現樓閣欄楯。重疊周匝。中湧蓮華數十。華上各有一佛合掌趺坐。復現諸天女恭敬圍繞。一一皆如粉色畫本。見者莫不驚歎。

明日掇灰。視囊背。所現諸形象。與囊面無異。惟佛後又有一老母執拂隨行。浩軒爲之記如此。（信徵錄）

徐太夫人是錢塘人徐浩軒的母親，平生供佛很恭謹。她念佛的記數方法是，以中間繪有佛像，旁邊有數千小圓圈的圖表爲準。每誦完一張圖表，她就把它放在黃布囊中，這樣做了好幾年，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去世爲止。

她亡故的那天，家人把她的黃布囊放到盆裡燒。忽然聽到盆裡有爆裂聲，隨後大家見到盆裡起了五色的光芒，布變成黑色。在黑布上現出了樓閣欄楯，重疊周匝的建築物中，湧出了數十朵蓮華。每一朵蓮華上，都有一尊合掌趺坐的佛。又有無數的天女，恭敬圍繞四周，就像佛教刊物上所畫的一樣。見到的人都驚歎不已。

第二天拾灰時，看到黃布囊背面的形像，和正面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差別是，背面圖像中，有一位老太太拿著拂塵，跟隨在佛的後面走。這是徐太夫人兒子浩軒的記載。（信徵錄）

余氏

余氏。法名眞修。吳人朱穎符妻也。年三十二而寡。至三十六。長齋奉佛。晚年以家事付兒婦。專修淨業。

年七十。夏秋之交。夢遊一池畔。池中有船。載比丘尼優婆夷十數人。中有一人招余氏云。西方去。余氏自念言。此時不去。待歲晚可耳。招者遽云。且待後船。至九月六日。夢阿彌陀佛現身接引。既覺。自知時至。請所事文歧師作別。師至。索蓮華不得。以蓮葉與之。余氏欣然。念佛彌切。內外俱聞異香。

至十一日清晨。索水沐浴。更新衣。跏坐稱佛名。有頃。右脅而逝。事在乾隆

三十六年。(僧正琦述)

余氏は吳地人朱穎符の妻子，法名叫眞修。三十二歳時守寡，三十六歳起長齋拜佛。晚年時把家事交付媳婦，自己専門修淨土法門。

七十歳那年の夏秋之間，她夢中到一池邊，池中有一艘船。船上有十數位比丘尼及在家女居士。其中有一人向余氏招手說：「到西方去吧。」余氏心裡想，現在不去，年底再說。這時，招手的人忽然說：「那妳等下一艘船吧。」

到了九月六號，她夢見阿彌陀佛現身接引她。醒過來之後，她知道時辰到了。於是就請平時有來往的文歧法師來話別。法師來時，余氏索不到蓮華，只拿到蓮葉。不過她還是很高興的念佛，念得很懇切。屋內屋外的人，都聞到很奇特的香味。

到了十一日的清晨，余氏洗過澡後，換上新的衣服，然後趺坐稱佛名。不久，她就向右側臥而逝。這時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僧正琦述)

王氏

王氏。合肥馬永逸妻也。永逸世修淨業。王氏亦持佛名。行天竺十念法。又嘗持破地獄偈。偈出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

切唯心造。

一夕夢地獄主者來謝云。幸蒙持偈功德。獄中眾生。出生善道者多矣。

其後寢疾。持佛名不絕口。既逝。諸親屬及其侍女。皆夢王氏報云。吾已得生淨土矣。（樂邦文類）

王氏是合肥人馬永逸的妻子。永逸家世代都修淨土，王氏也修念佛，持印度的十念法門。她也持破地獄偈，這首偈語出自華嚴經。經上說：「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得清楚明白，過去世的，現在世的及未來世的一切佛的話，就應該要觀照十法界的自性，就能夠瞭解一切都是心所造出來的。」

有一天晚上，她夢見閻羅王來向她道謝說：「很感激蒙受您持偈語的功德，使得地獄的眾生，很多都能生到善道去。」

後來王氏生病，在口念佛名中去世。她的親屬及侍女，都夢見她跟他們說：「我已經往生淨土了。」（樂邦文類）

朱氏

朱氏名如一。明州薛生妻也。年二十餘。即素服齋居。虔修淨業。

以黃絹請善書者寫法華經。繡以碧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復繡阿彌陀佛觀世音像。

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習法華經三月成誦。次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俱能通利。

又鋟木爲圖。勸人念阿彌陀佛。受圖者滿十萬聲。爲迴向西方。所化至二十萬人。尋結廬墓旁。一室奉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給侍唯一婢子。甘苦共之。紹熙四年春。盡斥賣奩具。爲三日會。飯千比丘。合緇白萬人。共唱西方佛名。建寶幢。裝所繡經七軸。並書會者姓名。送羅睺羅道場僧堂供奉。

十二月示微疾。垂瞑。輒起趺坐。薛生曰。我家無是法也。請就寢。遂右脅而逝。年三十七。(樂邦文類)

朱如一是明州人薛生的妻子，二十餘歲就穿著樸素的衣服，且持齋不行淫，很虔誠的修淨土法門。

她請書法好的人，在黃絹上書寫法華經，她再用碧絨來繡，一共繡了十年才完成。當她繡到化城品的時候，繡出了幾十粒舍利子。後來她又繡了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士的像。

她曾經一字一拜法華經三遍，特別再拜經題八萬四千拜。朱氏學法華經，三個月就能背

誦。之後又讀華嚴經、般若經、楞嚴經及圓覺經，都能通曉義理。

她又刻圖像，勸人念阿彌陀佛。接受她布施圖像的人，只要念滿十萬聲，她就替他們迴向往生西方。如此度化的，有二十萬人。不久她又在墳墓旁結廬，一間房間供奉佛像，一間房間用來打坐，一間房間用來寫經。侍候她的只有一個婢女，兩人同甘共苦。

紹熙四年的春天，她把嫁粧全部賣掉，開了三天的無遮大會，齋請一千位比丘，在家眾與出家眾共有一萬人參與勝會，大家共同唱阿彌陀佛的名號。她又建寶幢，用來裝她所繡的七軸經。並把參與勝會的人，名字都寫上。她把這些全送到羅睺羅道場的僧堂去供奉。

到了十二月，她生了小病，快睡著時，她趕緊起來盤腿而坐。她先生說：「我們家沒有這個規矩。」於是就請她就寢。朱氏就右側臥而逝，只活了三十七歲。（樂邦文類）

王氏

王氏。隋時人。薛翁妻。僧頂蓋母也。讀誦諸經。勤修懺法。志求淨土。

唐貞觀十一年。有疾。勤懇彌至。俄見床前有赤蓮華。充滿一室。阿彌陀佛觀音勢至。降臨空中。

其孫大興侍側。見佛身高大。迴出二菩薩上。良久乃隱。而王氏逝矣。（續高僧

傳)

王氏是隋朝時候的人，她先生叫薛翁，兒子已經出家，叫做頂蓋。她自己讀誦很多佛經，很勤於修懺悔法，一心求生淨土。

在唐朝貞觀十一年時，王氏生病，於是她就更加努力念佛。有一天念佛不久，她就看到床前有一朵赤色的蓮華，這朵蓮華大得把房間都塞滿了。而阿彌陀佛和觀音、勢至兩位菩薩，都降臨在空中。

陪伴在她身邊的孫子大興，看到佛的身體，比兩位菩薩高大甚多。西方三聖出現很久之後才隱沒，而王氏已經往生了。（續高僧傳）

佛祖統記

(宋) 志磐

荆王夫人王氏

荆王楨。徽宗之子。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

夫人忽夢妾起居敘謝。因夫人訓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一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

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惰。榮悴各異。

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

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玕也。

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

徐訪楊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曰。秉爐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

荊州王趙楫，是宋徽宗的兒子。夫人王氏，在元祐年中，修淨土法門甚精進恭敬。在女眷中，只有一個妾懈怠傲慢，於是夫人打算把她趕走。這個妾因此很悲傷後悔，受此刺激後，變得極端的精進。有一天晚上，她住的室內充滿異香，而她卻在沒有疾病的情況下逝世。

後來夫人夢到這個妾來向她道謝說，由於夫人的教訓責備，使她得以往生西方。夫人問說：「可以到西方去看看嗎？」妾說：「您只要跟著我走就可以了。」於是夫人隨在妾的後面，到了極樂世界。見到有兩個池子。裡面全是白蓮華，有的開得很繁榮，有的很枯悴。

妾說：「這些蓮華，都是世間發心修淨土的人。只要人們才發一念求往生，池子裡面就會生出一朵蓮華來。隨著各人用功的勤惰情形，花就會顯出榮悴的不同現象。」

其中有一朵華，裡面坐的人穿著朝廷的禮服坐著，風吹衣揚，不久朝服消散，變成頭戴寶冠，身披瓔珞的服裝。妾說：「這是楊傑。」

又有一朵華，裡面的人也是穿朝廷的服裝坐著，不過華有點枯悴。妾說：「這是馬玗。」又走了幾里路，遙見有一座金色的壇臺，發出耀眼的光芒。妾說：「這就是夫人化生的地方，是上品上生。」

醒過來後，夫人派人去打探楊傑及馬玗。知道楊傑已經往生，而馬玗還活著沒事。後來夫人往生那天，她是手裡拿著焚香的香爐，眼睛望著觀音閣，就這麼站著就去了。

蔡氏

蔡氏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日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遂索平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蔡氏居住在武林，很早先生就過世了。她每天早上一定拜佛，並誦經念佛號，這樣過了二十幾年。有一天，空中忽然出現一朵金蓮華。她就把手平時早晚課的課目，卷起來放在懷裡，很安詳的坐著就往生了。

馮氏

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

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脅安臥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少師馮珣的女兒，嫁給承宣使陳思恭爲妻。馮氏小時候就很多病痛，她皈依慈受寺的深禪師之後，就持齋誦佛。十年多來，一天比一天精進。她跟族人說：「原本我是清淨的修行

人，不料一失正念就落成這步田地。等到中國的緣分盡了之後，我就要回西方去了。」

有一天晚上，她向侍女說：「我剛剛神遊到淨土，向西方三聖禮拜。」她的先生聽到侍者傳話，就陪她一起念佛。馮氏後來右側臥而逝，三天之內，室內都充滿了妙香。

陸氏

陸氏家錢塘。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

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

錢塘人陸氏，是朝請王璵的妻子。經常誦法華經。晚年時，對淨土法門特別精進，禮佛拜懺一次，就誦一萬聲佛號。如此凡三十年。

後來生了小病，忽然聽到天空有鼓聲，大家正在驚訝之餘，她就已經面向西邊，手結印而往生了。

周妙聰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

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

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脅吉祥。向西而亡。

周妙聰是周元卿的女兒，對母親臨終時有蓮華往生的祥瑞情形印象深刻，因此平日也誦經念佛，求生淨土。她在病中請僧人代為拜懺，而她躺在床上，却見到自己穿著乾淨的新衣，在樓閣上禮佛念佛。

臨終時她告訴家人說：「你們要勤力修淨業，我會在淨土等你們。」說完之後，她就右側臥，面西而亡。

秦淨堅

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秦淨堅家住在松江，她很討厭生為女兒身。因此與丈夫分房而居，很嚴格的持齋戒。她每天閱讀華嚴經、法華經、光明般若經等。早晚都修彌陀懺，每日拜佛一千拜。日日如此，持續甚久。有一天，有光明照到她的室內，只見她面向西方念佛，安然坐著往生。

鄭淨安

鄭氏淨安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疾禱之於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

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諷阿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鄭淨安家住錢塘，每天都念佛誦經。後來她得了病，就祈請佛加被。忽然聽到空中有聲音說：「妳要走的日子到了，不要自我懈怠。」這時她又見到佛身金色在空中顯示。

於是她就奮身而起，朝西端坐。請當比丘的兒子義修爲她誦阿彌陀經，她就很快的去世了。後來她的女兒夢見她說：「我已經往生西方了，妳去告知義修師父。」

秦淨樂

秦氏淨樂家錢塘。其夫姓于。賣魚爲業。有子遭官事破家。秦氏愁苦。幾欲沉身於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沉江。不如念佛。

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秦淨樂家住錢塘，先生姓于，以賣魚爲生。兒子犯法入獄，家庭因而破亡。秦氏深以此爲苦，常想跳河自殺。後來遇到淨住寺的照法師勸她說：「所以會有這種煩惱，都是由於他是妳前世的怨家。妳如果因此而沉江自盡，不如念佛求生西方。」

秦氏聽了這番話，醒了過來。就在佛前燒一個指頭供佛，發誓三稱要吃長素。從此十年間不懈怠的念佛，見到一切人都尊稱爲佛的弟子。有一天，她請持戒的修行人爲她誦觀無量壽佛經。戒行人每誦完一個觀想，她就念佛號一千聲。誦到像觀的時候，她忽然就往生了。

袁氏

錢塘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端坐而化。

錢塘人袁氏，自從到靈芝寺受菩薩戒之後，就不再吃葷血，也不喝酒了。從此就修淨土法門，二十年始終不變，一家人也全都受她的感化。病中有一天，她請圓淨律師來爲她說法。正在說法的當兒，她忽然見到佛菩薩在眼前出現，她就端坐而往生了。

陳嫗

錢塘陳氏嫗。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錢塘人陳姓老太太，自從在靈芝寺受菩薩戒之後，就專心念佛，每天還拜佛一千拜，因而經常有舍利子出現，散置在她的佛桌上。

臨終的時候，她見到化身佛來迎接。她向旁邊的人講述此境界，話尚未講到一半，人就已經不動往生了。

黃氏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華一朵生於灰中。

四明人黃氏早年丈夫就過世了，於是她就回娘家專門修淨土。臨終時她口稱佛名，手結印信，在地上慢慢的行走。然後她就停步站立，很莊重的去世了。火化之後，家人把她的骨灰篩在地上，以檢驗她投胎之處。結果打開骨灰盒時，發現裡面生出一朵蓮華。

王氏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華臺。語畢而化。

武林人王氏，經常誦法華經，並念佛求生西方。有一天，她見到菩薩高大的身體顯現在空中。於是她嘴裡就說：「菩薩高大，菩薩高大。」接著她又說，怕女人腳髒，沒有辦法升到華臺上。話講完之後，她就往生了。

孫氏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遊行懺室。身掛縵衣。隨僧行道。

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四明人孫氏，先生過世後，就持齋戒，禮佛念佛，三十年來都不懈怠。她親手做了很多衣服、被子、鞋子、襪子布施給僧人。

有一天她稍微覺得不舒服，躺在床上時，她見到有位奇特的人，站在她床前說：「妳要

精進用功。」她又夢到有八位僧人，在懺室裡面繞行，而她自己身披縵衣，跟隨僧後行道。於是她就沐浴，並換上乾淨的衣服，請僧人行懺法。而她自己則端坐在眾人面前誦彌陀經。誦到一心不亂的句子處時，她左手結了個印信，就忽然往生了。而遠近的人，都聽到空中傳出的音樂聲。

李氏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日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

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眼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華如白罌粟然。

上虞人胡長的老婆李氏，在先生過世之後，日夜高聲誦讀彌陀經，如此不斷有十幾年之久。有一天，她夢見有一位僧人用紅色的幡蓋遮蓋她，並告訴她說：「妳這個月的十五號，晚上十一點到一點之間，就要離開人間了。」她問：「師父您是什麼人？」僧人回答說：「我就是妳經常念的那人。」

於是李氏就與諸親友告別。到了那天的子時，果然室內充滿了香味及光明，李氏就端坐

往生了。七天之後火化，發現她的牙齒雪白如玉，舌頭有如紅色的蓮華，眼睛像葡萄，都堅固不壞。舍利子更是多得數不清。而在她焚屍之處，第二天還生出了一朵花，有如白罌粟。

王氏

安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殮。惡血流淌。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舔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王姓安吉人的女兒，每天誦彌陀經、觀音經及金剛經，並念佛求生西方。她的母親死後要入殮時，身上一直有髒血流淌出來。女兒就發誓說：「如果我的孝心是真實的話，希望臭氣不再流出來。」說完之後，血就不再流了。而她用舌頭舔沾染穢血的地方，卻一點臭氣也沒有。

她的父親娶了後母，這位後母與她一起修淨土法門。後來她生病了，於是就請僧人爲她講說淨土的觀想法門。她聽著聽著，忽然就要換穿乾淨的衣服，然後右側臥而逝。火化之後，繼母就把她的骨灰篩在室內，想要驗知她受生之處，結果見到灰中印出了幾朵蓮華。

盛氏

錢塘盛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聖衆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塘人盛氏，每天誦觀無量壽佛經，且念佛號不停口。病中有一天，洗過澡之後，向西而坐問家人說：「有沒有聽到引磬聲呀，淨土的聖眾快要到了。」不久之後，她就很歡喜的合掌說：「佛菩薩已經到了，觀音菩薩手裡拿著金臺，如來迎接我登上座位。」於是她就忽然往生了。

沈氏

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床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爲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錢塘人沈氏，念佛念了十幾年，一天比一天精進。她請人幫她畫了一幅八尺的阿彌陀佛畫像，在她病中時，就把這幅畫放在床前。她很欣慰的說：「我真是幸運呀。」於是就請僧人來替她助念。

在助念的當兒，她忽然說：「有一個很高大的僧人，給了我一個金色的座位。可是我有些障礙的因緣，還走不了，請大家再替我念佛。」於是衆人就 very 勇猛大聲的念佛，過了很久之後，她又說：「由於大家念佛的功德，我已經能登上金臺了。此番去後，不再回來囉。」說完就閉目逝世了。

翁婆

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日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約山的翁婆，每天都感歎世事無常，沒有一件事情是快樂的。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她一定請兩位出家衆，到她家整晚念佛。第二天，她一定親自設齋供養二僧。

臨終那晚，大家都看到佛光進入她的房間，天空有寶蓋遮覆她家的門庭，這時翁婆就忽然往生了。

斐氏

汾陽斐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爲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云。佛以華臺與我。今當往生。

汾陽斐家的女兒，一向很專心念佛。她用小豆來記她念佛的數目，一共累積了十三石。命終的那天，她點火燒香，嘴裡說：「佛拿華臺給我，我現在要往生了。」

孟氏

醴泉孟氏女。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二年謂夫曰。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衆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幡華排空。忽然遷化。

醴泉人孟氏，病重了很久，沙門就勸她念佛。三年之後，她跟先生說：「趕快通知諸親友，請他們來給我送行。」

所有的親人都聚集了之後，孟氏就燒香和衆人一起念佛。這時空中出現一個手執錫杖的沙門向她說：「妳要往生了。」不久佛菩薩到了，天空中滿是幡蓋及天花，孟氏就往生了。

梁氏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曰命終。

汾陽人梁氏，兩個眼睛都瞎。有沙門勸她念佛，三年之後，她的兩眼突然打開來，看得見了。接著她看到佛菩薩及幡蓋滿天來迎接她，當天她就命終了。

陳氏

陳氏。隴禪師之母。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翦髮爲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爲道者。

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廣平普會寺的隴禪師，迎接母親陳氏住方丈的東室。陳氏也把頭髮剪掉，現出家人的樣子，每天早晚念佛。在家衆和出家衆，都稱她爲道者。

後來她在病中，寺裡就集合了僧俗二道，敲引磬念佛兩天。她忽然合掌瞻視佛像，然後就往生。第二天她的頭頂還是溫的，面孔變得很白淨。

她往生的前一天，蹟禪師夢見他母親跟他說：「我見到有十多位比丘尼來叫我去。」蹟禪師回應說：「這是往生的祥瑞之兆。」話才說完，他母親就坐著往生了，而臉色則轉變得很白淨。後來果然如此。

陳氏

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經五千部。金剛經及彌陀經各五千四十八部。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脅而化。

吳興人陳氏，守戒律吃素。念佛三十年中，尚誦了五千部的法華經，及各誦金剛經和彌陀經五千零四十八部。有一天她不吃東西，家人問她到底要幹什麼。她回答說：「想要求見阿彌陀佛。」講完之後，就右側臥而往生了。

胡氏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庠坐

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會稽人胡淨安，曾經四次禮拜阿彌陀佛的八萬四千相好。後來她生小病，見到佛來迎接她，就安然坐著往生。路上的人聽到空中有音樂聲，漸漸向西傳去。

孫氏

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緣。大喜。

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在。此好大金蓮華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錢塘人孫氏，經常念佛持咒語。在病中她請清照律師來說：「我病久了，十分厭世，希望能往生極樂世界。」清照律師就爲她說往生淨土的因緣，她聽後非常歡喜。

晚上，她夢見清照律師拿了一小杯藥給她，她喝了之後全身流汗，身心都覺得舒暢無比。三天之後，她向侍者說：「迦葉尊者在這裡呢，好大的一朵金蓮華座呀。」於是就結印閉目往生了。

郭氏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

清照亨律師即其兄。嘗往寺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臨終之際。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仁和人郭妙圓，吃長素念佛。她誦法華經、法華懺，及彌陀經、彌陀懺。經常修十六觀中的落日觀。有一天，空中有聲音告訴她說：「郭妙圓一定可以生西方。」

清照亨律師是她的哥哥，她曾經到亨律師的寺裡建三時繫念會，又作百僧齋。臨終之際，她請亨律師來說法，求生西方。後她就端坐往生了。

周婆

周婆家太平州。早年念佛專注。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周婆家住太平洲，早年就很專心念佛。有一晚她跪著念佛時，就忽然往生了。鄰居見到有幾位僧人從她家出來，帶著周婆向西而去。

龔氏

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亨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端坐而化。

老妾干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錢塘人龔氏。平常晝夜不停念佛及誦彌陀經。後來她偶爾生病，就請亨律師指示她該如何往生。亨律師尚未講完，她就已經端坐往生了。

她先生有個年老的妾干氏，平常也不停的念佛。有一晚她夢見龔氏告訴她說：「我已經在西方了，七天之後，妳也會往生的。」七天之後，干氏果然就去世了。

鍾婆

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爲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聳身而化。

嘉禾人鍾婆，每天誦十卷彌陀經，其他的時間就念佛，二十年來都這麼做功課。

有一天她告訴兒子說：「我看見好多好大的白蓮華。有一位長得很端正，衣著很考究的女人站在我的前面。這麼多僧人在這裡，要如何供養才好呢。」她兒子說看不見。鍾婆就端坐不語，不久就聳著身體往生了。

黃婆

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爲異。

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潮山人黃婆，平常誦金剛經及法華經，並專心念佛。有一年夏天，她忽然得了痢疾。於是就光飲水，而不吃東西。她家隔壁的菴堂，有沙門善修，經常建念佛會。黃婆在病中想要請善修法師來，結果修師夢到黃婆向他說，她要去西方了。修師醒來之後，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兩天之後，黃婆面向西方，念了十口氣的佛號，就端坐往生了。這時遠近的人，都看到紅色的雲霞覆蓋在黃婆的屋子上。

朱氏

雷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爲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

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華謂曰。我先爲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旣覺喜悅。乃請僧衆念佛爲助。即就座而化。

雷川人朱氏，念佛念了三十年。當她讀金剛經的時候，認爲佛菩薩就在面前，因此不敢坐著。後來忽然四十天她都不進食，每日只飲水而已。

有一天，她夢見三位僧人進入室內，手裡都拿著蓮華向她說：「我先替妳種這朵蓮華，之後妳就要回來了。」醒過來之後她異常歡喜，就請僧衆爲她助念，她就在位子上坐化了。

項氏

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爲尼。同居楊氏菴。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

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無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

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時紹定六年。

項妙智是四明鄞人，先生早逝。她讓兩個女兒都出家，和她們一起住在楊氏菴堂，見到人就勸人念佛。晚年時有一次生病，她就告訴女兒說：「有很多僧尼等著我去西方。」

於是她就請人助念，正在助念時，她忽然說：「我是要往生的，以前做的棺材錯了。」女兒告訴她說：「佛陀涅槃時也沒有嫌棄那金的棺材呀。」於是她就很高興的誦上品觀，然後轉身向西方。兩手結印，微笑而逝。當時是紹定六年。

沈氏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爲日課。

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長者居士。擁立目前。燈光千脈累累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脅吉祥。凝然不動。時端平二年。

沈妙智住在四明的慈溪，從小就吃素念佛。長大後雖然嫁爲章家婦，依然不變。她布施米糧棉被，救濟飢苦貧寒人士。平常每日，她一定誦彌陀經。

有一晚，她覺得身體有些不適，於是就更用功的念佛。忽然她見到佛菩薩及長者居士都

湧現在眼前，光芒有百千條之多，好像彩虹橋般。當天她就吉祥臥而逝。正是端平二年的事。

施氏

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迴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沈銓家住錢塘，他和妻子施氏，都專修淨土法門。他們曾經請清照律師，照著觀無量壽佛經上所言，繪九品往生的圖相。同時他們還印施般若經，供養佛陀並齋僧。徑山天寧等的五所佛寺，他們都出錢塑大殿的佛像。平常做任何善事的功德，他們一律迴向往生西方。兩夫妻先後命終，都有化身佛，接引他們生西。

往生集

(明) 株宏

樓氏

宋樓氏慧淨。適寺簿周元卿。嘗披玩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爲真修。念佛不輟。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宋朝人樓慧淨，嫁給寺簿周元卿。她曾經在傳燈錄這本集子上下過功夫，有她自己的體悟。不過她真正修的還是淨土法門，以不斷持名爲日常功課。

晚年有一次生病，忽然見到紫色的蓮華臺及無數的化佛來迎，整間屋子都充滿了異香。臨終時她殷殷叮嚀家人要努力念佛，然後就往生了。

崔婆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

年七十二。得疾洞泄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華步步生。諷咏不絕口。

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去。用僧法焚之。舌獨不化。如蓮華然。

宋朝東平人梁氏的奶媽崔婆是淄州人。崔婆一向吃素，然而天生愚蠢，爭論不過同輩的人。她的主人晁夫人喜歡研究禪學，而崔婆朝夕陪侍在旁，只一心念阿彌陀佛。她念佛很虔誠，不偷懶，也不用念珠，所以不知道已經念了幾千萬遍。

七十二歲那年，崔婆拉肚子拉到不能下床。這時她念佛更加精進，結果病就忽然好了。於是她就不絕口的唱一首偈：「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華步步生。」

人家問她這首偈是誰作的，她說：「是我自己作的。」別人又問：「婆婆妳什麼時候可去西方呀？」她回答說：「下午三點到五點時要去西方。」結果真的那時她就往生了。火化崔婆的屍體之後，只有舌頭沒有燒掉，好像一朵蓮華。

周婆

元鄞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遇歲首。持不語。晝夜常坐。盡月而止。遇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

一夕夢大荷葉遍覆一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既而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來入其家。黎明。婆已合掌念佛逝矣。

元朝時鄞縣寶幢市的周婆，很精進的修淨土。每年的元月，她就持禁語戒，晝夜都打坐，整整修一個月。到了溽暑天，則布施茶水供人飲用，多年來一直如此。

有一晚，她夢見有一大片荷葉，把寶幢市整個蓋住，而她自己則手拿念珠，在荷葉上經行念佛。不久之後她生小病，鄰人當夜見到有幢幡寶蓋進入她家。天亮時大家去她家看，卻見到周婆早已合掌念佛往生了。

薛氏

大明薛氏。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生子五人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大士香煙結蓮花。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丁亥五月得疾。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毋入。

時正重九。取淨衣點淨。香水灑禪椅。次早索水灌手。誦甘露真言。著所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然香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輪珠念佛一百八遍。逮午跌坐結印而化。

神氣熙然。較生存倍更開朗。一時在側者。俱聞蓮華香滿室中。諸子奉命入龕。觀者數千人。

明朝的薛氏，是武塘世族人家的女兒。當年她母親生她時，夢見太白金星進入懷裡。後來她嫁給姓周的，生了五個兒子之後，先生就過世了。她供奉的觀音大士前面點的香，曾經結爲蓮華，大家都很驚異。薛氏專修淨土法門，平常愛好布施，念佛十五年如一日。

萬曆丁亥年的五月，她得了病。於是她就不吃藥也不吃飯，直到九月六日，請僧人來禮懺。她說：「四天就夠了，我該做的事已做完了。」於是她就西向彌陀像，晝夜都很精進念佛，叫兒子也助念，並吩咐不准婦女進入。

當時正是重陽節，她把乾淨的衣服用點淨法清淨一番，又用香水灑在禪椅上。第二天早上，她灌洗雙手後，就誦甘露真言。然後穿上點淨過的衣服，再戴上誌公帽，就跪在佛前念燃香讚佛偈，又唱三皈依，三禮佛法僧三寶。數念珠念了一百零八聲佛號。將近中午時分，她就跌坐結印往生了。

薛氏往生之後的神態，十分安然，看來比活著時更開朗。在旁邊的人，都聞到滿室的蓮華香味。兒子們奉命把她的遺體放入龕中，有幾千人來觀看。

許氏婦

大明許氏婦。杭郡人。生平恭順質實。惟以念佛爲事。將卒。呼家人與訣別。著淨衣端坐。手執天目白花自簪之。安然而逝。

明朝某婦人是杭郡人，嫁到許家。她的爲人很恭敬孝順，性情樸實，整天都念佛。臨終之前，她把家人都叫來，和他們一一告別。她穿著乾淨的衣服，端身坐著。拿了一朵天目白花，插在自己的頭髮上，然後就安然逝世。

于媼

大明于媼。北京昌平州邵村民于貴之母。久積念佛。一日浣衣甚潔。謂其子曰。予將生淨土。子未信。至期。取几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鄉人皆聞。

明朝的于老太太，是北京昌平州邵村的村民于貴的母親，長久以來她一直都念佛。有一天，她把衣服洗得很清潔，告訴她兒子說：「我要往生淨土了。」她兒子不相信。日子到了

的那天，老太太就把几椅放在庭院的中央，她就坐在几椅上往生了。當時有異香，有天樂，鄉民都聽到聞到。

方氏

大明方氏。諸生吳應道室也。三十而寡。守志皈佛。專修淨土。一老嫗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

萬曆乙酉時年五十矣。小疾。呼老嫗相對念佛不輟。無一語及他務。卒前一日。沐浴更衣。明晨然香禮佛。還坐一榻而逝。

明朝的方氏，是諸生吳應道的妻室。三十歲就守寡，自此就皈依三寶，一心念佛。有一位老婆婆也和她一樣齋戒念佛，跟了她二十年。

萬曆乙酉年時，方氏五十歲。她生小病，於是就叫老婆婆來一起念佛。兩人只是不停的念佛，沒有講任何一句其他的閒話。臨終前一天，她沐浴更衣。第二天早上，她燃香禮佛之後，就坐在長而狹的榻上往生了。

張母

大明張母陶氏。爲長水守約居士繼室。居士奉佛。母化之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母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

次日居士歸。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花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恆常與俱。不知其道行如此。

明朝人陶氏，是長水張守約居士的繼室，居士平常也念佛。在他妻子往生前幾天，他剛好到普陀山禮觀音大士。陶氏告訴兩個兒子說：「我平常參是心作佛及是心是佛這兩句話，今天我終於瞭解了。初四我就要走了。」臨終那天，她還是和平常一樣做功課，然後才端坐往生。

第二天居士才回到家裡。入殮之後，棺木上生出五朵青蓮花。居士驚異萬分，很慚愧自己日常和妻子相處，卻完全不知道她的道行已經如此。

孫氏母

大明中官孫名之母。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爲作龕。至期入龕。安坐化去。

明朝中官孫名的母親，一生都齋戒念佛。年紀老了之後，有一次身體不太舒服，她知道時間到了，就告訴兒子要往生。兒子哭泣求她別走，母親說一定要走。於是孫名就爲母親作龕。日子到了之後，孫母就自己入龕，安然往生。

朱氏

大明陳母朱氏。吳郡嘉定人。濬川居士室也。孝慈天植。素向三寶。年八十一。其子參雲棲歸。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

越二載。示疾。卒之前三日。堂前大呼母名者三。母云有一青衣在。此時病久孱困。忽躍起豎脊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而逝。迎屍中堂仰臥之屍。自轉西向。

明朝陳濬川居士的妻室朱氏，是吳郡嘉定人。天生孝順慈悲，一向就皈心三寶。八十一歲那年，她的兒子參拜蓮池大師回來之後，就勸她要念佛求往生，於是她就專心修淨土法門。

兩年之後，老太太就生病了，臨終前三天，廳堂前有聲音大叫她的名字三次，她說：「有兩個青衣人在堂前。」她原本已經病得很孱弱，這時忽然躍起，豎起脊椎骨端坐起來。兒子們都趕緊勸她躺下來，不久她就很安詳的去世了。後來，她在迎屍中堂原本仰臥的屍體，自

已卻轉向了西方。

徐氏

大明陸母徐氏。嘉定人。孀居。刻志淨業。夫昔有千金出貸。焚券不取。齋飾罄以施人。恆於佛所禮誦不輟。如是者十載。

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念佛。合掌而逝。

明朝人徐氏是嘉定人，嫁給姓陸的。先生死了之後，就專修淨土。她先生遺有生前別人欠他的貸款，有千金之多。她通通把借券燒掉，不向任何人索債。並且把自己的嫁粧賣掉，把所得之錢用來布施。她這樣口不停念佛拜佛有十年之久。

有一晚她把侍者叫來問說：「妳去看看東方的天空發亮光了沒有，我往生的時刻到了，你們可以幫我助念。」於是她就高聲念佛，合掌而逝。

淨土聖賢錄續編

(清) 胡珽

田婆

田婆。泰州野田莊人。夫婦俱信三寶。造像放生。齋僧布施。其夫曰誦法華經。婆獨念佛。如是二十餘年。

婆忽於順治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向子言。可將二妹領回。我今日西方去矣。子從之。家人都爲淚下。

婆說偈曰。五十六年大事畢。丈夫兒女休啼泣。我今撒手往西方。摩訶般若波羅蜜。端坐而逝。(蓮藏)

田婆是泰州野田莊人，和先生都同信三寶。他們捐錢造佛像、放生、齋僧及布施，培甚多福業。她先生每天誦法華經，她則每天念佛，這樣過了二十幾年。

在順治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田婆向兒子說：「把你兩個妹妹帶回來，我今天要往生了。」兒子就去帶妹妹們回娘家，大家都因爲田婆要逝世而哭泣。

臨終前田婆說了個偈語：「我活了五十六年終於要走了，丈夫兒女你們休要啼泣。如今我放下一切往生淨土，要有大智慧才能得度彼岸。」說完她就端坐而逝。(蓮藏)

蔣氏

蔣氏。興化縣東鄉人。年四十。夫亡。葬畢。向子泣曰。無常到來。莫能替代。譬如我今亦死。汝亦無奈。從今以後。我持齋念佛。不管閒事矣。

子順母命。宅旁蓋一茅舍。禁足念佛。經歷五載。至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忽向子言。可買木作龕。吾於二十三日午時。西方去矣。遂往鄰家辭別。屆期念佛而逝。頃之。出火自焚。(蓮藏)

興化縣東鄉人蔣氏，四十歲時先生亡故。葬禮過後，她哭著向兒子說：「無常到來的時候，誰也代替不了。譬如今天我如果也死的話，你也是無可奈何的。所以從今以後，我就專心持齋念佛，不再管任何的閒事。」

兒子順從母親的話，就在屋旁蓋了一間茅舍，讓母親修行。蔣氏足不出戶，整整念了五年佛。到了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時，向兒子說：「你可以去買木頭做個龕，我在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點至一點間，就要去西方了。」

於是蔣氏就前往鄰居家辭別。到期她就坐進龕內念佛而逝。逝後不久，她身上自然出火，焚燒自己的遺體。(蓮藏)

賀氏

賀氏。常州魏村人。與夫潘尙高同修淨業。日誦金剛經。晨夕禮拜念佛。回向西方。

康熙十九年七月。有疾。預期二十九日午刻辭世。屆期子女畢集。又延諸善友至。齊聲念佛而終。(蓮藏)

賀氏是常州魏村人，和丈夫潘尙高一同修淨業。每天誦金剛經，早晚禮拜念佛，把所有功德都回向往生。

康熙十九年七月，賀氏開始生病，她預告家人二十九日上午十一點至一點間要離開人間。到期子女全都到齊，同修淨業的善友們也都來了。於是她在眾人齊聲念佛聲中往生。(蓮藏)

陸氏

陸氏。太倉人。大西關外張季思妻也。年十七即長齋念佛。且誦金剛經。大悲咒。回向西方。見殺物命者。即發願救度。

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空中見輿舟西行。其肩輿運舟者皆僧。不三日安然念佛而

脫。時爲九月二十六。(西歸直指)

太倉人陸氏，是大西關外張季思的妻子。十七歲就長齋念佛，而且誦金剛經和大悲咒，功德都回向西方。見到有畜生被殺，就發願成道後要救渡牠們。

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她看到有一艘船向西行去，而抬船的都是僧人。不到三天，她就很安詳的念佛往生了。當天是九月二十六日。(西歸直指)

徐氏

徐氏。松江人。歸本郡楊拂齋。年三十二。茹素念佛。並虔持大悲神咒。期生安養。每晨興。必盥洗焚香。念佛千聲。持咒二十一遍。然後理家事。如是數十年。乾隆三十五年夏。微疾。至八月八日。課誦如常。持咒刻許。漸覺聲出戶外。視之已含笑坐逝矣。時值酷暑。三日後，顏色如生。焚化衣衫。火焰皆成五色蓮華。(染香集)

松江人徐氏，嫁給同郡的楊拂齋。三十二歲那年，開始吃素念佛，並很虔誠的念大悲咒，希望能往生西方。每天早上，漱洗過後，她一定焚香念佛一千聲，誦二十一遍大悲咒，然後才處理家務事。數十年都如此。

乾隆三十五年的夏天，她生小病。到了六月八日，她如往常般念佛誦咒。她誦咒大約一刻鐘左右，大家覺得咒聲傳出門戶外。進去看她時，只見她已含笑而逝了。當時正是大熱天，而三天之後，她的容顏仍如活著般。焚化她衣衫的火焰，都變成五色的蓮華。（染香集）

兵家婦

松江一兵家婦。失其姓氏。寡居無子女。住普照寺南。性質直。見婦女有過。必面斥其非。以故婦女輩。多敬憚之。

婦曰有常課。曉起誦金剛經數卷畢。始經理紡織資生等事。夜則闔扉念佛。至老不倦。

一日有高行老僧過其門。婦合掌問曰。我聞金剛不壞身。誦此經者。肉身亦可不壞。信乎。僧曰然。婦隨坐脫。

時當盛暑。貧無以殮。三日屍不腐。異香滿室中。提督楊公捷夫人親臨其喪。即其地建坐化庵。漆其身。至今尚存。（染香集）

松江有一位軍人之妻，不知道姓名。她先生過世了，又沒有子女，就一個人住在普照寺的南邊。她的個性很樸直，看到婦女有過失，一定當面呵斥她們不對之處。因此婦女們對她

是又敬又畏。

她每天的功課是，早上誦幾遍金剛經之後，才開始紡織做種種謀生的工作，晚上則是閉門念佛，一直到老都如此。

有一天，有一位有修行的高僧老和尚經過她家門口，兵家婦就合掌問他說：「我聽說有金剛不壞之身的說法，那麼誦金剛經的話，肉身也是可以不壞的，你信不信？」和尚說：「當然相信。」兵家婦於是坐著就過世了。

當時正是夏天，天氣正熱之時。由於家貧，兵家婦無法入殮。然而三天之內，她的屍體不僅沒有腐爛，還發出異香充滿室內。後來提督楊公捷的夫人，親自替她主持喪禮。並在她坐化的地方，建了一座坐化庵，還把她的肉身漆了起來。現在坐化庵還在。（染香集）

鎮江婦

有鎮江某氏婦。隨宦松城。青年夫死。自誓守貞。梵修坐化庵。以念佛爲日課。五十年足不踰閭。年荒煮草爲食。婦女輩或周之。非其人一毫不受。先後致徒數人。不堪其苦。輒散去。

年五十。語其所契某齋婆曰。我既歸向佛門。不可不聞戒律。遂偕往大雄山。

禮谿谷和尚稟受戒法。既歸行持益勵。年近九旬。念佛吉祥而逝。事在乾隆中。（染香集）

鎮江某婦人，隨作官的先生到松江上任。後來年輕的先生死了，她就發誓不再嫁人。於是就到坐化庵去修行，每天以念佛爲主要的修行功課。五十年來，腳都不出門檻一步。荒年的時候，就煮草來吃。有些婦女會周濟她，不過，她絕不接受品行不好的婦女之周濟。她先後收過幾個徒弟，但是她們都不能忍受這種辛苦的日子，全都走了。

五十歲那年，她跟持齋的某位好朋友說：「我既然皈依了佛門，不能夠不聽聞戒律。」於是兩人就一起到大雄山，禮拜谿谷和尚受戒。回來之後，她的修行和持戒都更加精進。到了將近九十歲時，她就在念佛聲中往生了。這是乾隆年中的事。（染香集）

費孺人

費孺人名蘭襄。世居吳江縣。即彭二林居士妻也。居常未嘗罵人。有不如意事。默默而已。先是在家時。庶祖母王氏。好作佛事。孺人則心慕。奉持齋禁。既嫁不輟。

自歸居士五六年。連舉二女。已而居士修西方之業。每道出苦之要。孺人遂屏

輩血。獨宿小園。日與二女。講讀大乘經。回向淨土。

乾隆五十五年秋。病肺嘔血。消損異常時。遂詣文星閣。請祥峰和尚。受優婆夷戒。禮誦益虔。平生偶有私蓄。輒作佛事。至是罄所藏。屬居士詣雲棲建水陸大齋。願與一切有情。同生淨土。

啓經之曰。家中人皆聞異香。已而疾亟。臥床五日。日向西祝云。阿彌陀佛當來迎我。

居士自杭歸。策之曰。資糧已具。撒手便行。勿戀此殘生也。孺人曰。吾何戀哉。但患不能速去耳。

其夜過半。忽朗唱佛名。可十聲。頃之遂逝。時九月八日也。

後數年。普門大士降乩。司乩者黃敬敷。叩孺人生處。大士示云。一念能回向。送心先到西。功修久已積。終不退菩提。現生憊慢國。將來可登九品。(一行居集、重訂西方公據)

費蘭襄是吳江人，也就是彭際清（淨土聖賢錄作者）的妻子。平常她從不罵人，有不如意的事，也只是默默不作聲而已。未出嫁前，看到庶祖母王氏喜歡作佛事，她也心嚮往之。也學著奉持齋戒，嫁了以後也一樣。

自從嫁給彭居士五六年之後，連續生了兩個女兒。後來彭居士就專心修淨土，常常講出離苦海的要旨。費氏就斷除了葷血，自己住在小園。每天和兩個女兒，讀誦講解大乘經典，把功德回向往生淨土。

乾隆五十年的秋天，她得了肺病，而且嘔血，消瘦得很厲害。於是她就到文星閣，請祥峰和尚爲她授優婆夷戒。回來後，禮佛誦經念佛更加虔誠。平常她也會用自己的錢去做佛事，這次回來後，她就把所有的積蓄拿出，吩咐先生到雲棲寺做水陸大齋，發願和一切有情，同往生淨土。

水陸大會啓建的那天，家裡的人都聞到異香。不久之後，費氏的病就更加惡化。她臥在病床五天之中，天天都向西方祈求說：「請阿彌陀佛一定要來迎接我。」

彭居士從杭州做完水陸大齋回來之後，就勉勵她說：「妳往生的資糧已經具備了，放下一切就走啦，不要再依戀這個殘生了。」費氏說：「我那裡會依戀呢，我還擔心走得不夠快呢。」

那天晚上過了夜半之後，費氏忽然朗聲唱佛名，大約唱了十口氣左右，就往生了。當時是九月八日。

幾年之後，觀音大士降乩，負責寫乩的是黃敬敷，他就請問大士，費孺人往生何處？大

士指示說：「只要有一念往生西方的心，那麼心就能先到極樂世界。修行功德只要能長久累積，最後一定能證到不退菩提。目前她居西方邊地懈慢國，將來就會登西方九品之位。」（一行居集、重訂西方公據）

許節婦

許節婦。太倉錢氏女也。年二十歸太學生許照。六載而寡。乾隆三十七年。有司上聞。以節婦旌。

節婦自幼信西方之教。母遭危疾。節婦禱於佛。日誦佛名千聲。病尋愈。

既寡。事佛益虔。時出所藏。濟貧拯厄。惠及禽畜。日誦金剛經。回向生西。晚而斷葷血者六年。

先歿前半月。夢觀世音現身接引。及期。命侍者焚香。合掌誦西方佛名。趺坐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也。年七十一。（一行居集）

許節婦是太倉人，姓錢。二十歲時嫁給太學生許照，六年之後先生過世。五十二歲（乾隆三十七年）那年，政府有關部門把她守節的事向朝廷上報，於是被表揚為節婦。

節婦從小就信阿彌陀佛，有一次她的母親病危，她就向佛祈禱，每天誦佛號一千聲。不

久之，母親的病就好了。

寡居之後，她念佛更加虔誠。時時拿錢出來，拯濟貧困厄難之人，也常放生。每天都誦金剛經，回向往生西方。晚年還斷了葷血，有六年之久。

往生前半個月，她夢見觀世音現身來接引她。往生那天，她叫侍者焚香，自己就合掌誦佛名，跌坐而逝。當時是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她活了七十二歲。（二行居集）

宋孺人

宋孺人。長洲人。歸太學生顧文燿。事姑謹。姑故奉觀音大士。既卻世。遺宋盜大士像。孺人供奉曰虔。垂十餘年。

已而其子晉芳。夢兩大士。身衣破衲。如有所乞。旦遇一舟子。攜兩軸來售。一舊刻吳道子畫僧相觀音。一繡像送子觀音也。急償以直。屬工莊新。送貯里中月聲庵。

逾年。晉芳復夢兩大士。云將有行。急往視之。則皮置之壁間久矣。遂齋還家。張挂淨室。

孺人日侍像旁。誦西方佛名。及諸經咒。瞻拜無虛日。一日室中飄面。忽現僧

相大士。如道子畫。其後八日。又現一尊作送子像。善財龍女。先後進出。遂發顰刻像。金容爛然。自此進除輩血。一心淨業。

晚得痺疾。日扶掖下床。課誦不輟。已而感熱增劇。臥病半月。臨終訓勉諸子。各敦本行。命同稱佛名勿哭。遂合掌至頂。誦所習咒。忽聞異香滿室中。泊然而逝。時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年五十四。（一行居集）

長洲人宋孺人（古時男人對妻的通稱），嫁給太學生顧文燿，她事候婆婆很恭謹。婆婆過世之後，遺留下來一尊平常供奉的觀世音像，宋氏也就很虔誠的，供奉這尊宋瓷的觀音十幾年。

後來她的兒子晉芳，夢見有兩位觀音，身上穿著破舊的納衣，好像有所祈求的樣子。天亮之後，他就遇見一個船夫，向他兜售兩幅卷軸。一幅是吳道子畫的僧相觀音，一幅是繡的送子觀音。於是晉芳就趕緊把它們買了下來，並叫工人莊新，送到同里的月聲庵中。

一年多之後，晉芳又夢到兩位大士說想要離開。他急忙去庵中看，發現兩卷軸收藏在牆壁間很久了。於是就把它們拿回家裡，掛在淨室中。

宋氏就每天在觀音像旁，誦佛名及諸經咒，每天禮拜。有一天，淨室內的顰頭，忽然現出吳道子所畫的僧相大士的樣子。又過了八天，又現出一尊送子觀音像，而善財童子和龍女

也都先後出現。於是宋氏就叫人把輒取下來，刻觀音像。從此以後，她就不再食葷血，專心修淨業。

晚年的時候，她得了麻痺的病，仍然要人每天扶她下床，誦經念佛不停。後來病情加重，臥病半個月之後，臨終時她訓勉兒子們，要每個人都謹守本分。然後要大家跟她一起念佛，不要哭。之後，她就合掌，把雙掌置於頭頂上，誦她平常所誦的咒語。忽然大家聞到異香滿室，她就很安然的往生了。那時是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她五十四歲。（一行居集）

鄭氏

鄭氏松江人。適吳姓。少寡。矢志柏舟。別構淨室。閉戶誦經念佛者數十年。至嘉慶初。年七十九。庭前石上。忽生大蓮華一莖。適其母舅蔡鴻業司寇。致仕歸。見而奇之。爲文勒石。記其事。是年臘月。謂家人曰。我將西歸。踰旬無疾而逝。（染香集）

松江人鄭氏，嫁給姓吳的，很年輕就守寡。她就發誓要過隱居的生活，於是就另外蓋了一間佛堂，關門誦經念佛了幾十年。

嘉慶初年，她七十九歲，屋宇庭前的石頭上，忽然生出了一朵大蓮華。剛好她的舅父蔡

鴻業司寇，辭官返鄉歸故里。見到這件事覺得很奇怪，就寫了一篇文章記述此事，還把它刻在石碑上。當年的十二月，鄭氏告訴家人說：「我要回去西方了。」十幾天之後，她就無疾而逝。（染香集）

百不管老嫗

百不管老嫗。失其姓。杭州人。嘗問於孝慈庵道源和尚曰。修何法門。一生決離苦海。

和尚曰。無過念佛。然念佛不難。而難於持久。持久不難。而難於一心。汝若能一切不管。專心持名。至誠發願往生。臨終佛來接引。即得離苦海矣。嫗歡然拜謝。

歸即將家事。委子婦等。闢淨室供佛。修持其中。年餘。復問和尚曰。自蒙開示。弟子棄捨家務。專事念佛。自問亦可久而不懈。但苦一心之難。師當復有以教我。

和尚曰。汝雖拋卻家務。而兒孫眷屬不無掛念。此則愛根未拔。如何一心。汝今加功。先拔去愛根。將一切放下。然後能得一心也。

媼歎曰。師言是也。我雖不管於身。不能不管於心。從此真當百不管矣。

遂愈加精進。愛心偶動。即默持此百不管三字。以自驅除。或咨以家事。亦依此三字拒之。於是百不管之名。播傳親黨間。

如是者又年餘。一日詣庵謝曰。師不我欺也。弟子西行有日矣。數日後。無疾而逝。嘉慶初年事。(梁香集)

百不管老太太，是杭州人，不知道她的姓氏。她曾經到孝慈庵請問道源和尚說：「要修什麼法門，就能這輩子一定脫離苦海呢？」

和尚說：「沒有比念佛法門更好的了。然而念佛不難，而難在能持久不斷的念下去。持久念不難，而難在能一心不亂。如果你能夠一切都不管，很專心的持佛名號，很至誠的發願求往生的話。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就會來接引妳，那時妳就能夠脫離苦海了。」老太太很歡喜的拜謝而去。

回去之後，她就在家事都委託給兒子和媳婦。她自己就闢了一間佛堂，專心在裡面修行。一年多之後，又來問和尚說：「自從蒙您的開示之後，弟子就捨棄了家務事，專心念佛。我自問自己，也可以算得上是能持久而不懈怠了，但是卻很苦惱沒有辦法一心。師父您是不是有什麼方法，可以教我一心的呢？」

和尚回答說：「妳雖然拋卻了家務事，可是卻仍然心頭牽掛著兒孫等眷屬。如果這個愛根不拔去的話，如何能夠一心不亂呢。妳現在要加緊用功，先把對眷屬的愛根拔掉，將一切都放下，然後就能夠得到一心了。」

老太太歎息道：「師父您說的對極了。我雖然身體不管事，心裡頭卻不能不管事。從今以後，我當真要百不管了。」

於是她就更加精進，當愛心偶然起來的時候，她就默念百不管這三個字，來把愛念驅除。有時候家人向她請問家務事，她也用這三個字來回絕。於是百不管的名號，就在親戚朋友間流傳開來了。

這樣又過了一年多。有一天，她到庵裡去向和尚道謝說：「師父您真的沒有欺騙我，弟子西行的日子已經有了。」數日之後，她就無疾而終了。這是嘉慶初年的事。（染香集）

陸氏

陸氏婁縣人。適周姓。中年茹素受五戒。遇西禪寺僧邁春。示念佛法門。即依教行持。三十年不倦。夫死。依壻袁退翁家棲止。

嘉慶十一年。感微疾。一心念佛。期生淨土。臨終右脅而臥。如入禪定。室中

異香。直透中堂。及殮。猶有餘香。（染香集）

陸氏是婁縣人，嫁給姓周的。中年開始吃素，受五戒。後來遇到西禪寺的僧人邁春，教她念佛法門。她就照著所教的去，三十年都不倦怠。她在丈夫死了之後，就住在女婿袁退菴的家裡。

嘉慶十一年，生了點小病。她就一心念佛，希望能生到淨土。臨終的時候，右脅而臥，有如進入禪定般。屋子裡都充滿了異香，香氣一直傳到中堂。直到入殮時，都還有餘香。（染香集）

吳氏

吳氏蘇州元和人。適張姓。中年奉佛。歸依畫禪寺道林和尚。茹素戒殺。專心淨業。後因夢中。見觀音大士。教以跪念。於是每念必跪。香盡始起。未嘗稍懈。晚年有微疾。命子眉山。延僧數人。念佛至三日。乃曰。我見空中有兩和尚招手。僧曰。此二大士也。正宜一心向往。言未竟。已吉祥逝矣。眉山亦因母教。遂長齋奉佛云。（染香集）

吳氏是蘇州元和人，嫁給姓張的。中年的時候開始學佛，皈依畫禪寺的道林和尚。之後

就吃素戒殺，專心念佛。後來她夢見觀音大士教她要跪著誦經念佛，於是以後她都跪著念，一直到香燒完才起身，不曾稍微懈怠。

晚年時生小病，就叫兒子眉山去請數位僧人來助念。念佛念到第三天時，吳氏說：「我看到空中有兩位和尚在向我招手。」僧人告訴她說：「這是觀音大士及大勢至菩薩，妳要一心隨他們去才是。」話尚未講完，吳氏就已經很安祥的往生了。而眉山由於母親的教導，也吃素念佛了。（染香集）

沈媼

沈媼法名善月。吳江黎里人。歸陳士坊爲室。生子二。年二十五。修念佛三昧。四十斷葷血。屏家務。勤行放生諸功德。

既喪少子。旋孀居。功益進。日誦華嚴行願品一卷。大悲咒五十遍。佛號三萬聲爲正課。暮年從子遷居城中。闢一靜室。不越戶限。寢食於斯。棲心淨土。數十年如一日。

年七十五。染恙綿延。佛名不輟。臨終呼眷屬扶起。索湯盥身。易衣趺坐。面西合掌而逝。俄而几現蓮華。影像不滅。時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染香集）

沈老太太的法名叫善月，是吳江黎里人，是陳士坊的妻室，生了兩個兒子。二十五歲那年，修念佛三昧的法門。四十歲時就斷葷血，不再管家務事，很勤於做放生等功德事。

有一年小兒子死了，不久，先生又過世。她就更加用功修行，每天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卷，大悲咒五十遍及佛號三萬聲爲日課。晚年時與兒子搬到城裡去住，她闢了一間修行的房間，足不出戶。飲食睡眠都在屋內，每天專門念佛，數十年如一日。

七十五歲那年，雖然一直生疾，但是念佛仍然不停。臨終時，她叫眷屬扶她起身，洗澡更衣之後，她就跌坐合掌向西而逝世了。不久几上現出蓮華的影像，一直都沒有消失。當天是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染香集）

姚氏

姚氏松江人。平日從夫張某。奉斗甚虔。已而姚氏患病。其姊省之。教以專心念佛。從之。甫半日。忽笑曰。我見蓮華無數。大如斗。語竟即逝。（染香集）

姚氏是松江人，平常很虔誠的跟隨姓張的先生拜斗星。後來她生病時，她的姐姐來探望她，就教她念佛法門。她就跟著念佛，才念了半天，忽然笑著說：「我看到好多蓮華，大得好像漏斗。」講完話她就逝世了。（染香集）

汪氏

汪氏華亭人。年十六歸周文榮。家赤貧。文榮遊幕遠方。汪氏女紅自活。長齋奉佛。

後文榮客死湖北。久無耗。汪氏撫子方容成立。乃命尋父。方容徒步數千里。卒負父骨歸。學使採風。以母節子孝表其閭。

方容故善書畫。人重其孝行。爭購之。以是甘旨無缺。汪氏晚年。念佛益虔。願父母翁姑及夫。齊生蓮界。

嘉慶某年得疾。日閉戶念佛。不問家事。臨終謂方容曰。我昨夢汝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汝父。俱住蓮華世界。現前五色雲。擁一瓣蓮。大如舟。我殆乘此往生乎。言訖。怡然長逝。室中香氣如蘭。殮時未散。(染香集)

汪氏是華亭人，十六歲就嫁給周文榮。周家極為貧困，文榮就到遠方當別人的幕僚。汪氏就以針線自力更生，並且長齋念佛。

後來文榮死在湖北，因此一直都沒有音訊。汪氏獨立撫養兒子方容長大成人之後，就要他去尋找父親。方容走了幾千里的路途，最後終於把父親的遺骨帶回家鄉。到地方上來採民

風的政府官員，就把這件事向上呈報，於是汪氏母子都獲得母節子孝的表揚。

方容原本就善於書法繪畫，這下子人們很欽佩他的孝行，爭著向他買字畫，於是母子生活就富裕起來。汪氏晚年時，念佛更加虔誠，願她的父母及公婆和先生，都能往生西方。

嘉慶某年，汪氏生病。她就每日閉門念佛，不管家務事。臨終前她告訴兒子說：「我昨天夢見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及你父親，都住在蓮華世界。我現在前面有五色的雲朵，擁著一朵大得像船一樣的蓮華，我大概就是要乘這朵花往生了。」講完話她就安詳逝世。室內有蘭花般的香氣，一直到入殮時都不散。（染香集）

王氏

王氏金山縣人。適張姓。善事父母舅姑。嘗兩次割股。夫歿。柏舟節操。家法肅然。

每見喪家接書甚怖。因問人曰。何能免此。或告以念佛法門。遂發心如素。禮誦不輟。教諸子婦。闔門信奉。力行放生掩骼諸善事。

後患脾疾。求參一和尚。受優婆夷戒。經年病革。行願益誠。臨終。誦彌陀經。以次稱佛號。移時而逝。遺命不迎青神。不以葷酒設祭。子婦皆從之。（染香集）

王氏是金山縣人，嫁給姓張的。她很會事候父母及公婆，曾經兩次爲長輩割大腿肉。先生過世之後，她節操清高，家法很嚴謹。

每次她看到舉行喪禮的人家，辦迎甯神的儀式，就覺得很恐怖。因此她到處問人，死後如何才能免除此舉。有人告訴她念佛法門可以不辦，於是她就發心吃素，禮拜佛陀，念佛名號不斷。並且也教兒子媳婦，全家都因而信佛，並且儘量做放生及掩埋枯骨的各種善事。

後來她得了脾病，於是就到參一和尚那兒受優婆夷戒。一年之後病就好了，病好之後，她更加努力修行。臨終時，她先誦彌陀經，接著稱佛名號。不久就往生了。她的遺囑規定不可以迎甯神，不可以用葷酒來設宴祭祀。她的兒子媳婦，也都能遵從照辦。（染香集）

吳媼

吳媼江寧人。夫早喪。遺一子。撫之成立。婚娶數年。子又亡。乃與寡媳。共撫弱孫。孤苦度日。

後篤信淨土法門。長齋奉佛。受優婆夷戒。潔小樓供佛像。每晨起盥漱後。即炷香禮拜。持佛名三千。定爲日課。課畢。始理家事。如是數十年。

同里有朱本願者。素與其子善。故常往還。嘉慶二十二年春。媼忽謂之曰。卻

後某曰。子幸過我。有一緊要事。須託辦也。本願諾之。

至期往。媼已搭縵衣。跌坐床上逝已。問其媳云。近日課誦如常。精神亦佳。昨夜索浴畢。即安臥。不知何時坐化也。本願因爲料理喪葬事焉。（染香集）

江寧人吳媼，丈夫很早就過世。她把唯一的兒子撫養成成人，不料才替兒子完婚沒幾年，兒子又死了。於是她就和寡媳，一起撫育幼小的孫子，度過孤苦的歲月。

後來吳媼念佛念得很虔誠，並且持長齋，還受了優婆夷戒。她把小閣樓清掃乾淨用來供奉佛像，每天早上漱洗之後，就燒香禮拜，念佛號三千聲。做完早課之後，她才開始料理家務事，數十年都如此。

同里的朱本願，和她兒子是好朋友，因此經常和他們有來往。嘉慶二十二年的春天，吳媼忽然向朱本願說：「幾天之後的某天，請你來我們家一趟，我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委託你辦。」本願就答應她那天一定來。

幾天之後，本願到她們家時。卻見到吳媼已經穿搭上縵衣，跌坐在床上過世了。他就問吳媼的媳婦，到底是怎麼回事。媳婦說：「婆婆這幾天和平常一樣做功課，精神也很好。昨天晚上洗完澡之後，就睡覺了。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坐化的。」於是本願就替吳媼料理喪葬事宜。（染香集）

倪媼

倪媼法名顯真。嘉善人。住北港村。皈依佛門。茹素念佛。村中舊有觀音像。媼早晚禮拜必誠。每供佛飯僧。俱親自任勞。

嘉慶二十二年九月。數覩菩薩現相。隨示疾。謂其子曰。我數見菩薩喚我去。殆將去矣。

子云。既菩薩降臨。應備齋供。兒親往城中。買蔬供奉。如何。

曰。亦好。但恐不及耳。子遂往。及歸。媼已跣逝。念珠猶在手也。（染香集）
倪媼是嘉善人，住在北港村，法名叫顯真。她皈依佛門之後，就吃素念佛。村子裡面，有個舊的觀音像，倪媼早晚都很虔誠的去禮拜。每次供佛及齋僧，一定都親自去做。

嘉慶二十二年九月，她好幾次看到觀音現相，不久之後，她就生病了。她告訴兒子說：「我好幾次看到菩薩叫我去，恐怕我要走了。」

兒子說：「既然菩薩降臨，那就應該準備素齋供養。我親自去城裡，買些蔬果來供奉，您看怎麼樣？」

倪媼說：「也好，不過恐怕來不及了。」兒子就去城裡採購，回來時，倪媼已經跣坐而

逝，而手裡還拿著念珠。（染香集）

潘氏

潘氏婁縣人。適孫某。生四女。智求。智禪。福庵。德庵。俱奉佛受優婆夷戒。勸母發心。

嘉慶二十三年。潘氏年七十九矣。會西林寺傳戒。四女復勸受戒。臥病。未能往。因代求之。賜法名曰印蓮。

潘氏知之。即斷肉食。一意西歸。是冬。南禪寺起念佛七期。四女同往念佛。至第六日。潘氏命促之歸。曰。速焚香。佛來矣。遂吉祥而脫。（染香集）

婁縣人潘氏，嫁給姓孫的，生了四個女兒。法名分別是智求、智禪、福庵、德庵。她們通通都學佛，而且都受了優婆夷戒，因此她們也都勸母親，希望她能發心學佛。

嘉慶二十三年，潘氏已經七十九歲了。剛好西林寺傳戒，四個女兒都勸她去受戒。可是她當時臥病在床，無法前往。於是女兒就代表她去受戒，得到印蓮的法名。

潘氏知道此事之後，就不再吃肉，一心念佛求往生。當年的冬天，南禪寺有佛七的法會，四個女兒都一起參加去念佛。到了第六天，潘氏就催她們回來。到家時，潘氏說：「趕快燒

香，佛來了。」於是就安祥往生了。（染香集）

汝氏

汝氏名季婉。吳江黎里人。適王枚爲繼室。夫婦相敬如賓。五十餘載。未有所出。爲人靜厚。居常一以念佛爲事。

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病篤。語家人曰。大士來臨。吾其逝矣。即合掌垂目。誦大悲咒。旋聞旃檀香滿室中。歿後。慈容含笑。顏色轉少。年八十一。（染香集）

汝季婉是吳江黎里人，嫁給王枚做繼室。夫妻兩人互相尊敬，如對賓客般客氣有禮。結婚五十幾年，都沒有生小孩。汝氏的個性很沉靜厚道，平常就以念佛爲主要的功課。

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病重之際告訴家人說：「觀音大士來了，我要走了。」於是就合掌垂目，誦大悲咒，不久滿屋子都充滿了旃檀香味。往生之後，她慈祥的面容充滿笑意，而且樣子變得年輕起來。那年她八十二歲。（染香集）

祁氏

祁氏法名德濟。江南興化人。歸同里王生。年末四旬。慨然以濁世爲厭。誓願

求生安養。日誦佛名三萬聲。歸依溪谷和尚。旋受優婆夷戒。

年八十九。染微疾。其年三月八日。告所親曰。我十六日當西去。或謂之曰。十六乃紅沙日。不吉。

祁氏曰。我修行人。不依俗忌。有何不吉耶。雖然。勿令俗人議我。致退善心。即以十四日去何如。

至十四日。晨起。披縵衣。持佛名而逝。時在嘉慶中。（染香續集）

祁氏法名叫德濟，是江南興化人，嫁給同里的王生。還不到四十歲，她就很厭惡此五濁惡世，誓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她每天誦佛號三萬聲。皈依溪谷和尚之後不久，很快的就去受優婆夷戒。

八十九歲那年，她小病。三月八日那天，她告訴親人說：「我十六號要去西方了。」有人說：「十六號是紅沙日，不吉祥。」

祁氏說：「我是修行人，世俗的忌諱對我沒有什麼影響，有什麼不吉祥的。雖然如此，還是不要讓世俗之人議論我比較好，免得因此而使得他們退失了向善之心。那這樣我十四號走怎麼樣？」

十四號祁氏起床之後，就披了縵衣，持佛名號而逝。當時是嘉慶年中。（染香續集）

王氏

王氏。鄞縣東鄉樹橋人。生不茹葷。自幼皈依三寶。法名淨隆。既嫁。信向念佛法門。其夫性暴。時加詈辱。王氏唯忍受而已。

年六十餘。益精進。一夕其舍被鄰隙放火。旋經撲滅。後赴寶林佛會。僧問尙爾時被焚。將若之何。曰此身可厭。被焚即乘之而去矣。

越歲。其鄰復放火。舍遂被燎。王氏竟不走避。唯緩聲持佛名。魚聲朗朗。

火光中。隔河人家。初見煙燄幕其居。忽有金光一道。直冲霄漢。彷彿見王氏現身。火滅。家人尋視。見其遺骨。若跌坐地上者然。（染香續集）

王氏是鄞縣東鄉樹橋人，生下來就不吃葷食，幼小時候就皈依三寶，法名叫淨隆。嫁了之後，就專修念佛法門。她丈夫性情暴躁，時常厲聲辱罵她，她也只是忍受而已。

六十幾歲時，她的修行更加精進。有一晚，她家被有嫌隙的鄰居放火焚燒，幸好很快就撲滅了。後來她到寶林寺參加念佛法會。有僧人問她說：「如果當時妳被火燒到的話，妳怎麼辦？」她回答說：「這個身體本來就十分可厭，如果被焚的話，剛好就乘機往生去了。」

過了一年，那個鄰居又再度放火燒她家。屋子很快就燒起來了，而王氏竟然留在屋內不

走避。她只是慢慢的念佛號，大家聽到她敲木魚的聲音及朗朗的佛號聲。

隔河的人家，見到她家在火光中，最初是被煙及火焰遮蔽住。後來忽然見到有一道金色的光芒，直冲天上，王氏彷彿在那道金光中。火滅了之後，家人到廢墟中去尋視，見到她的遺骨，似乎是跌坐在地上而亡的。（染香續集）

張氏

鄞邑下殷有張氏者。與王氏同師。法名淨音。其信向念佛。而不得於夫。亦與王氏略似。

雖百般折磨。道心不退。後患癱症。臥床數年。念佛無間。臨終合掌而逝。異香滿室。經數刻乃已。（染香續集）

張氏住在鄞邑下殷，和王氏同皈依一位師父，法名叫淨音。她也修念佛法門，也一樣得不到丈夫的歡心，和王氏的遭遇很相似。

雖然先生百般折磨，但是她的向道之心始終不退。後來得了癱病，不良於行，於是只得臥床休養，然而她始終念佛不間斷。臨終時，她合掌而逝。室內充滿異香，幾乎一個小時之後才散去。（染香續集）

陳氏

鄞邑定橋有陳氏者。亦與王氏同師。法名淨瑞。爲人樸實。念佛求生。無少疑貳。常自言。我決定能生淨土。臨終。熙怡端坐。念佛而逝。（染香續集）

鄞邑定橋的陳氏，也和王氏張氏同皈依一位法師，法名叫淨瑞。她是一位很淳樸老實的人，對於念佛求生西方，絕對沒有一絲毫的懷疑。她經常說：「我決定能夠往生淨土。」臨終時，她很安祥的端坐念佛而逝。（染香續集）

朱氏

朱氏法名妙德。嘉興人。素患血疾。適許姓。年二十八夫故。一子復夭。以鍼帶自活。家雖貧。見人飢寒。則罄囊與之。

道光六年春。同姑母妙圓。表妹立修。於精嚴寺受五戒。長齋念佛。求生淨土。一夕在妙圓佛堂內添燈油。見燈華結成荷葉一片。葉上立佛一尊。即邀妙圓立修至。皆見之。

九年正月。因母歿過哀。血疾復發。不能營作。常至乏食。性介。不輕干求。

同里人知之。請誦大悲咒。與度日之費。

至七月十八日，病劇。立修來視之曰。他人皆言。姊念佛精進。吾謂汝心尚未切。所以病不能愈。佛不來迎耳。

朱氏涕泣懺悔。益自努力。自後他人問言。皆不答。手唯合掌。眼唯流淚。夜將半。忽笑曰。西方三聖至矣。焚香洗沐。念佛數十聲而終。年四十四。（染香續集）嘉興人朱氏，法名妙德，有白血球過多症。她嫁給姓許的，二十八歲那年，丈夫過世，而唯一的兒子又夭折，於是她就以針線自活。雖然家裡很貧困，但是只要見到飢寒的人，她就會把自己所有的都給對方。

清朝道光六年的春天，她和姑母妙圓及表妹立修，同時在精嚴寺受五戒。此後她就長齋念佛，求生淨土。有一晚，她在妙圓佛堂裡替佛燈添加燈油的時候，見到燈華結成了一片荷葉，荷葉上還立了一尊佛，她就叫姑母及表妹來看。

道光九年正月時，朱氏由於母親過世而過度哀傷，引發了血疾。由於生病，因此無法再做針線營生，而經常餓肚子。但是她個性梗直，不輕易向人求告。同里的人知道之後，就請她誦大悲咒消災，然後給她報償，以幫助她度日。

到了七月十八日，她的病情轉壞，表妹來看她說：「大家都說表姊妳念佛很精進，不過

我看妳念佛的心實在是不夠真切，所以病也不能痊癒，佛也不來迎接妳往生。」

朱氏聽了就流淚懺悔，更加的努力念佛。之後凡是有人跟她講話，她一概不回答，只是雙手合掌，眼裡流淚，心裡念佛而已。將近夜半時，朱氏忽然笑著說：「西方三聖來了。」於是就燒香洗沐，念佛幾十聲之後命終。她只在世間活了四十四年。（染香續集）

朱氏

朱氏法名妙圓。即節婦妙德之姑母也。歸許蔗如。道光元年。夫故諸子已成立。即將家產分析。

其第三女法名立修。幼字徐姓。未婚而夫亡。後歸徐門守貞。而常居母宅。設立佛堂。母女同修。

早晚課佛外。日禮大悲淨土懺各一時。誦金剛經三卷。餘時念佛。不談雜事。遇放生濟貧等事。竭力皆爲之。

九年七月。妙德先逝。現往生瑞相。朱氏曰。吾壽不永。亦欲去矣。至八月二十九夜。呼女曰。頃聞鐘鳴。已交寅時。今日吾神氣稍疲。不能進佛堂禮誦。汝可朗誦佛號。吾聞爾聲。運想可也。

立修早課畢。進藥糜。曰。服之何益。吾別無他事。只待佛來。吾即去矣。其季子泣告曰。兒等罔極末報。全賴吾母教訓。今何遽忍舍去耶。

笑曰。吾兒女雖多。吾修淨業。塵事毫不繫心久矣。命延僧數人。輪流念佛。僧集。淨水盥沐。自未至亥。隨眾默念。

忽張目曰。接引佛來矣。爾等速焚香頂禮。即含笑垂目而逝。時窗外忽有白光一道。徐徐向西去。人皆異之。年五十九。（染香續集）

朱氏法名妙圓，就是許妙德節婦的姑母。朱氏嫁給許蔗如，在道光元年時，丈夫過世，諸子也都成家立業了，於是就把家產分了。

朱氏的第三個女兒，法名叫立修，從小許配給姓徐的。而尚未嫁過去，丈夫就去世了。後來，她還是到徐家去守寡。不過，她經常住在娘家，和母親在娘家設立的佛堂裡共同修行。她們除了早晚念佛之外，每天還要禮大悲懺及淨土懺，並誦三卷金剛經。其他的時間一概念佛，不談其他的閒雜之事。遇到放生及救濟貧困的事情，都竭力去做。

道光九年的七月，許節婦的去世，現出往生的祥瑞之相。於是朱氏說：「我不會長生不死的，我也想走了。」到了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她叫女兒說：「剛才聽到鐘鳴的聲音，已經是三點鐘了。今天我的精神有點疲倦，不能進佛堂禮拜誦念。妳可以大聲念佛號，這樣我

聽妳的聲音，也等於用觀想的方法在做早課。」

女兒做完早課之後，就侍候母親吃藥及粥。朱氏說：「吃這些有什麼用呢，我沒有別的什麼事了。我只是在等佛來而已，佛來接我，我就去了。」

她最小的兒子哭泣著說：「我們做兒子的，都尚未能報答完母親的養育及教育之恩，您怎麼忍心現在就突然要去了呢。」

朱氏笑著說：「我的兒女雖然很多，不過我修淨業，塵世間的情愛恩怨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她就叫兒子去請幾位僧人來，並要子女們輪流念佛。僧人來了之後，她就清洗乾淨。從下午一點起，一直到晚上一點之間，她都跟隨眾人，默默念佛。

臨終前，她忽然張開眼睛說：「接引的佛來了，你們趕快焚香頂禮。」於是她就含笑閉上眼睛去世了。這時窗外忽然有一道白光，緩緩的向西而去，大家都很驚異。朱氏活了五十九年。（染香續集）

羅氏

羅氏寧波慈谿人。長齋數十年。禮拜持名無一日間。嘉慶初。隨夫姚惠成。徙居杭州北新關。貨煙筒爲業。貿易之暇。勉夫念佛。惠成由是亦持長齋。

道光九年三月四日。黎明謂夫曰。可入城招女婿來。爲我念佛。其婿張懷靜。向師吳允升。奉佛維謹。惠成往招。適因事稽阻。

至日午日。吾不能待婿矣。具湯洗沐。趺坐念佛。日將昃。安然化去。面有笑容。年七十八。(染香續集)

羅氏是寧波慈谿人，持齋數十年，禮佛持佛名號，數十年來無一日間斷。嘉慶初年，她跟隨丈夫姚惠成，搬到杭州的北新關，以賣煙筒爲業。她勉勵丈夫在買賣的餘暇，要多念佛，後來先生也持長齋。

道光九年三月四日的黎明時分，她告訴先生說：「你進城去請女婿來一趟，請他替我助念。」他們的女婿張懷靜，是吳允升的弟子，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於是她先生就進城去，結果遇事耽擱了。

到了中午，丈夫與女婿都尚未到，羅氏說：「我不能等我的女婿了。」於是她就洗澡，之後就趺坐念佛。過了正午，太陽即將偏西時，羅氏面帶笑容，很安然的往生，當時她七十八歲。(染香續集)

王氏女

王氏女常熟人。素持白衣呪及觀音名號。年二十餘。得療疾。一日告其母曰。兒命本於八月中謝世。因疾苦纏身。不能待。禱於菩薩。已許先一月迎我矣。

母弗信。及期晨起。而有喜色曰。菩薩來矣。母疑其見祟。以刀揮之。女奪刀告曰。嘻。菩薩也。速拜。尚不爾罪。母從之。拜起視女。已合掌逝矣。(往生近驗錄)

常熟人王氏的女兒，平常持白衣神呪及觀世音的名號。二十幾歲時，得了肺癆。有一天，她告訴母親說：「女兒本來應該是八月中才能去世的，可是因為生病很痛苦，不想等那麼久。所以我就請求菩薩，希望能早點走，菩薩已經答應提早一個月來迎接我往生。」

她的母親不相信她講的話。到期那天，她早晨起床後，很高興的說：「菩薩來了。」她的母親以為她被鬼作祟，於是就揮刀要把鬼趕走。女兒把刀拿掉，告訴母親說：「這是觀世音菩薩呀，趕快拜，這樣可以免掉妳不敬的罪過。」母親就聽她的話拜下去，拜起來之後，一看她的女兒，已經合掌離開人間了。(往生近驗錄)

邵媼

邵媼不詳其人。貧而寄食於姻戚家。念佛精進。曾於道光十七年秋夕。暗室面

西。忽心開。見西方勝境。明年秋。復覩菩薩金像。晃耀心目。

又明年五月十四日。以微疾逝。逝時人不及見。唯醫生范姓。入爲診脈。見其目光如生。面容猶笑。而鼻已無息。（往生近驗錄）

邵老太太的經歷沒有人知道，只知道她因爲貧困，所以寄住寄食在姻親家裡。她念佛十分精進，曾經在道光十七年秋天的晚上，在黑暗的屋裡，她面向西邊坐著。忽然之間心眼開了，見到了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景相。第二年的秋天，她又見到菩薩的金色之身相，照耀著她的身心。

第三年的五月十四日，她因生小病而去世。她去世時大家都不知道，只有范醫生進屋內替她把脈時，見到她臉帶著笑容，眼睛看來像活著時一樣，而一摸鼻息已經沒有了。（往生近驗錄）

重訂西方公據

(清) 彭際清

曹氏

常州柏萬安名天佑。平生樂善。兼奉仙佛。嘗爲予言。其母曹氏。年六十四。病熱。萬安自蘇州馳歸。視母氣已絕。唯胸前微溫。家人爲治棺衾悉具。

萬安悲慟。禱於白衣大士。誦白衣呪一萬二千。願減己壽一紀以益母。涕淚並下。

其明日索飲。閱數日病起。言始死時。爲兩吏所引。歷土地城隍諸司。尋詣東岳府。府君言汝有子。爲汝誠禱。仗大士力。貸汝死。命吏引出，放逐。

萬安遂勸母修淨業。除一室。供佛像。母遂長齋。日以初中後分入室。掐數珠誦西方佛名輒千計。居十二年。年七十六。

九月既望。晨興謂子曰。吾將去矣。可召諸親屬爲別。明日親屬畢至。母悉與款語。戒諸子女。臨去時勿哭。日飲湯五六盞。至第三日。昧旦起坐。洗沐畢。易衣。就枕而逝。

常州人柏萬安，名叫天佑，平生喜歡做善事，也學仙法，也學佛法。他曾對我說，他的

母親曹氏，在六十四歲那年，得了熱病。他從蘇州趕回家時，母親已經沒了氣息，只有胸前還有點微溫。家人都把棺木，殮被準備好了。

萬安很悲痛，就誦白衣呪一萬二千遍，聲淚俱下祈求白衣大士，願意把自己十二年的壽命給母親。

結果第二天，曹氏就醒過來要水喝，幾天之後病就好了。她告訴大家說，當她剛死的時候，被兩個差人帶領，歷經土地公、城隍爺等處，最後到東嶽泰山府。府君說：「妳有個兒子，很虔誠的向觀音大士祈禱，要把他的陽壽貸給妳。」於是府君就叫差人把她帶回陽間。

萬安此後就勸母親要修淨業，他特別闢出一個房間，裡面供奉佛像。以後曹氏就吃長齋，每天早、午、晚三次入佛堂、掐念珠念佛，每次都念好幾千聲。這樣一直念到七十六歲，也就是十二年之後。

那年的九月十五日，早晨起床後，曹氏就告訴兒子說：「我要走了，你把親屬召來，我要跟他們話別。」第二天，親屬全都到了，曹氏一一與他們誠懇告辭，並告戒子女，在她臨終的時刻，不要哭泣。她每天只喝五、六碗湯，到了第三天，天色尚未明亮時，她就起床漱洗沐浴，換上乾淨衣服後，她就躺臥床上往生了。

陶氏

乾隆四十九年春。有西方大士降於玉壇。爲諸弟子宣揚淨土法門。其言平易切深。與大乘脩多羅合。

一日予往造焉。問異時師友所生諸處。大士一一答之。其生淨土者四人。香山老人。旅亭誓願二師。沈居士敬孚也。生兜率者一人。王季子秉寧也。他如朱仲君羅臺山。俱歸福報中。

最後問從子婦瓊樓陶氏。大士曰。陶氏已生西方邊地矣。未幾陶氏至。題詩曰。雨歇閒階芳草多。五年消息等流梭。洞中深閉煙霞跡。一任熏風送客過。

因語衆曰。子等歸向極樂。全須打得一副金鐵心腸。外不爲六塵所染。內不爲七情所縛。汙泥中便有蓮華出現也。

一句佛號便有一光。千句佛號便有千光。光自內生。非從外得。以無相故。阿彌陀佛在爾諸人面前。隨處出現。才有絲毫隔礙。此光便不能發現矣。

念佛心要時時覺照。方發得不退念頭。念佛聲要心心悲切。方發得無上願力。心聲互融。光明四徹。無處不是佛。無時不念佛。方爲得手。佛號無量。要知智慧無量。神通無量。慈悲無量。攝受無量。苟不發無量心。安能見本師頂相。

悲哉衆生。欲念未除。道根日壞。佛之視爾。將何以堪。快快念佛。去也。其時予適不在。或傳以示予。踰月。予復往。致札瓊樓曰。聞卿得生淨土。不負生平志願。大善。但臺山仲君。清齋宏誓。甚爲希有。尙羈福報。而卿戒品未全。工夫未熟。乃能直往無礙。此何故也。

其往生時光景。既生後如何享用。如何進修。亦已見佛否。已登不退地否。試一一言之。俾聞者起欣慕心。起精進心。斯亦度人之本願也。

其曰大士降。報云。前月予適從西方邊地行化而來。故瓊樓亦得隨到。今日彼不能至矣。彼平日工夫戒力。雖不及臺山輩。然臨終正念。遠勝臺山。故感觀音接引。終時見金蓮華現前。即覺身變男子。已到西方七寶世界。

衣食自然。雖不能見佛。每日諸大菩薩說法二會。精進者漸登九品。懈怠者壽五百歲。娑婆百年。邊地一日。瓊樓自往生以來。頗精進。將來可得上品下生。其時尚須娑婆二千年耳。

大士者號寂根。無量壽維摩詰諸經。皆嘗與法會。其證果久如。未能詳也。

乾隆四十九年的春天，有西方極樂世界的法身大士，降玉壇爲諸位弟子宣揚淨土法門。他講的很平易近人，而內涵十分深廣，切中要害，旨意和大乘經典吻合。

有一天我也去參加扶乩，問已逝世的法師及朋友往生的地方，大士都一一回答。其中往生淨土的有香山老人、旅亭法師、誓願法師及沈敬孚居士四人。生兜率天的是王秉寧，而朱仲君及羅臺山，都生在有福報之處。

最後問姪媳婦陶瓊樓，大士說：「陶氏已經生在西方的邊地中了。」不久之後，陶氏就來了，還寫了一首詩：「雨歇閒階芳草多，五年消息等流梭。洞中深閉煙霞跡，一任熏風送客過。」

接著陶氏又告訴衆人說，你們想要往生極樂世界的話，全都須要有副鐵打的，金做的心腸才行。能夠不受外在的六塵污染，不被內在的七情六慾所困。這樣蓮華才能從污泥中出現。念一句佛號就有一道光出現，念千句佛號便有千道光出現。這些光是從內在發出來的，不是從外面來的。由於此光沒有形相，因此雖然阿彌陀佛隨時都在你們前面出現，然而只要一絲毫的隔礙，這光就不能發出，以致見不到阿彌陀佛的像。

要時時覺照念佛的心，這樣念佛才能夠不退。念佛的聲音要十分悲初，這樣無上的願心才發得起來。心念和聲音能夠互融的話，光明自然徹照四方。這時到處都是佛，也隨時在念佛，這才叫做得心應手的念佛，這才叫做佛號無量。要知道，智慧、神通、慈悲及攝受，也都是無量的。如果不發無量的心，怎麼能見到根本上師的無見頂相呢。

衆生真是悲哀呀，欲念一點也沒有除去，求道的心日日衰退。佛看你們真是不堪造就呀。趕緊念佛吧。我走了。

當時我剛好不在，有人把字條傳給我看。一個多月之後，我又去了玉壇。我寫了一封信給瓊樓說：聽說妳已經往生淨土，達成了妳平生的願望，實在是太好了。不過臺山和仲君兩人，平常就持齋，而且發了深宏誓願，實在是很稀有的，結果他們還只是得到福報而已。而妳的戒律持得並不完備，念佛的工夫也尚未淳熟，卻能直生淨土而沒有障礙，何以會如此呢？妳往生時的情景到底是怎麼樣的，妳往生之後日子是怎麼過的，平常又如何修行呢，是否已經見到佛了，是否已經證不退位了呢？請妳一樣樣回答，好讓聽聞的人起歡喜羨慕之心，起精進修行之心，這樣也可以達到度化衆生的願望。

那天是大士降臨，他回答說：上個月我剛好從西方淨土的邊地，度化完衆生之後過來這裡，所以瓊樓後來也能夠來，而今天她就無法來了。她平常的念佛工夫及持戒的道力，雖然比不上臺山等人。但是她臨終時候的正念，遠遠勝過臺山等人，所以能感應到觀音來接引她。當時她見到金色的蓮華出現在眼前，於是她覺得自己變成了男子之身，而已經身在西方的七寶世界之中。

他在那兒自然能獲得飲食，雖然不能夠見到佛，不過每天都有大菩薩說法二次。在那兒

精進的人，就漸漸可以登九品之位。懈怠的人則要五百年的時間才能登九品。娑婆世界一百年，等於西方邊地的一天一夜。瓊樓自從往生以後，都頗爲精進。將來他可以上品下生，大約是在娑婆世界二千年之後。

大士的名號叫寂根，佛陀講無量壽經及維摩詰經的時候，他都曾經躬逢勝會。至於寂根大士證果已經多久了，則不得而知。

汪氏

自頃十餘年來，現優婆夷身。虔修淨業。悲願具足者。推南濠鏡智道人。道人汪姓。吳縣人。歸李景熹爲繼室。年二十六而寡。子甫七月。汪氏既痛其夫。適有以骷髏圖相示者。瞿然發出世心。

既復從有些和尚受念佛法門。遂長齋。晨夕向西。懺悔發願。誓畢此生。決生安養。導諸族姻里黨。下及園丁竈婢。同歸佛法。從而起信者。百餘人。其長齋修淨業者。十餘人。

已而參聞學定公。聞是心是佛之旨。有省。年三十四。從旅亭會公受菩薩戒。誦梵網經。發心刺血。書法華彌陀二經。苦舌血不繼。有僧教以子午二時。應候取

之。始克終事焉。

故有肝疾。歲秋輒發。至是血既枯。疾發益劇。或勸以補養。曰。此間學道。多致退緣。得速捨報身。見佛聞法。吾之願也。復何求哉。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下痢。臥床數日。默觀不輟。至初十日。語侍者云。明日吾當西方去矣。問生何品。曰中品上生。

明日。有方氏婦省之。汪氏曰。子來大好。可爲我洗沐。洗沐畢。趺坐。頃之命同舉佛名。方午。合掌而逝。旃檀香滿室中。年二十八。

其後三年。同里有何氏女。病熱。見已故七叔父。赤體被髮。自言在生作孽。死後處黑暗中。曰喫惡鬼鐵棒。經七八年。近因觀世音降臨。跪求慈拯。方得離暗而出。

適有菩薩自西方來。在冥教化。爲冥王師。家在萬年橋。即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放還。急爲我作佛事。俾得生人道。幸矣。

其兄子性三。爲持佛名一萬。堂中回向畢。仍許請僧薦拔。乃去。

其夕初更。何氏女忽悶絕。至三更而蘇。言適有一班男女。執紅燈以大轎舁我。去路迢遠。到一大廟堂前出轎。趨近殿上。見青面王者坐中央。左右小鬼各執鋼叉。

銅鎚。

王見我作色。便取鎚欲打我。慌憊之際。忽見金童玉女。各執幡幢。自內殿出。中擁一道人。離地可丈許。首載青幘。身搭條衣。手握白拂。足躡雲履。端正嚴潔。世無與比。

審視之。即萬年橋李家姆也。往時嘗一宿其家。彷彿可識。然而光彩迴絕已。姆便誓言止止。王遽釋我。下跪曰。請如教。

李家姆即垂手援我。引至內殿。光明洞然。几席靚整。案間多供佛經。令左右設茶果餉我。其果似蘋果。香甚烈。云從西方來。

茶畢引我歷觀地獄。先見河浩渺無涯。有諸女人。或倒浸河內。或鬢髮上指。或側身橫睡。血流遍體。

復見刀山。高接雲霞。百萬利刃。互相撐住。中有罪人。矗立刀上。既死復活。活而又死。

更令左右執燈照我。入黑暗獄。見衆鬼皆盲。頭大如斗。或如栲栳。頸細似管。鼻液長尺許。若醉若寐。

從黑獄出。見旋磨中。血肉下墜。雞鴨啄食。風吹餘肉。復變爲人。便有鬼卒。

取肉寸磔。重磨作粉。作爲蠅蚊蟻子。一一散去。

我心酸淚下。問李家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即出。汝今怕否。人身難得。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念阿彌陀佛。吾當攜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

我未及答。王聞言復下跪。請菩薩且住。

李家姆因語我言。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此已久。恐家中驚惶。可速去。持齋念佛。一意西方。兼習經咒。時至迎汝。勉之勉之。

仍命轎送我。蹶然而醒。翼日汗出。病良已。

自此十餘年以來。示現女居士身。虔誠修行淨土法門。悲心願力具足的。就推南濠的鏡智道人。道人姓汪。是吳縣人。嫁給李景熹當繼室。二十六歲時先生就死了。兒子才七個月大。汪氏很痛心先生的過世。剛好有人拿枯體的圖片給她看。使她瞿然心驚人世的無常。而發了出世的心念。

後來有些和尚教她念佛法門。她就開始長齋。早晚向西方。懺悔發願。發誓過完此生。一定要生到安養國。於是她就開始引導族人姻親鄉里同黨等人。及園丁和廚房的婢女等。大家一同學佛法。受她感召而學佛的有一百多人。其中長齋修淨土法門的。有十幾人。

後來她聽聞學定公講是心是佛的宗旨，有很深的體悟。三十四歲那年，她向旅亭會公受菩薩戒，此後即誦梵網經。她又發心刺血來寫法華經和彌陀經。可是舌頭的血不夠用，有僧人教她在上午及晚上十一時至一時刺舌，血就夠了，這樣才把經寫完。

汪氏原本有肝病，每到秋天就發作。現在又刺血寫經，血就乾枯了，因此肝病發作得更厲害。有人勸她要補養身體，她說：「在人間學道，到處都充滿了使人退步的因緣。如果能夠很快的捨了這一期的報身，到極樂世界去見到佛，聽聞佛說法，那我的願望就滿足了，就再也無求了。」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汪氏拉肚子。臥病在床的那幾天，她仍是不停的默默觀照。到了初十那天，她告訴侍者說：「我明天就要去西方了。」侍者問她可以幾品往生，她說是中品上生。

第二天，有個性方的婦人來探問汪氏。汪氏說：「妳來得正好，可以幫我洗澡。」洗沐完畢，她就趺坐，然後叫大家一起來念佛。中午時刻，她就合掌而逝了，滿室都充滿旃檀的香氣，那年她三十八歲。

三年之後，汪氏同鄉里一個姓何的女子得了熱病，見到她已經亡故的七叔父，赤身裸體，披頭散髮。叔父說，他因為生前作孽，死了之後就一直在黑暗的地獄裡，每天被凶惡的鬼用

鐵棒打，這樣的日子過了七八年。最近因為觀世音菩薩降臨，他跪地請求大士慈悲拯救，因此才得以離開黑暗之所。

又剛好有位菩薩從西方來，正在陰間教化衆生，是閻羅王的老師。這位菩薩的家在萬年橋，也就是前幾年念佛往生的那位。因為她和我們家有交情，我就求她暫時放我回家。你們現在趕緊替我作佛事，如果因此而能讓我生在人道裡，那就太幸福了。

七叔父哥哥的兒子性三，就替他念了一萬聲佛號，把功德回向完畢之後，又答應七叔要請僧人薦拔他，七叔才離去。

當天初更（晚上七點到九點之間），何氏女忽然悶絕了過去，一直到三更（晚上十一點至一點之間），才再蘇醒過來。她說，昏死過去的當兒，有一班男女，手裡拿著紅燈籠，用大轎抬我。走了一段很遙遠的路之後，到了一座大廟堂，才放我下轎。到了殿上，見到一個青面王坐在中央，左右兩邊站立的小鬼，手裡都拿著鋼叉銅鎚。

青面王一見到我就很生氣，便拿了銅鎚想要打我。我正在驚慌迷惘之際，忽然見到手執旛幢的金童玉女，從內殿中擁出一位道人。這位道人有一丈多高，頭上載著青的頭巾，身上披搭著出家人的大衣，手裡握著白色的拂塵，腳上穿著雲形的鞋子。樣子長得很端正，氣質很莊嚴潔淨，世間無人能相比。

我仔細的瞧她，原來就是萬年橋的李家姆。以前我曾經在她家住過一夜，似乎有些印象，然而她現在的光彩，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李家姆向青面王說：「停止，停止。」青面王就把我放開，跪在地上說：「請您指教。」李家姆就拉著我的手，帶我到內殿去。內殿非常光明，桌椅排列得十分整齊，桌上放有很多的佛經。她叫左右倒茶拿水果出來款待我，那水果看來很像蘋果，而非非常香，說是西方淨土的產品。

喝過茶之後，她就帶我去參觀地獄。最初，我見到一條沒有邊際的血河，裡面的女人，有些是倒浸在水裡，有些是直浸在水裡，有些是側身橫臥在水裡，她們全都全身流滿了血。接著，我又看到刀山。這座刀山高接到雲霄。是由百萬把利刃，互相撐持而成的。有些罪人，矗立在刀山上。他們被刀刺死之後，又再活過來，然後又再被刺死。他們就這樣不停的生生死死。

進入黑暗地獄時，李家姆叫左右拿燈照給我看。我看到那兒的鬼，眼睛都是瞎的。他們的頭，大得像個漏斗，或像烤柁（細竹或柳條編的盛物器）。頸子卻細得像根管子，流的鼻涕長一尺多。他們看起來像喝醉了，或是像睡著的樣子。

從黑暗地獄出來之後，又到了旋磨地獄。在旋轉的石磨中，不停的有血肉往下墜。雞鴨

就去吃這些墜落的血肉，而沒有被吃到的肉塊，被風一吹之後，又變成了人。於是這時便有鬼卒來，把那人的肉一寸寸割下來，再磨成粉。這些粉末就變成蒼蠅、蚊子、螞蟻等，一一散去。

我看到這時，不禁心酸得掉下淚來。我問李家姆說，為什麼不去救他們呢？李家姆回答說：「他們的罪惡過大，業障過深，不能夠馬上就被救出來。妳現在怕不怕呀？能夠出生為人，是很難得的。怎麼能夠不持戒不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呢。妳如果能念一聲阿彌陀佛，我就馬上帶妳到西方去，妳看怎麼樣？」

我還來不及回答，青面王聽到李家姆這麼說，又再下跪說：「請菩薩暫且不要這麼做。」因此，李家姆就告訴我說：「妳的因緣尚未到，暫且等以後看看吧。妳來這裡已經很久了，恐怕家裡的人會驚慌，還是快點回去吧。記住要持齋念佛，一心一意要求生西方，還要兼誦經誦咒。時間到的話，我就會來迎接妳。一定要努力精進呀。」

於是李家姆仍然叫轎子送我回去，突然之間，我就醒過來了。何氏女第二天出了一身汗，熱病就好了。

張家婦

張家婦常熟人。素念佛。一日示微疾。晨課已畢。仍誦佛名不輟。異於他日。謂家人曰。吾今日逝矣。家人不信。頃之。珠落而逝。異香郁然。達於鄰里。咸集其門。驚歎希有。時道光十九年正月七日也。（往生近驗錄）

張家媳婦是常熟人，平素就念佛。有一天生小病，做完早課後，她仍然繼續不停的誦佛名號，和平常不太一樣。

她告訴家人說：「我今天要走了。」家人不信她的話。不久之後，她手上的念珠掉了下來，一看，已經往生了。這時異香很濃烈，香味傳到附近，鄰里都隨香味聚集到她家門口，大家都驚歎不已。那時是道光十九年正月七日。（往生近驗錄）

俞媼

俞媼常熟王效曾之母也。性和淑。效曾素奉三寶。勸母斷葷血。從之。長齋三年。道光二十年春。得疾臥床不起。入夏病劇。

效曾勸以默觀西方。媼由是發心念佛。然不能無雜念。因循數月。屢入冥界。初則有兩童子喚之回。繼則菩薩命回。末後則夢中聞佛語。若其前世固僧。因昧本而墮女身者。

自是漸卻飯食。已奄然垂絕矣。忽於夜半。朗唱佛名三四聲。合掌西顧曰。佛來矣。右脅而逝。時五月二十五日也。

後其所愛長孫。夢至一境。行樹樓觀。不同人間。但有闌楯限之。曲折繚繞。而不得躡入其限。忽見媼方遊行來。問從何入。媼曰。汝欲入非念佛不可。其孫聞言。遂寤。(往生近驗錄)

俞老太太是常熟人王效曾的母親，個性很溫和賢淑。效曾一向信奉三寶，他勸母親不要再吃葷血，母親就聽從，因此持了三年的長齋。在道光二十年的春天，她生病無法起床，到了夏天，病情惡化。

效曾就勸母親要默想西方極樂世界，於是她就發心念佛。可是老是不能沒有雜念，因此一直拖了好幾個月，都不能往生，其間神識還曾三次進入陰間。

第一次有兩個童子把她叫回來，第二次是菩薩要她回來，第三次則是在夢中，聽到佛告訴她說：「妳前世是僧人，因為迷失了，結果又墮落成女人身。」

之後，她就漸漸不吃飯不喝水，已經奄奄一息了。忽然到了半夜，她大聲念了三、四聲的佛號，向西面合掌說：「佛來了。」於是就右脅而逝，那時是五月二十五日。

後來她最愛的長孫，夢見一個地方，那兒的樹木和樓宇觀亭，都和人間不一樣。而他被

欄干擋住，繞來繞去都進不了那個地方。忽然他見到祖母向他走來，他就問祖母該從什麼地方走才進得去。祖母回答說：「你想要進來，非得念佛不可。」長孫聽到這話，就醒過來。（往生近驗錄）

吳婆

吳婆蘇州人，自幼篤信佛法。夫家姓郝，壽七十餘。持齋誦佛。歷有年所。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二夜。忽通宿命。知其長子前世爲僧。次子則已三世爲母子。所言皆絕異。既而曰。吾今歸西方。永絕塵世矣。遂西向合掌而化。（往生近驗錄）

吳婆是蘇州人，從小就虔信佛法。丈夫姓郝，活了七十多歲。吳婆持齋念佛很多年。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的晚上，她忽然有了宿命通。知道她的長子前世是出家人，而次子和她，已經有三世的母子關係。她還說了許多事情，都是很特別的。後來她說：「我今天要回西方，永遠離開這個塵世了。」於是就向西邊合掌而逝。（往生近驗錄）

錢孺人

錢孺人名瑞雲。常熟人。夫謝鳳梧患病。孺人禱於佛。願持長齋而痊。

自歸鳳梧數載。舉一子一女。未嘗噉以葷血。已而知淨土法門。遂偕鳳梧受淨戒。斷情愛。

道光二十二年。其兄萬鎰往生。孺人目擊其瑞。信向益篤。其年冬子殤。哭之慟。既而曰：天其欲斷愛緣乎。漸不介意。閨中相對。唯策勵而已。

母吳氏有疾誤於醫。至不起。孺人念佛送其終。至二十五年六月。自患咯血疾。漸劇。其女亦病。

鳳梧恐其復萌愛念。策之曰。未有心戀娑婆。□稱淨土。而能生者。子其勉之。孺人瞿然。與作禮曰。賴君開示。吾知警矣。遂向西懺悔。涕淚並下。意極懇切。病中時聞異香。

至七月二十日後。其女歿。孺人曰。今愛障絕矣。我歷盡諸苦。轉得自在。從此往生。不大快哉。遂屏穀食。渴唯啜瓜。

延至八月九日。僅存一息。其夜過半。忽厲聲呼鳳梧曰。障重。速爲我然臂香。鳳梧從之。初若昏倦。繼則目光炯炯。正念分明。

人問一心不亂否。孺人點首者再。忽命扶掖起坐。兩目上視而逝。年三十一。

越日就殮。頂門猶煖。貌如生。（錢孺人事略）

錢瑞雲是常熟人，丈夫謝鳳梧有一次生病，她就向佛祈禱，願意爲丈夫之病癒持長齋，後來丈夫病果然好了。

錢氏嫁過來數年間，生了一子一女。丈夫病好後，她就不再吃葷血。後來又知道有淨土法門，於是就和丈夫一起去受清淨戒，從此不再行房。

道光二十二年，錢氏的哥哥錢萬鎰往生，她見到種種的祥瑞之相，因此就更加信淨土法門。這年的冬天，她的兒子夭折。她哭得很傷心，後來她覺悟說：「這是老天爺要斷掉我的恩愛因緣嗎。」於是她就漸漸不再介意兒子的死亡，夫妻兩人在家裡，彼此互相勉勵修行。接著，錢氏的母親吳氏，被庸醫誤診而死，錢氏替她念佛送終。到了道光二十五年的六月，錢氏得了吐血的病。身體越來越糟，而她的女兒也病了。

她先生怕她又產生貪愛的念頭，於是就策勵她說：「沒有人能心裡貪戀著娑婆世界，嘴巴上說要去淨土，而結果能往生的，妳自己要勉勵自己呀。」

錢氏聽後警覺心大起，向先生作禮說：「幸好有你的一番開示，我現在知道自我警惕了。」於是就向西方懺悔，鼻涕眼淚齊下，心意極其懇切。在她生病的期間，經常聞到異香。

七月二十日之後，她的女兒過世。錢氏說：「現在我情愛的障礙已經沒有了，我歷盡了

各種苦，現在我得到自在了。如果從此就能往生，豈不是太痛快了嗎。」於是就不再吃飯，渴了就吃水果。

到了八月九日，錢氏已經僅存一息尚在了。過了夜半之後，她忽然大聲叫她先生說：「我的業障太重了，趕快替我燃臂供佛。」她先生就替她燃臂香，初時她看來，昏沈疲倦，後來慢慢的目光變得炯炯有神，神智很清醒。

有人問她是不是已經一心不亂了，她不停的點頭。忽然她叫人扶她坐起來，她兩眼向上看而逝世了，那年她才三十一歲。隔天入殮時，她的頂門還是暖的，容貌像生人般。（錢孺人事略）

沈婆

沈婆法名悟通。吳江黎里人。年三十九。長齋念佛。矢願生西。受菩薩戒。六時皆有定課。

六旬餘。一夕忽夢空中現五色雲。湧舟西來。觀音大士坐於舟中。活動如生。莊嚴奇妙。世無與比。醒而念佛益銳。雖老病。不減程課。

後以念佛七期。用力過猛。病遂劇。居邑之地藏菴。至四月八日。謂侍者曰。

今日爲佛誕。扶我起坐。吾行矣。

侍者勸曰。婆病甚。宜善養息。厲聲曰。佛來接引我。遂聳身欲起。侍者力助之。更衣而逝。遺命以龕殮。用闍維法。從之。時在道光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呂默庵述)

沈婆的法名叫悟通，是吳江黎里人。三十九歲那年開始長齋念佛，發願要往生西方，並且受了菩薩戒，每天都做功課。

六十餘歲時，有一晚她夢見空中有五色的雲朵，雲上有船從西邊來，而觀音大士坐在這艘船中。她見到的景象很生動而莊嚴奇妙，世間的景象無法相比。醒來之後，她更加精進念佛。雖然年紀漸老且又生病，但每天的功課一定做完，絕不減少。

後來她參加念佛七的法會，由於用功過猛，結果病情惡化。她那時住在當地的地藏菴裡，四月八日那天，她告訴侍者說：「今天是佛陀的誕辰，妳扶我坐起來，我要走了。」

侍者就勸她說：「阿婆呀，妳病得很重，應該要好好休養身體才是。」沈婆大聲說：「佛來接引我了。」於是就聳身想要起來，侍者就幫她換衣服，之後她就去世了。她遺囑要以龕來入殮，要火化。當時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她活了六十八歲。(呂默庵述)

陸安人

陸安人名岫梅。蘇州元和人。歸理問君吳昌濂。舉一子。殤。年二十而寡。悲痛不已。得咯血疾。

有以龍舒淨土文攜示者。遂回向佛乘。晨夕有定課。家中戒殺食三淨肉。蟲蟻木草。咸所愛護。

道光十四年。鐵君定公。校大乘經數十種。設局刊印。五年始畢延其事。既從定公。受三皈五戒。定公名之曰師壽。

已而詣鄮山。禮阿育王塔。見塔中舍利現光。自是行善舉益力。嘗出資三萬兩。造像修寺。作諸功德。而尤勤於放生。歲出千金不吝也。

或有譏之者。曰。財產匪堅。勝緣難值。仗此功德。與四恩三有。早證無上菩提。吾願足矣。復奚戀哉。

年三十四。疾大作。醫藥罔效。乃誓放生命一千萬。於師林寺建水陸大齋。以作往生資糧。病半載自愈。

越五年。燃臂發願。斷葷血。祭先祀神悉用蔬果。四旬生日。又於師林寺供飯僧。親友祝嘏者。以所刊法華。華嚴等經施贈。

其年秋。夢至一處。水流華放。迴非塵境。身立一橋。異香撲鼻。竊自念言。此其爲七寶池乎。何不見我佛也。俄而金容寶相。徧滿遙空。心大喜。方頂禮間。遽然而覺。晨起以告家人。

未幾疾作。醫者勸食肉。弗從。沈吟數月。疾垂革。謂所親曰。吾之始願。志在出家。今不果矣。我死。汝等勿哭。殮必披僧伽黎。喪中設祭享賓。勿用葷酒。吾姑年逾八旬。生死亦旦暮事耳。異日壽終。亦如吾法。爲我延比丘尼六人。念佛助往生。從之。

臨終前二日。令家人代受菩薩戒。已而神識瞽亂。不克自主。大懼。乃迎佛像一尊。供床畔几上。注目默觀者一晝夜。

至五月四日清晨。忽命掖起曰。大和尚已行。吾西方去矣。令同稱佛號。手自拈香敬佛。人問大和尚何在。曰。坐几上者。遂面西趺坐結印而逝。年四十一。時在道光二十八年。(陸安人傳)

陸安人(婦人封贈之號，明清制六品封安人)名叫岫梅，是蘇州元和人。嫁給吳昌濂，生了一個兒子，後來夭折，二十歲時她就守寡。由於丈夫與兒子的過世，使她悲痛不已，而得了吐血的病。

後來有人拿龍舒淨土文給她看，於是她就開始學佛，早晚都做功課。家裡面禁止殺生，只吃三淨肉。對於昆蟲螞蟻花草樹木，統統都愛護。

道光十四年，定公校訂了幾十種大乘的經典。陸安人就發心來刊印，總共做了五年才完成。後來她就在定公那兒受三皈五戒，法名叫師壽。

之後，她就去鄧山，禮拜阿育王塔，見到塔中的佛陀舍利放光。從此之後，她就更加努力做慈善事業。她曾經出三萬兩來塑造佛像，修建寺廟。在她所做的諸功德中，她特別愛放生，每年都出千金來放生。

有些人就嘲諷她的修諸功德善事。她就說：「財產根本就不牢靠，而殊勝的因緣卻很難遇到。如果我能夠仗著所做的這些功德，跟四恩三有，早早的同證無上菩提的話，我的願望就達到了，世間及錢財有什麼好依戀的呢。」

三十四歲那年，她生大病，醫藥均無效。於是她就發誓要放一千萬條生命，又在師林寺建水陸大齋，以做為往生的資糧。結果她的病，在半年之內就自己好了。

又過了五年，她燃臂香發願，要斷葷菜肉食，祭祀祖先鬼神，一律用蔬菜水果。四十歲生日時，她到師林寺齋僧。親友來賀她生日的，她一律贈送她刊印的法華經及華嚴經。

第二年的秋天，她夢見到了一個地方。那兒的流水和花朵，和人間完全不同。她站在一

座橋上，聞到異香。她心裡暗想，這豈不是七寶池嗎？爲什麼沒有見到阿彌陀佛呢？當她這麼一想，天空中立刻佈滿了金色的佛。她心裡高興至極，正在頂禮時，就突然醒過來。起床之後， she 就把夢中所見告知家人。

不久之後，她又生病了。醫生勸她吃肉，她不聽。這個病拖了幾個月，命已經將盡。她告訴親人說：「我本來是想出家的，看樣子這個願望是無法實現了。我死了之後，你們不要哭泣，入殮的時候，要替我披袈裟。在我的喪期中，凡是祭祀或招待賓客，一律不准用葷酒。我的婆婆已八十幾歲，遲早也要死的。當她壽終之後，喪事也要比照我的一樣來辦理。現在你們爲我請六位比丘尼來，請她們念佛助我往生。」家人就照她的吩咐去做。

臨終的前二天，她要家人代表她去寺廟受菩薩戒。之後，她忽然神識昏亂，不能自主。她嚇壞了，趕緊迎了一尊佛像，供在床旁邊的几上。她就專心的默觀這尊佛像一整天。

到了五月四日的清晨，她叫人把她扶起來說：「大和尚已經走了，我要去西方了。」她叫大家一起念佛號，她自己則拈香敬佛。有人問說大和尚在那裡，她說：「就是坐在床旁邊几上的那位。」於是她就面向西邊，趺坐結印而逝。那年是道光二十八年，陸安人世壽四十一。（陸安人傳）

種蓮集

(清) 陳本仁

邵媼

邵媼常熟邵子寅。茂才之母也。素奉佛。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微疾。忽謂子寅曰。爾於明日。迎妹歸。子寅從之。而莫測其所謂。

次日妹歸。媼曰。吾今日欲逝。以了母女因緣耳。女聞而哭。媼笑曰。死生一幻相也。遂與言他事。至午曰。時至矣。子寅問何往。媼以手指空曰。佛來。遂逝。

邵媼是常熟人邵子寅的母親，平常就念佛。在道光十八年十二月，生小病。有一天，她告訴兒子說：「你明天去接妹妹回家一趟。」子寅說好，可是卻不知爲什麼要接妹妹回家。

第二天，子寅把妹妹接回家裡。母親就說：「我今天要走了，我已經了了我們母女之間的因緣了。」女兒聽後就哭了起來，母親笑著說：「生死只不過是虛幻的形相而已。」於是就和家人談論其他的事。

到了中午的時候，母親說：「時間到了。」子寅就問母親要去那裡？母親用手指著空中說：「佛來了。」於是就往生。

張氏

張氏金山縣人。自幼即信淨土。爲人淡樸。素善病。而念佛不輟。受三皈五戒。不願有家緣。然幼已許字王生。遂於嘉慶二十年于歸。

年餘歸甯母氏。適病劇。延道俗行人同聲念佛。亡何。喘息。囑扶起。面西坐。誦彌陀經及佛名。目發熒上矚。面含笑容。頃之乃瞑。

金山縣人張氏，從小就修淨土。個性很淡泊樸素，雖然經常生病，但一直念佛不停。她受過三皈依及五戒，不願意嫁人生子。但由於從小就許配給王生，所以只得在嘉慶二十年時出嫁。

嫁了一年多之後，她回家探望母親。結果在娘家病得很重，家人就爲她請了出家人及在家的修行人，爲她助念。不久之後，她喘得很厲害。隨後，她叫人把她扶起來面向西方坐著，在大家誦彌陀經及稱佛名號聲中，她眼睛發亮的向上看，而且面帶笑容，後來才閉目而逝。

丁氏

丁氏金山人。其伯姑王氏。勸之念佛。同日秉受皈依。王先逝。丁氏見其臨終正念。愈自感奮。剋時課誦。回向西方。居常作諸功德。並戒殺放生。一師王氏遺

法。

有女適太原。病瘵。教之念佛。安然化去。逾年。丁氏病中滿。轉側維艱。臨終力疾起。面西坐。呼家人誦彌陀經及佛號。甫百餘聲。觀其若有注視。問見佛菩薩否。首微頷之。頃之聲息俱滅。時在道光八年五月九日。

丁氏是金山人，她的伯姑王氏，勸她念佛，於是兩人一同去皈依受戒。後來王氏先往生，丁氏看到王氏臨終時能正念往生。受此鼓勵，她自己就更加精進。每日定時念經誦佛，回向西方。平常就做功德，並且戒殺放生，完全依循王氏的修行方法去做。

後來，她嫁到太原的女兒得了肺癆，她就教女兒念佛，結果女兒死時很安詳。過了一年，她自己得了肝硬化，末期產生腹水，連轉動身軀都很艱辛。臨終時她拚命抱病起身，面向西方坐著，叫家人誦彌陀經及佛號。

佛號念了一百多聲之後，家人見她似乎在注視什麼東西，於是就問她說：「見到佛菩薩了嗎？」她微微點頭。不久，她的念佛聲和呼吸都停止了。那時是道光八年五月九日。

陸孺人

陸孺人蘇州人。歸太學生包心愚。事姑孝。嘗侍疾不解帶著累月。心愚故勇於

爲善。凡造橋修路施衣放生諸事。恒戚然於心。孺人必盡力贊成。

幼嘗浮海參普陀。中年後足不踰閩。晨起誦經咒及佛號。四十年中無一日間。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感微疾。告子婦曰。夜夢古衣冠三人相招。謂我念佛至誠。即日令我見佛矣。

初八日凌晨。西向念佛而逝。年八十五。

陸孺人是蘇州人，嫁給太學生包心愚。她對婆婆很孝順，曾經一個多月衣不解帶的侍候婆婆的病。她的丈夫很能做善事，凡是造橋、修路、施衣、放生等種種善事，經常記掛心上，而她也都盡力協助完成。

小時候她曾經坐船到普陀山禮觀音，中年之後則足不出戶。每天早晨起床之後，她就誦經、誦咒及念佛號，四十年來沒有一天間斷過。

在道光二十七年的四月初，她生小病。幾天之後，她告訴兒子及媳婦說：「我昨天晚上夢到三位穿著古時候衣冠的人，他們向我招手，告訴我說，由於我很誠心誠意的念佛，因此今天就要讓我見到佛。」

到了初八日的凌晨，陸孺人就面向西方念佛而逝，她活了八十五歲。

錢氏

錢氏名蘭貞。蘇州人。幼即居止端莊。適顧淦爲妻。後因懷孕。遭疾甚危。半體皆冷。神識瞽亂。有至戚省之。勸其夫立誓戒殺。誦觀音聖號。從之。三日汗下。其疾若失。

自是錢氏歸心淨業。每夜焚香誦大士號。雖嚴寒酷暑勿間也。道光二十八年冬染咯血疾。漸增劇。延至二十九年十月八日。忽曰。苦海茫茫。三日可出矣。

初十日清晨。令設香案於床右曰。今日決定往矣。口中仍誦大士號。頃之忽稱阿彌陀佛。至申刻聲漸微。向西吉祥而逝。翌曰天明，頂相猶溫。年二十九。

錢蘭貞是蘇州人，從小就舉止端莊。後來嫁給顧淦。她懷孕時病得很嚴重，半個身體都冷了，神識也陷入昏亂的狀態。這時有位近親來探病，就勸她先生要發誓戒殺，並且要誦觀世音大士的聖號。她先生就照著做，三天之後，錢氏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好了。

從此以後，錢氏就求往生淨土。每天晚上一定焚香念大士的聖號，大冷天大熱天都不間斷。在道光二十八年的冬天，她得了吐血的病，病情日漸轉劇。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八日，她忽然說：「這種苦海茫茫的日子，再過三天我就可以脫離了。」

初十的清晨，她叫家人在床的右邊擺了燒香的桌子。她說：「我今天決定會往生的。」

於是口裡稱念大士的聖號，不久之後，她忽然改念阿彌陀佛。她念佛念到下午三點至五點時，聲音越來越小，最後就面西而逝了。到了第二天凌晨，她的頭頂還是暖的，那年她二十九歲。

易特墨太夫人

易特墨太夫人。法名蓮如。滿洲正紅旗人。勤儉仁慈。睦族情殷。相夫教子。孜孜不倦。故依太守勒通阿札分轉拉芬阿。二公出仕。卓著政聲。秉母訓也。

太夫人中年茹素。潛心淨業。每日定課誦佛號兩萬數。無間寒暑者二十餘年。光緒元年。壽六十二歲。忽於冬月望後，神氣不爽。告家人曰。我見佛像數尊。並童男女。手執幡幢。均來接我。已自定期於二十七日午時。往生西土。

因將存儲衣飾。俵散媳女諸人。並囑持身處世。俱以方便爲本。餘無他言。屆期趣令闔宅眷屬。環跪誦佛。遂合掌趺坐。朗宣佛號而逝。

易特墨的母親，法名叫蓮如，是滿洲正紅旗人，她很勤勞節儉，而且仁慈，對族人都很照顧。相夫教子，孜孜不倦。兩個當官的兒子，政績都很顯著，實在是從小母親教導有方的緣故。

太夫人中年開始吃素，專心修淨土法門。每天固定要念兩萬聲佛號。二十年來不曾間斷。

光緒元年，她六十二歲那年的冬天，過了十五號之後，覺得精神和力氣有點衰退。她告訴家人說：「我見到好幾尊佛像，還有手裡拿著幡幢的童男童女，都來迎接我。我已經自己定了二十七日中午時分，往生西方。」

於是她就將自己的衣服及首飾等物，分贈給媳婦及女兒等人。並且囑咐她們待人處世的道理，告訴她們一切都要以方便權宜作為根本。除了這些話之外，她就不再多說其他的話。到了二十七日中午，她叫全部的眷屬，全都環繞著她跪地誦佛名。而她自己則合掌趺坐，朗聲念佛號而逝。

修西聞見錄

(清) 咫觀

徐太夫人傳

徐國楨

太夫人。徐宮保女也。幼慈慧。適錢塘許刺史玉年。敬順有婦德。遇三黨以恩禮。不因貧富異。待下無疾言無怒容。生五子二女皆貴顯。

太夫人恭謹無奢念，自減省以作衆善。冬棉夏藥。放生濟急。於三寶尤盡心力。人有以未來富貴祝者。應之曰。福報盡落輪回也。吾唯求生西方以了生死。自署名曰印深子。

自此以後。每朝夕唯以念佛爲娛。家人化之。故淨土法門。復能盛行於三江淮海間。

同治甲子夏。習靜焦山。有太湖漁人。得彌陀像。夢此像囑其獻於太夫人。因築香光樓以供。

乙丑七月夜。佛光明現於室。圓相燈火共化爲紅蓮華。大尺許。輝華掩映。初以爲異。旣而思之曰。此殆以火中蓮華之義策我也。

丙寅在楊寓。夏曰感微疾。愈兩月，忽曰。吾將歸矣。家人以爲返杭州去也。

太夫人笑曰。非爾等所知。

七月四日晡時，起盥洗易衣服。自見光明滿空。異香充塞。光中有僧。著水田衣。持錫杖。旁侍一童。作相近狀。乃召眷屬而告之。且勸曰。我無罣礙。爾等皆念佛。自亦念佛。

繼云。蓮花至。遂命將所誦西方公據二冊焚化。一時許。自云見佛來迎。乃含笑仰視而逝。五日子時也。太夫人既卒。室中有異香。頂煖竟一日。年六十九。

徐太夫人是徐宮保（太子少保）的女兒，從小就很慈悲而有智慧。長大後嫁給錢塘的許玉年刺史，她對丈夫恭敬順從，具有婦女的德行。對於父親、母親及丈夫的族人，以恩惠及禮數相待，不因爲對方的貧富，而有所不同。對待下人不大聲呵斥，也不給下人看臉色。她生的兩個兒子及二個女兒，在功業及婚姻上都很有成就。

徐太夫人的爲人很恭敬謹慎，不奢侈浪費。她自己十分節省，把節餘拿來行善。冬天送人棉被，夏天送人藥品。平時放生，救濟急難。對於佛法僧三寶，更是盡心盡力。有人恭祝她未來能得富貴，她回答說：「富貴這種福報也只不過是六道輪迴而已，我只求能往生西方以了脫生死的束縛。」她給自己起了個「印深子」的號。

從此之後，她每天從早到晚，都以念佛作爲唯一的娛樂，她也教化夫家大小念佛，使得

淨土法門，又再度盛行於三江淮海之間。

同治甲子年的夏天，太夫人到焦山去學禪坐。太湖有個漁夫，在水裡撈得一尊阿彌陀佛的塑像。漁夫夢見這尊佛像告訴他說，要把這尊佛像獻給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就蓋了香光樓，用來供奉這尊彌陀像。

第二年七月的某個晚上，香光樓的彌陀像發出光明，這個圓形的光與燈光融合化成一朵紅色的蓮花，有一尺多大，光耀炫目。太夫人起初覺得很訝異，後來思索一番後說：「這大概是以前以火中蓮花的意義來策勵我的吧。」

第三年的夏天，她在揚州的住宅生小病。兩個月之後，她忽然說：「我要回去了。」家人以為她要返回杭州。太夫人笑著說：「這件事不是你們所能知道的。」

七月四日過了中午之後，太夫人起身漱洗換衣服。她見到空中充滿光明，聞到異香滿室。在光明的空中，有位披袈裟，持錫杖的僧人及一位侍童，向她走來。於是她就將所見到的景象告訴眷屬，並且向家人說：「我沒有任何罣礙，你們大家一起念佛。」她自己也念佛。

接著她又說：「蓮華到了。」於是就叫家人把她平常誦讀的西方公據兩冊書燒了。一點鐘左右，太夫人說她看見佛來迎接她，於是她就含笑，向上仰視而逝世了。這時是七月五日晚上子時。太夫人往生之後，室內充滿異香，頭頂竟暖了一日之久，她活了六十九歲。

正覺子傳

蔣元亮

正覺姓朱氏。江南人。許靈虛居士副室也。幼性敏。長而恭順孝慈。年二十九。子方九歲。正覺遽以疾卒。

疾初作佛事善舉。建力甚勤。久而生退轉。但以病爲憂矣。靈虛時醒其迷。一旦忽謂靈虛曰。勢在必死。當何處去。曰。本以往生爲願。何頓忘之。

正覺曰。然。則須念佛。由此精進。且曰。夙業來報。正念先疏也。一心直往。眾苦皆離。方爲好手。

彌留際。靈虛爲禮佛。侍疾者見白光照正覺之面。正覺亦自言見蓮花。遂安詳而逝。焚其平時所誦西方公據。火中現金光湛然。殮時頂煖。

朱正覺是江南人，是許靈虛居士的妾。從小就很聰敏，長大後則恭敬順從孝順慈悲。二十九歲那年，因病去世，兒子才九歲。

她剛生病時，很勤於作佛事及慈善事業。後來久了，就生了退轉之心，整天只憂心著自己的病。於是她的丈夫不時要點醒她。

有一天，她問丈夫說：「看樣子我一定會死，可是我會投胎到那裡呢？」她丈夫回答她

說：「妳本來不是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嗎？怎麼現在突然忘記了？」

她說：「對呀，我是要求往生的，那我就應該念佛才對。」於是她就很精進的念佛。後來她又說：「當夙世的業報要來障礙的時候，首先就會失掉了念佛的正念。因此一定要一心一意求生西方，那麼所有的苦難都會遠離，這才是修淨土的個中好手。」

臨終之際，她丈夫替她禮佛。侍候她的人見到有白光照她的臉，她自己說見到了蓮花，於是就很安詳的往生了。死後焚燒她平時誦讀的西方公據，在火光中現出很亮的金光。入殮時，她的頭頂還是暖的。

書善一事

趙大禮

善一長白人。都轉如山冠九之夫人也。夫婦雙修。極人寰之望。如在湖北。見玉尺所著彌陀注解。翻刻板一副。存歸元寺。以故善一知玉尺之以華嚴觀作淨土修也。

玉尺以刻經故。渡錢塘晤如於衢道署。如至寺五次。玉尺赴署五次。善一每以華嚴淨土之義叩焉。

適其妹聖全死。期臨百日。請作佛事。玉尺爲其說華嚴十玄門。衢之僧俗觀聽

者傳爲佳話。遂以刻經之資。首助玉尺爲全部書本藏之第一檀越。

善一之生平，喜念佛及禮大悲行法。一日者，欲延玉尺至穆菴。爲女衆說法。玉尺未往。後遂以病卒於菴。不復見也。

先是玉尺未赴衢道署。善一預夢大身善財。故信心甚至。善一旣以淨業精純念佛而逝。杭之人與十方聞者。多所感發。爲一時女修之最卓卓者。

善一是長白人，丈夫當都轉的官。夫妻兩人一起修行，實在是人間最好的一件事。她先生在湖北時，見到玉尺法師所著的彌陀經注解，非常喜歡，於是就刻印流通，並將翻刻的板一副，保存在歸元寺。因此善一知道玉尺法師提倡以華嚴經的觀照法門來修淨土。

玉尺法師由於刻印經書的緣故，曾經渡過錢塘江到衢縣的辦公署和她先生見面。她先生曾到玉尺法師的寺廟五次，玉尺法師也曾到她先生的辦公署五次。每次見面，善一都請問華嚴經的淨土義理。

有一次，剛好善一的妹妹聖全，去世滿百日，於是就請玉尺法師作佛事。玉尺法師就爲善一說華嚴經的十玄門，衢縣的出家眾、在家眾及一般人都去聽講，一時傳爲佳話。善一因此而把刻印經書的錢，首先拿去幫助玉尺法師印書，是玉尺法師印藏經的第一布施者。

善一平時喜歡念佛及禮大悲懺。有一天，她想請玉尺法師到穆菴，爲女衆說法，但玉尺

法師有事不能去。後來善一病死在穆菴，死前一直未能見到玉尺法師。

在玉尺法師尚未到衢縣的道署之前，善一就事先夢見很高的善財童子，因此善一對玉尺法師十分信服。由於善一很精進的修淨業，而且臨終時念佛而逝。杭州的人及其他地方的人，聽到這件事，都受感化而發心學佛。善一可以說是當時杭州女人修行者中的佼佼者。

蔣氏

夏智因

蔣氏名蘭徵。如皋人。適同邑卜姓。晚年道號貞一子。生時母宋夢香雲繞戶。淡妝仙子握蘭入室而生。

幼端淑。言動以禮法。家有觀音大士像。虔誠禮拜。晨夕無怠。事親孝。年十餘歲。兩以割臂肉救父危疾。喜讀書。兼工吟詠。出語皆清妙。

既嫁孝於姑。姑卒夫亦以毀卒。蔣氏遂攜子與母同居。督課之餘。勤心念佛。祈母壽。中年子卒。媳亦殉。教育遺孫。事必以禮。壽至九十三。未嘗懈也。

素修淨業。時有悟機。臨歿時。異香發於寢室。預知時至。含笑念佛。向西而逝也。

未歿前。有佛光照身。蓮花現前之異，並有異鳥如小鸞鳳。百千相隨。飛集庭

樹。

三曰大殮時。面色如生。手掌和軟。氣作蓮華香。

蔣蘭徵是如皋人，嫁給同邑的卜先生。晚年道號叫貞一子。她出生的時候，姓宋的母親夢見有香氣的雲圍繞門戶，有位淡妝仙子手握蘭花進屋內，蔣氏就出生了。

她從小端莊賢淑，言談舉止都合於禮法。每天早晚都很虔誠的禮拜家裡的觀音大士像，從不懈怠。她也很孝順雙親，十幾歲時，曾兩度割手臂上的肉，以救病危的父親。蔣氏喜歡讀書，也很會吟詠詩詞，說出來的話語皆清幽美妙。

嫁了之後對婆婆很孝順，婆婆死了之後，丈夫也因哀傷過度而亡。於是蔣氏就帶著兒子回娘家住，在教導兒子之餘，她很勤奮的念佛，祈求母親長壽。中年時，兒子死了，而媳婦也殉情而亡。於是她就教育孫子，任何事情都講究禮節，一直到九十三歲，都不曾懈怠。

平常蔣氏修淨業，經常有所體悟。臨終的時候，寢室有異香，預先知道死亡的日期，最後含笑念佛，面向西邊而逝。

未死之前，有佛光照蔣氏的身體，還有蓮花出現在眼前的奇異現象，並且還有百千隻如小鸞鳳般的異鳥，飛集到庭院的樹上。

三天之後舉行大殮，蔣氏面孔的顏色如生人般，手尚柔和溫暖，而且還發出蓮花般的香

氣。

陶陸氏

熊潤生

陸氏蘇州人。性慈善。夫陶某。子某。皆信佛。女證西。造蓮花精舍。氏住焉。晨夕修淨。

同治癸酉。入夏至秋。病不愈。食果飲大悲水。謂子媳曰。我死汝勿哭。多念佛好。

自知八月十日死。沐浴更衣。設香案。命家人轉大悲咒四十八遍。不見餘像。但僧衆與韋馱而已。遂念佛而終。頂煖。室有異香。

蘇州人陸氏，性情慈悲善良。姓陶的丈夫和兒子也都信佛。女兒證西，造了一間蓮花精舍。她就住在精舍內，早晚都念佛。

同治癸酉年，她的病從夏天一直拖到秋天都好不了，她只吃水果和飲大悲水。陸氏告訴兒子和媳婦說：「我死時你們不要哭，多多念佛最好。」

她知道自己八月十日要往生，於是當天就沐浴更衣，設了供香爐的桌子，叫家人念四十八遍大悲咒。臨終時，她見到很多僧人和韋馱護法，於是就念佛而終。當時室內充滿了異香，

而她的頭頂是暖的。

樂淨傳

許來

樂淨道者趙宜人。許遂菴中丞副室也。幼穎敏。黑夜飛鍼走線。遇佳山水。一往有遺世志。髮逆竄武林。攜子西齋赴水。遇救不死。

有老僧指引出。朝峨嵋。禮普陀。師遂翁以求禪理。命名侍摩。聞靈虛念佛。歸心淨土。坐中不見根身器界。佛號自空流出。風林水鳥。無非佛音。

聞紅螺悟和大師說諸經義。多觸發。戒名淨證。自號樂淨道者。

集眷屬課誦兼禪觀。有叢林風。佛七領眾時。自謂如在定中。不自知爲經行也。法雲寺傾。發心修建。有放生湖濱。見居民活剝羔羊者。歸述其事。道人脫身裘永不服。

石香禪宿問。念佛的畢竟是誰。機滯。香痛下鉗錘。

了凡首座問。人人有箇影子。爲甚步步踏不著他。屢答不契。愧甚。月餘疑情不釋。一夕吹燈。大聲曰。踏著了也。

嘗曰。參禪人易蹈空。念佛人恆著有。眞了悟者。隨願往生。萬牛莫挽。

病增劇。形消損神炯然。坐九晝夜。知時至。囑後事纖悉無遺。或曰。何不全體放下。答曰。早自空。更教放箇甚麼。

西齋悲不自勝。道人曰。生死本是空花。痴兒何作此態。

日午。請接引佛像到。開目注視良久。自以手整巾。怡然逝。頂猶溫云。

樂淨道人趙宜人，是許遂菴中承的妾。從小就很聰穎靈敏，晚上黑夜中也能刺繡縫紉。每到有好山水的地方，就有隱居修行的念頭。當洪秀全叛亂殺到武林時，她帶著兒子西齋去投水自盡，結果被救起而得不死。

後來有老和尚指引學佛，她就去朝禮峨嵋山及普陀山，並拜遂翁爲師，追求禪理，得法名侍摩。後來她又聽到靈虛子談念佛法門，於是她又歸心學淨土。她曾經在禪坐之中，見不到自己的身體及世界，而佛號卻從虛空中流出來，聽到的風聲林聲水聲鳥聲，全都是佛號聲。她又去聽紅螺山的悟和大師講解佛經的義理，而得到很多感觸和體悟。她受戒的法名叫淨證，而她自己稱樂淨道人。

平常她教眷屬誦經念佛及禪觀，儼然有叢林的風範。她領眾打佛七時說，她覺得自己好像在禪定之中，不知道自己正在經行。

法雲寺倒了，她發心出錢修建。有人到湖濱放生，看到居民在活剝羔羊的皮，回來後述

說此情形。從此以後，她就把自己身上所穿的皮裘脫下，永不再穿。

禪師石香問她說：「念佛的人究竟是誰呢？」她答不出來，石香就痛下鉗鎚磨鍊她。

了凡首座問她說：「每個人都有個影子，為什麼卻步步都踏不到這個影子？」她屢次回答都不對，因此十分慚愧。一個多月這個疑情都還解不開，有一晚吹滅燈火要就寢時，她忽然大聲說：「我踏到這個影子了。」

她說：「參禪的人容易走入空的迷情裡，而念佛的人又經常執著於有。而真正了悟的人，可以隨自己的心願往生，萬頭牛的力量也拉不回他的往生。」

後來樂淨道人病情日益加重，雖然身子消損，可是精神奕奕，禪坐九晝夜之後，她知道自己要走了，就咐囑身後事，連細節都講得很清楚。因此有人就說：「為什麼不把一切都放下呢？」她回答說：「早就一切都看空了，還要放下什麼呢？」

她的兒子西齋傷心得把持不住，道人就說：「生死這件事，本來就是虛空的花朵。傻兒子呀，你怎麼還這樣哭泣呢？」

到了中午時，迎請的阿彌陀佛像到了。於是道人張開眼睛注視佛像良久，並且用手整理頭上的包巾。最後很安詳的走了，死後頭頂還很溫暖。

陸嫗

申報

蘇州閶門外三樂灣陸姓老嫗。年七十餘，好持齋念佛。

光緒丁丑二月十二日。忽自櫛梳沐浴。更換衣服。危坐榻前。手持念珠。朗誦佛號。未幾。寂不聞聲。

家人至點燈後。呼其晚飯。不應。逼視之，則已閉目而圓寂矣。

蘇州閶門外的三樂灣，有位姓陸的老太太，已經七十幾歲，平常就持齋念佛。

在光緒丁丑年的二月十二日，陸老太太忽然自己梳頭結髮，沐浴更衣之後，端坐在榻前，手裡拿著念珠，朗誦佛號。誦了一陣子之後，就沒有聲息了。

她家的人也不在意，一直到晚上點燈之後，家人才去叫她吃飯。見她沒有回應，走近身仔細瞧瞧，才發現她已經閉目往生了。

楊氏

楊氏幼適鎮江吳姓。居北門。中年即喜茹素奉佛。光緒丙子年。染疾。至十二月。困甚。

其子明通。懇祈地藏大士。願以己生平誦持之力。爲母求生西方淨土。並超脫

母氏累劫冤親。楊氏心益感。感奮念佛。至二十四日坐逝。年七十八歲。

其子於其七期。請衆人念佛。至第五日。燭上現蓮花佛像。同見者百餘人。

楊氏幼年時即許配給鎮江的吳姓人家，嫁後住在北門。中年時就吃素念佛。在光緒丙子年時生病，十二月時，病得很重。

她的兒子明通，就懇求地藏菩薩，願意把自己生平誦經念佛等的修行功德，迴向給母親助她往生西方，並同時超脫母親累世的冤家及親人。楊氏受了兒子孝心的感動，就更加緊努力念佛。到了二十四日，她就坐著過世了，活了七十八歲。

明通爲母親做七，請衆人念佛。到了第五天，燈燭上出現蓮華及佛像，有一百多人看到。

船婦

周蓮慧

船婦某。苦子媳於之逆。訴於船客。客教之以淨土法門。且曰。精持佛名。不暇與惡人計長短。即現前解脫也。

船婦依而行。久之純熟。佛不離心。一切時皆以念佛爲境界。其病也。其死也。其琅琅然念佛而去也。

有個撐船的婦人，很苦惱兒子及媳婦的忤逆，就向船客訴苦。船客就教她淨土法門，並

且告訴她說：「很專心精進念佛的話，就會沒有空和惡逆之人計較長短，這樣眼前就能得到解脫。」

船婦很聽話，照著去做。念佛念久了之後，就很純熟，佛號一直不離她的心，任何時間她都不離念佛。後來她生病，一直到死，都一直念佛不斷。

王葉氏

張寶權

葉氏年二十一。歸蘊香王公。公時勸以念佛。然上有舅姑。兼家事繁繞。弗克專也。

年四十二。爲長子授室。遂置家事於不問。一心持佛名。家饒於財。頗勤儉。恆以紡績所得。散之貧乏。兼作衆善。

年五十六。微疾。謂長媳曰。汝爲我易衣履。諸子因跪床前唱佛名。自亦朗誦不輟。合掌而逝。香氣滿室中。

葉氏二十一歲時，嫁給王蘊香。先生經常勸她念佛，但由於上有公婆要侍候，兼有家務事要做，因此無法專心念佛。

四十二歲爲長子迎娶之後，她就不再管家務事，專心念佛。家裡雖然富有，但她仍頗勤

勞節儉，經常把紡織所得的錢財，布施窮困及做善事。

五十六歲時生小病，她叫長媳替她換衣服及鞋子。兒子們都跪在床前念佛名，她自己也在念佛聲中，她合掌而逝。死時整間屋子都充滿異香。

于韻之

童葆激

韻之。漢軍于氏女。父翰卿。以知府候補江南。爲兩淮運使書局提調。女十三歲念佛而逝。

韻之始生。父夢滿天霞光。故小字霞官。三五歲即不食葷血。且慈仁戒殺。其性然也。

幼字梁。卒之年春日。梁有信云。俟韻之十五歲來親迎。韻之聞之。慘然不樂。遂長悵悵。病於泰州。以六月某日坐而向西。喃喃念佛。預言時曰。及逝，期不爽云。

于韻之是于翰卿的女兒，十三歲就念佛往生了。

她剛生下來的時候，她的父親夢見滿天的晚霞光芒，因此給她取霞官的小名。她三五歲開始，就不吃葷血，而且天性仁慈，不殺害生物。

從小她就許配給梁家，她死的那年的春天，梁家有信來說：「等韻之長到十五歲，就要親自來迎娶了。」韻之聽了之後，很不開心。結果憂鬱成疾，病倒在泰州。她預言自己六月的某一天要離開，那天到來時，她面西而坐，口念佛號而逝。

陳靈開

童葆澂

陳靈開。蓮語之第二女也。語欲送入海天爲法侶。以路遠未來。亦能作詩。與姊靈復。同留遺墨在焉。

乙亥年六月十一日。夢入冥。見三法師與之言修行事甚悉。法師忽以劍畫地爲深坑。命之跳。跳去即見華嚴境界。彌勒云。我半月來。已換汝一副翡翠骨頭也。明日疾。遂但飲水。至期午刻，見韋馱來。遂落髮坐堂中。自誦彌陀經。持珠念佛而去。

陳靈開是蓮語的二女兒，原本做母親的打算把她送到海天精舍出家，但以路途遙遠而未去。靈開和姊姊靈復都能作詩，兩人都遺留下來詩句甚多。

乙亥年的六月十一日，靈開夢見自己進入冥府，見到三位法師，和她詳談修行的事。後來法師用劍在地上畫了一個深坑，叫她跳下去。她跳下去之後，卻見到了華嚴經上所說的境

界。而彌勒菩薩跟她說：「這半個月以來，我已經替妳換了一副翡翠骨頭了。」

第二天，靈開就病了。她什麼也不吃，只喝水。到了中午時分，見到韋馱護法來，於是她就將頭髮剪掉，坐在廳堂中，誦彌陀經。然後手持念珠念佛而逝。

劉寶仁

寶仁。儀徵劉氏女。幼穎悟。喜讀父書。父覺成。好黃老家言。晚年有悔心。復究心佛法。寶仁亦隨父兩轉。

先受菩薩戒於某寺。後其母立貞孝菴。復依母出家。光緒丁丑春。感疾久之。自知不治。遂罄捨所藏。刻法輪懺以莊嚴淨土因。

九月十九日受沙彌尼戒。即於病榻前供佛像。起七念佛。眾既精勤。寶仁益感奮。至第三日亥時。於念佛聲中。加趺而去。年四十一。

劉寶仁是劉儀徵的女兒，從小就很聰穎，喜歡閱讀父親的藏書。本來她父親喜歡研究黃帝及老子的學說，晚年時又改而學佛法。寶仁也就隨父親轉而學佛。

她先在寺裡受菩薩戒，後來母親成立貞孝菴，她又隨母親在貞孝菴出家。光緒丁丑年的春天，由於久病，她知道自己好不了。於是就把所有的積蓄，拿來刻印法輪懺，以做為莊嚴

佛淨土的因緣。

九月十九日，她受了沙彌尼戒。於是就在病床前面供佛像，打佛七。大眾都很精進念佛，寶仁更是努力。到了第三天晚上亥時（九時至十一時），她就在念佛聲中，跣跌而去，活了四十一歲。

李修一

石麟

修一。通州李氏女。字朱。十三歲而朱卒。修一誓守志。夫家不信之。曰。是幼稚何足徵。

一曰。若不信。我在母家守。過十年乃來。果二十三而往。三十三而卒。

時好好形色。人不料其死。忽使人請其父母至作別。

先是數日不食。忽食粥。數日不語。忽言。初有汗。謂人曰。此時不能念佛名。俟稍定。果以汗解後。琅琅念佛而去。

自言見蓮花二朵。人問何以二。答曰。我一我母一。

李修一是通州人，從小許配給朱家。十三歲時，準夫婿死亡。修一就發誓要守寡，夫家的人不相信說：「年紀這麼小，講的話是不可靠的。」

修一就說：「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我就先在娘家守寡十年，十年之後再到夫家。」果然她二十三歲時前往夫家，而三十三歲就死了。

她死之前，人好好的，大家都料不到她會死。而她突然派人去請她父母來告別。

臨終前幾天，她什麼也不吃，也不說話。臨終前忽然吃粥，忽然說出汗，告訴別人說：「現在不能念佛，等稍微定一點再念。」等她出過汗之後，她果然再琅琅念佛而逝。

臨終前，她說看到兩朵蓮華。有人問她為什麼是兩朵。她回答說：「一朵是我的，一朵是我母親的。」

曇影道人

吳寶叢

曇影道人者。同邑張氏女。張氏世奉佛。有長洲彭氏風。道人年十三。即歸心淨土。禮玉尺師受三歸。名寶芳。玉尺器之。勸閱大藏未果。

十六斷葷血。日課佛萬聲。十八得咯血疾。次年六月扶病受五戒。越二月。吉祥念佛而逝。時光緒九年八月十三日也。

道人性溫靜。寡語言。不事女工。禪課之餘。手不釋卷。從兩兄討論內典。輒至夜分。讀華嚴法華圓覺諸經。能解其義。又精研淨土十要。於台賢圓旨頗有會心。

染疾時。誦大般若經至二百八十卷。恐不能卒業。力疾持誦。會常州李上善至。以一行三昧策勵同志。道人師事之。淨念益堅。曰課佛三萬聲。

疾革迷悶甚。設像床前然臂香。猛誦佛名。聲盡氣漸微。即之逝矣。

是辰告其兄叔曰。頃得夢。知今日決生安養。不勝歡喜。

常州李上善。亦於是夜定中。見道人來別云。蒙觀音接引。已得中品下生矣。遺言祝髮。以道裝殮。捨所受用。刻華嚴大鈔五卷。

曇影道人姓張，家裡世代都信佛。十三歲那年，她就學淨土，禮拜玉尺法師受三皈依，法名寶芳。玉尺法師很器重她，勸她閱大藏經，但她沒有做到。

十六歲時她就不再吃葷血，每天念佛號一萬聲。十八歲時得了吐血的病。第二年的六月，她帶病去受五戒。過了兩個月，她就念佛而逝了。當時是光緒九年的八月十三日。

道人的個性很溫柔安靜，很少講話，不做刺繡的事。在禪坐之餘，整天手不釋卷。和兩個哥哥討論佛經，常常談到晚上。她讀華嚴、法華、圓覺等經典，都能瞭解其中的義理。淨土要也很下功夫去研究，對於天台宗及賢首宗的圓教意旨，頗有領會。

她生病的時候，正在誦大般若經至二百八十卷。她怕死前誦不完六百卷，於是就拼命誦。剛好常州的李上善來家裡，就勸她修一行三昧，道人就以老師之禮相待。此後她求生淨土的

心念就更堅定，每天念佛三萬聲。

當她臨終病重進入昏迷狀態時，就在床前設置佛像，並燒臂香供佛，並很勇猛的念佛號。後來念佛的聲音漸小，氣息越來越微弱，最後就往生了。

臨終那天的上午，她告訴哥哥說：「我做了一個夢，知道我今天一定會往生淨土，我實在太高興了。」

常州的李上善，也在當晚的禪定之中，見到道人來告別說：「我蒙觀音菩薩接引，已經中品下生了。」

她遺言要剃頭，穿上修道人的服裝入殮。並把她所有的財產，用來刻華嚴大鈔五卷。

獨孤皇后

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隨文帝未貴時。娶爲夫人。及受禪。立爲皇后。性賢明。朝廷政事。多爲匡益。然頗妬忌。後宮希得進御。

帝宏護佛法。勅諸州郡。偏造靈塔。安置舍利。多感瑞應。后亦敬慕大乘。常持佛名。當持名時。必先易淨衣。嚼沈水香盤口。以爲常。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崩於永安宮。年五十。于時異香滿空。天樂振響。帝問梵僧闍提斯那。是何祥也。對曰。淨土有佛。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現斯瑞耳。（隋書 續高僧傳 佛祖統記）

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也是大司馬周公信的女兒。隋文帝還未貴顯以前，娶她爲妻。當上皇帝之後，她就被封爲皇后。獨孤皇后是個賢慧而頭腦清楚的人，幫助皇帝處理許多國家大事，貢獻良多。但她不贊成三宮六院的制度，所以後宮佳麗難得侍候皇上。

隋文帝是佛教的大護法，他通令全國的州郡要建塔來供奉舍利，因此常出現許多祥瑞之事。獨孤皇后也非常恭敬仰慕大乘佛法，經常持佛名號。當她要念佛時，一定要先換上乾淨的衣服，同時以沈水香來漱口，之後才敢念佛。

五十歲那年，獨孤皇后在永安宮逝世。當時宮內充滿了奇異的香味，而且天空響起了音樂。隋文帝就問印度僧闍提斯那說，這種祥瑞之兆，代表什麼？梵僧回答說：「西方極樂世界有佛，叫阿彌陀佛，皇后已得往生那兒，故現此瑞。」

魏氏女

魏氏女梁郡人。其父兄皆修淨業。女亦篤志往生。無何化去。七日復甦。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既畢。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此寶池中。兒及父兄各有一大蓮華。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來相報。語訖而瞑。母自是亦奉法焉。（冥祥記）

梁郡地方有位姓魏的女孩兒，她的父親及哥哥都修淨土法門，她也發願求往生。後來沒有什麼原因，十四歲那年，她就突然死了。七天之後她却醒了過來，然後她要求坐在高高的座位上，誦了一部無量壽經。誦完經之後，她下座告訴父親說：「女兒離開人間後，就到了極樂世界。在七寶池之中，女兒和父親及哥哥，都各有一朵大蓮華，那就是蓮胎，將來我們都要投生其間。由於沒有母親的蓮華，女兒我覺得很難過，所以特別回來告訴母親。」說完之後，魏姓女子就閉目離開人間。從此之後，她的母親就開始持名念佛，求生西方了。

吳太夫人

(明) 古吳沙門智旭隨筆

吳城陸湛源居士。至洞庭東山吳鳳林家。其家爲營素供。吳母時年九十四歲。偶至廚下。因問爲何營此素供。婢云請陸相公。又問陸相公年幾何。婢云年五十四。母驚歎曰。渠年五十四便已茹素。吾年九十四乃不斷葷耶。從今日即當永斷。子媳輩力阻之俱不聽。乃設香燭請陸居士作證。

越三年。於臘月間。忽謂子曰。爲我請陸先生來。子訝問其故。答曰。吾將遠行。子問何往。答曰兒何太痴。吾已九十七歲。安得無去。遂徧集子孫輩言別。擇次日去。次日大雪。則云且俟天好方去。次日又問天好否。婢謬答云。今日雪更甚。則云更俟天晴。

未幾見日光照室。乃曰汝等詒我。速取我淨衣。及取香水來。遂起梳洗。更衣禮佛。並遙禮湛源居士。馮几端坐。命眷屬同時輕聲念佛以送之。許久。媳進茶湯。則已逝矣。(見聞錄)

陸湛源居士是吳城人，有一天他前往洞庭湖的東山地方，拜訪朋友吳鳳林。吳家特別爲他準備素菜。吳家九十四歲的老母親，偶爾到廚房看到，就問爲何做素菜。婢女答說是爲陸

相公準備的。吳母問陸相公幾歲，婢女答言五十四歲。吳母聽後驚歎說：「他五十四歲就吃素了，而我都九十四歲了，怎麼還能不斷葷呢。從今天開始，我要永遠斷葷腥。」兒子媳婦都盡力勸阻，吳母都不聽勸，還點了香，燒了蠟燭，請陸居士作證，發誓從當天開始茹素。

三年之後的十二月，有一天吳母告訴兒子說：「去替我請陸先生來。」兒子很驚訝，直問爲什麼。吳母說：「我要出遠門。」兒子問道：「要去那兒呀？」吳母回答說：「兒呀，你也未免太傻了，我都已經九十七歲了，怎能不死呢。」於是就把兒孫輩都集合，與他們話別，選定明天走。第二天天下大雪，吳母說：「且等天氣好時再走。」次日又問天氣可好，婢女騙她說：「今天雪下得更大。」吳母說：「那我就等天晴好了。」

後來不久，吳母看到陽光照進室內，她就說：「你們騙我，快拿給我乾淨的衣服及拿香水來。」於是吳母就起牀梳頭洗臉，換上乾淨的衣服之後禮佛，並向陸居士住的方向遙遙禮拜。然後她就靠著桌子端身正坐，並要眷屬一起輕聲念佛號來替她送行。念了許久佛號之後，媳婦端了茶湯來請她喝，才發現吳母已經往生了。

宋馮氏夫人

夫人名法信。贈少師珣之女。適承宣使陳思恭。少多疾。及嫁疾尤甚。醫者以爲不可療。往見慈受深禪師問愈疾之方。深教以持齋誦佛。

夫人盡去葷血及裝飾之奉。衣掃塔服。專以西方爲念。行亦西方也。坐亦西方也。起居食息亦西方也。語默動靜亦西方也。酌水獻華亦西方也。誦經行道亦西方也。剎那之念。秋毫之善。一以爲西方之津梁。十年間無情容。心安體健。神氣昌盛。人皆尊尚之。

一日忽書偈云。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爲耕田。打疊身心早歸去。免教鼻孔受人穿。

族人怖之。夫人云。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

壬子九月示疾。十二月忽變然而起云。吾神遊淨土。面禮阿彌陀佛。觀音左顧。勢至右盼。百千萬億清淨佛子。稽首慶我來生其國。若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華嚴經及十六觀經所說一同。

明日安然化去。家人聞妙香芬馥。不類人間。及三日荼毗。舉屍如生。年三十
六。(龍舒增廣淨土文 樂邦文類)

馮法信是少師馮珣的女兒，嫁給承宣史陳思恭。從小就體弱多病，出嫁之後病得更厲害，連醫生都說她的病無藥可治。於是她就去找慈受深禪師，請問治病的良方，禪師教她要吃素念佛。

此後她就吃素，並不再戴首飾，改穿著掃塔寺的衣服，一切都以往生西方為念。行住坐臥，語默動靜，供水獻華，誦經念佛，全都求往生西方。連一剎那的念頭及一點點的善舉，全都回向往生西方，十年間毫不間斷。結果身體健康，心神安定，精神昌盛，還獲得許多人的尊敬。

有一天，她寫了一首偈說：「任隨因緣及業力流轉三界許多年，冤枉做了頭老牛努力耕田這麼久，現在我可要收拾身心趁早回老家，免得讓人又再拿繩子穿我的鼻孔。」

她的家人聽了覺得很害怕，她就說：「我在清淨的境界裡失掉了正念，而落得這步田地。現在在中國的緣分盡了，我就要回到西方去了。這正是我的心願，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壬子年的九月，她開始生病。到了十二月，有一天她忽然坐起來說：「我的神識到了淨土，當面禮拜阿彌陀佛及左右兩邊的觀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有百千萬億的清淨佛弟子，都

來向我問訊，恭喜我生到他們那裡。那兒的宮殿、樹林及池沼，都非常光明莊嚴，跟華嚴經及觀無量壽佛經上所說的，一模一樣。」

第二天她就很安詳的往生了，家人都聞到非常的香氣，和人間的香氣不同。三天之後火化，屍體看起來仍栩栩如生，她活了三十六歲。（龍舒增廣淨土文 樂邦文類）

印光大師文鈔

(民) 印光

汪含章夫人往生記

汪含章夫人者。江易園居士之德配也。宿根深厚。賦性淑賢。其事父母。奉翁姑。相夫教子。律己持家。皆足爲閨閣法。而且居心仁慈。故於惠施貧乏。救放生。命。每每行之。

易園多年職任教育。唯欲培植真正人才。不惜心力。爲之講授。積勞成疾。於民國八年臥病不起。醫藥罔效。勢甚危險。

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勸。漸獲痊癒。既又徧閱佛經。方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且悲昔之不知。幸今之得聞也。於是勸其父母。與其夫人並及兒女。同修淨業。

由是夫人虔持佛號。兼誦彌陀普門大悲等經呪。決志求生西方。去歲十月有疾。當痛苦時。輒發大願。願速往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之後。乘佛慈力。回入娑婆。度苦衆生。心極懇切。

月晦之夕。語侍疾者。樓上佛堂。木魚聲甚清亮。屋牀壁間。皆金字經。光明

照耀。汝會見聞與否。

又三日前。其姑夢金光滿室。光中菩薩。不計其數。意謂其媳之病。當速痊癒。須知此皆淨業純熟。淨境現前之象。

至次日十一月朔末時。結跏趺坐。念佛而逝。逝後神色端嚴。了無死相。通身悉冷。頭頂猶溫。先時兩腿腫脹。不能動屈。及至將逝。遂如平時。故得跏趺而逝。如入禪定也。

易園率其兒女。並諸道友。至誠念佛。助其往生。過五句鐘。方始安置。設祭待客。概不動輦。村人欲送公祭者。易園止之。令每日來一班人，念佛一期。約二句鐘。一則免人虛費。二則實益亡人。三則曲引諸人。同種善根。四則冀開風氣。普播佛恩。實爲喪事最善新例。

殯殮之後。易園滙百圓普陀法雨寺。爲作佛事。至三七日。其姑祝曰。媳逝多日。生西也未。願託夢見告。以慰我心。

是夜其子有朋。夢信報紛至。乃取一信。往樓上佛堂看。見佛堂中懸一大燈。光明四徹。遠逾電燈。開函見畫一張。中有大紅蓮華。華有臺座。華下列小字兩行。不復記憶。周圍有衆多小華。華下之水。其色如銀。此日即法雨佛七圓滿之日也。

得此數徵。可知決定往生。

汪含章夫人是江易園居士的太太，她宿根深厚，天性賢淑。孝順父母及公婆，相夫教子，謹守本分，住持家務，堪爲婦女的楷模。而且心地仁慈，常常濟貧放生。

易園居士多年來都從事教育工作，爲了培植真正的人才，因此不惜心力，認真教學，結果積勞成疾。在民國八年的時候，病得很嚴重，醫藥無效。

有朋友就勸他放下一切念佛，居然病就漸漸好了。於是他就開始徧讀佛經，這下子才知道佛陀是大聖人，才知道佛法的不可思議。很悲哀自己以前從不知道，又很慶幸現在終於得聞佛法。於是他就勸父母、太太和子女，一起修行淨土法門。

汪含章夫人從此就很虔誠的持佛名號，並兼誦彌陀經、普門品及大悲呪等，決心要求生西方。去年十月，她開始生病。當她痛苦的時候，就發大願，懇切的希望能很快的往生，見到佛聽聞佛說法，證得無生忍的果位之後，再乘佛的慈力，回到娑婆世界，救度痛苦的衆生。

有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她問照顧她的人說：「樓上的佛堂，木魚的聲音非常清亮。屋內的牀和牆壁之間，都是用金色的字寫的佛經，明亮極了。妳是否聽見、看見？」

臨終三天前，她的婆婆夢見滿屋子的金光，光裡面有數不盡的菩薩。婆婆以爲是她媳婦病會很快好的徵兆，其實這是汪含章夫人淨土之業純熟，淨土現前的現象。

到了第二天，是十一月初一日下午一點到三點時刻，夫人盤腿而坐，念佛而逝。逝世之後，夫人的神色十分端嚴，一點都不像死人。等到全身都冷了之後，頭頂還是溫的。本來她的雙腿都腫脹，不能動也無法彎曲。到了臨終之前，腿不再腫脹，於是就可以跏趺坐而逝，好像進入禪定般。

易園居士就率領兒女及道友，至誠的念佛助夫人往生。一直念了七十五分鐘之後，才處理遺體。設祭奠接待親友時，一概不食葷。村裡的人要送奠儀的，通通被婉拒。而反要他們每天來一些人，念佛三十分鐘。一來免得浪費別人的錢，二來對亡人有實際的利益，三來可以讓村人同種念佛的善根，四來可以開風氣，傳播佛的恩德。實在是喪禮中最新最好的方法。裝殮出殯之後，易園居士寄了一百圓到普陀山的法雨寺，爲夫人作佛事。到了三七那天，婆婆就禱告說：「媳婦妳已經逝世多日了，到底生到西方了沒有？希望妳能夠託夢來告訴，以安慰我的心。」

當天晚上，夫人的兒子江有朋，夢見有很多信件。他就取了一封，到樓上的佛堂去看。他見到佛堂的中間，懸了一個很大的燈，光明遠超過電燈。他把信打開，只見信中有一幅畫。畫裡有一朵很大的紅蓮華，華裡有臺座。華下有兩行小字，醒來後却不記得字的內容了。紅蓮的周圍，有很多的小華。華下面的水，顏色有如銀光。這天剛好是法雨寺爲夫人作七的圓

滿日。從這些徵兆看來，可以知道夫人決定是往生了。

徐母楊太夫人生西記

安徽石埭縣徐母楊太夫人者。徐居士國治之生母也。其性情孝慈柔善。明敏果決。事父母。事舅姑。相夫教子。持家處事。一一皆悉堪作閨閣典型。女流師範。方之古烈女。母儀賢仁。明智諸傳。殆無愧焉。

幼即奉佛。老而彌篤。其子三。曰國華。國鈞。國治。各受職於政商二界。國治在天津。欲長侍膝下。於民國十年。迎養至津。遂持長齋。受優婆夷戒。從茲念佛益精進。頗有瑞徵。恐不求一心。專希瑞相之愚人受病。故不錄。

是秋。安徽水旱奇災。省長電調國治襄辦賑務。以八年在京。辦有成績故也。國治不忍遠離。夫人責以大義。促令速去。以救災黎。

國治在皖年餘。夫人有病。不許書信言及。恐遠道來省。致誤賑務。並囑國華國鈞勸募。以己私蓄。傾囊相助。蒙大總統題頒匾額。與慈惠徽章。十一年賑務畢。皖憲仍繫維國治。乃復迎養皖垣。

以年已七十有四。精神衰頹。親戚中有勸開齋者。夫人曰。我寧茹素而死。決

不食肉而生也。

至今春，病日篤。而神智清明。念佛不輟。謂國治曰。余於世事。艱苦備嘗。故無戀慕。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又曰。每一發熱。痛苦異常。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則頓覺清涼矣。

二月廿一。命請僧來寓念佛。以助往生。令將己衣物。盡行變賣。供養三寶。問國治曰。何日去最好。國治答以後天是齋日。最好。

歷數時日。余已見釋迦牟尼佛。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薩。何獨不見接引佛乎。國治曰。時至則見矣。次日。仍復隨僧念佛。

至廿三黎明。念佛僧福海師曰。夫人神志氣象如常。一二日內，尚不能去。至已刻。國治請一接引佛供牀前。曰。阿彌陀佛來矣。

夫人聞之。生大歡喜。起坐瞻視。高聲念南無阿彌陀佛數聲。即結印含笑而逝。國治與諸師及眷屬。猶高聲念佛三句鐘。始舉哀及沐浴換衣。香氣馥郁。有友來弔。於門外即聞之。歎爲希有。三日入殮。面貌比生時更加光彩。頂猶微溫。四肢柔軟。以數珠置手中。乃屈指握之。

安徽石埭縣的楊太夫人，是徐國治居士的母親。她性情孝順、慈悲、溫柔、善良，做事

明白敏捷而果決。在奉事父母、公婆、相夫教子及操持家務上，都可以做婦女的典範。

從小她就信佛，老來更加虔誠，三個兒子國華、國鈞、國治，分別從政和經商。國治想奉養母親，於是就在民國十年時，把母親迎接到天津。從此楊太夫人就持長齋，還受了優婆夷戒。此後念佛十分精進，很有些祥瑞之象。爲了怕一些愚蠢的人，專門想求祥瑞徵兆，而不知道要一心念佛的人誤解，所以就不記錄這些事蹟。

那年秋天，安徽受到水災和旱災，安徽省長就電召國治去辦理賑災事宜，因爲國治在首都，曾經有八年很好的成績之故。而國治不想離開年邁的母親，太夫人就要他以災民爲重，敦促他趕緊去救災。

國治在安徽賑災一年多，太夫人生病，都不准家人在信上提及。恐怕他遠道回來探病，影響賑災工作。她還囑咐另外兩個兒子要去勸募賑災，她也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拿出來救災。因而蒙受大總統頒贈的匾額及慈惠徽章。民國十一年，國治辦理完賑災事宜，仍被省府挽留，於是就把母親接到省府。

由於太夫人已經七十四歲，精神顯得有些衰頹。於是親戚中就有人勸她開齋。太夫人說：「我寧願吃素而死，也決不吃肉而活著。」

到了今年春天，太夫人病重。然而神智仍十分清明，一直不停的念佛。她告訴國治說：

「世間的生活，我備嘗艱辛，所以我一點也不戀慕人間，心裡只有念佛這一件事。」她又說：「每次身體一發熱，就痛苦得不得了。但只要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頓然就覺得清涼。」

二月二十一日，她叫家人請僧人來家裡念佛，以助她往生。並且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拿去賣，用賣得的錢來供養三寶。她問國治說：「那一天去最好？」國治回答說：「後天是齋日，後天往生最好。」

幾個小時之後，她說：「我已經見到釋迦牟尼佛及在天津所供的佛菩薩，為什麼單單不見接引佛呢？」國治告訴她說：「時間到就會看到。」第二天，她仍舊隨衆人念佛。

到了二十三日的黎明時分，念佛僧福海法師說：「太夫人的神情意志和氣象，都和平常一樣。看樣子，這一兩天之內都走不了。」到了上午九點至十一點時，國治請來了一尊接引佛，供在牀前告訴母親說：「阿彌陀佛來了。」

太夫人聽了，很歡喜，就坐起來瞻視佛像，高聲念了幾聲南無阿彌陀佛，就手結印含笑而逝。

國治和念佛僧及眷屬，還高聲念佛四十五分鐘之後，才開始哭泣並替母親沐浴換衣。而滿屋子都充滿了香氣，親友來慰弔的，在門外都可以聞到香氣，大家都歎為稀有。三天之後入殮，太夫人的面貌比生前更加光彩，而頭頂還是溫的，四肢很柔軟。把念珠放在她手裡，

還能彎曲手指頭握著。

陳了常優婆夷往生事迹

優婆夷了常者。安徽無爲縣陳錫周了圓居士之繼配夫人也。姓胡氏。賦性慈善。篤信佛法。

錫周初不知佛法。長子天壽頗聰明。十四歲殤。意謂我居心行事。無大過愆。何得有此。遂于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極謂爲無。

夫人知其執不可破。輒密默修持。不令彼知。未久。夫人有娠。將臨產期。忽得大病。二十九日。不能言語飲食轉側。體熱如火。身瘦如柴。名醫束手。絕無生望。

一夕。夢老母持一把長幹蓮華云。汝以宿業。得此惡病。幸有善根。是故我從南海。來安慰汝。

隨以蓮華。從頭至足拂去云。拂去業障。好生嘉兒。頓覺身心清涼。即驚醒起牀。便成好人。次日生子。龐厚豐滿。與健婦所生無異。取名天民。今已十五歲矣。錫周由是方知佛慈廣大。三世因果之理事。真實不虛。從茲夫婦各吃素念佛。

努力修持。于救濟貧苦患難。齋僧修廟。施善書。捨棺材。悉隨己力爲之。錫周皈依光。法名了圓。夫人函祈皈依。因名了常。

九年。夫妻兒女五人。同于北京法源寺受菩薩戒。去年春。夫人欲來普陀見光。因先朝九華。歸至滬。適奉直兵禍將作。遂未果來。每引以爲憾。

光悉之曰。至心念佛。則日與彌陀聖衆相對越。何得以不見粥飯庸僧爲憾乎。以深受驚嚇。故身體瘦弱。久不復原。錫周祈光開示。光令作退步想。作已死想。遂得大愈。

今春復病瘦弱。不思飲食。于二月二十八日。正念佛間。見兩童子執長幡。上書西方接引四字。謂錫周曰。此兆于我則幸。于君則不幸。以己一歸西。內顧無人故。然念佛之人。不貪生不怕死。

因請僧四位。誦經禮懺念佛廿八日。以祈壽未盡則速愈。壽已盡則速生西方耳。從此身心適悅。了無病苦。

至四月初。復覺不適。知歸期將至。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初五。全家都爲念佛。又請師僧換班續念。晝夜佛聲不斷。夫人但默隨之。

初六午前。令備浴具。浴已。著新衣。往佛堂禮拜。供獻香華。歸即移牀向西

側臥。唯專念佛。概不提及訣別等事。

至亥時。見佛來。欲起禮拜。因扶起令坐。作合掌低頭狀。云尚有二千佛。念完即去。

全家同僧俗三十餘人。俱大聲念。夫人遂高聲念佛而逝。面帶笑容。室有異香。全家俱不現悲哀相。又念佛二小時。方爲安置。

次日午時入殮。頂尚溫煖。四肢柔軟。香氣猶存。

優婆夷了常，是安徽無爲縣人陳錫周居士的繼室，姓胡，生性慈悲善良，信佛虔誠。

錫周起初不懂佛法，他的長子天壽很聰明，但十四歲就死了。他就想，我的居心和做人做事，都沒有什麼大的過失，怎麼會喪子呢。於是就認爲沒有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這種事。他的夫人知道他的執著無法破除，於是就自己秘密的暗中修行，不讓他知道。不久之後，夫人就懷孕了。等到快要生產之前，忽然得了大病，有二十九天說不出話來，也無法飲食，也睡不著。身體熱得像著火般，而且骨瘦如柴。名醫都束手無策，眼看就要死了。

有一晚，她夢見一位老婆婆，手裡拿著一把有長幹的蓮華，向她說：「妳由於宿世的業障，所以會得這種惡疾。幸好妳有善根，所以我從南海來安慰妳。」

於是老婆婆就把蓮華，從她的頭上到腳底都拂過一遍說：「拂去業障，好生個好兒子。」

她頓然覺得身心都很清涼，驚醒過來之後，病全都好了。第二天，她就生了個兒子，長得很厚實健康，和健康的婦女所生的一樣。於是就取名爲天民，今年已經十五歲了。

從此錫周才知道佛陀的慈悲廣大，知道三世因果的道理和事情，是真實不虛的。於是夫婦兩人都吃素念佛，努力修行。在救濟貧苦患難、齋僧修廟、布施善書及施捨棺材等善事上，都隨力而爲。錫周皈依我，法名叫了圓。他的夫人來函求皈依，法名叫了常。

民國九年，他們夫妻和兒女五個人，一起到北京的法源寺受菩薩戒。去年春天，夫人想要到普陀山來看我。她朝完九華山之後回到上海，剛好遇到奉直兩派的兵要作戰，結果沒有來得成，因此一直引以爲憾。

我安慰她說：「只要至心念佛，那就等於天天和阿彌陀佛及諸聖衆見面了，何必因爲見不到我這個光會喝粥吃飯的平庸僧人而感到遺憾呢？」

因爲夫人深受戰爭的驚嚇，以致身體瘦弱，很久都沒有復原，於是錫周就請我爲她開示。我就告訴夫人說：「要作退一步想，要把自己當成已經死了想。」結果她的身體就好了很多。

今年春天，她又病得很瘦弱，不想吃喝。在二月二十八日，正在念佛的時候，見到有兩個童子，手執長幡，上面寫著「西方接引」四個字。她就告訴錫周說：「這個徵兆對我很好，對你不好。因爲我一往生，家裡就沒人照顧了。不過念佛的人，是不貪生也不怕死的。」

於是就請了四位僧人，誦經、禮懺、念佛二十八天，以祈願如果壽命未盡的話，病就快點好。如果壽命盡的話，就快點往生。這時她身心都很舒適愉悅，沒有病苦。

到了四月初，她又覺得身體不舒適，於是知道要走了。就一心念佛，以求快點往生。初五那天，全家都爲她念佛，同時又請了念佛僧換班念佛。晝夜家裡佛聲都不斷，夫人則隨衆默念。

初六中午之前，她叫家人準備浴具。洗過澡之後，她穿著新衣，到佛堂禮拜，並供獻香華。回到臥室時，把牀移向西面側身而臥，一心專念佛號，一點也不提訣別等事。

到了晚上九點到十一點之間，夫人見到佛來了，就要起身禮拜。於是家人把她扶起來坐著，她合掌低頭向佛說：「我還有三千聲佛號要念，念完我就去。」

這時全家和僧俗共三十餘人，都大聲助念。夫人就高聲念佛，面帶笑容而逝，室內充滿了異香。全家人都不現出悲哀的樣子，大家又念佛二小時之後，才安置遺體。

次日中午入殮時，夫人頭頂尚有暖氣，四肢很柔軟，香氣仍未散。

王母朱夫人往生

王母朱夫人者。浙江山陰處士王君楚辰之德配。心三爲一居士之生母也。

夫人年二十六方歸王君。王君家頗富。篤信佛法。性好施捨。獨力建一廟兩進。以奉觀世音及天醫神。蓋欲大士尋聲救苦。天醫冥消衆病也。

又且施茶施藥施燈施衣。歲以爲常。放生惜字。各爲立令以提倡之。戚族待以舉火者十數家。族子弟之資以就學者甚衆。以故家道中落。

又夫人于歸後。即蔬食永斷腥葷。凡麻油香果等亦不食。唯飲白水。衣唯粗布。綾羅裘葛。脂粉簪釧。概悉屏除。

日則紡織縫紉。夜則禮佛誦經。竟歲不出外戶。沈默寡言。親戚過訪。寒溫之外。輒談因果報應等事理。事舅姑以孝。相夫以德。教子有法。

越十有五年。王君卒。心三爲尸皆幼。夫人上奉老姑。下撫幼子。備歷艱辛。若忘昔富者。

及子堪就學。則盡賣于歸衣飾。以備束脩。爲心三聘婦婁氏。未娶而喪明。親族咸勸退婚。夫人絕不見聽。卒娶之。且囑心三善視之。母見惡焉。

夫人初則默誦心經。日有定數。孀居後則一心念佛。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極樂耳。

宣統元年。年六十矣。三月間。姑沒。夫人親理喪葬。哀勞致疾。四十餘日。

形容枯瘦。而神氣極清。

臨終前二日。囑心三爲廣備衣棺。曰。吾後日午後當逝矣。因誠之曰。願汝等進德修業。勉爲完人。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汝能體此意。則吾心安矣。

夫人居常念佛皆默念。屆時。極安舒。心三問所見。曰。毋擾吾正念。囑點燈于室外。遂安坐而逝。沒後兩手柔輒如生時。

朱夫人是浙江山陰處士王楚辰的太太，是心三和爲廣兩位居士的母親。

夫人二十六歲時，才嫁給王君，王君家裡頗爲富裕。夫妻兩人都篤信佛法，喜歡施捨。獨資蓋了一間廟，供奉觀世音及天醫神。希望觀音大士能尋聲救苦，希望天醫能暗中消除衆生的病痛。

此外又施茶、施藥、施燈、施衣，每年如此。還成立會社，提倡放生惜字。親戚中有十幾家人靠他們接濟過活，還爲甚多的族人子弟付學費。由於此種種善舉，以致家道中落。

夫人嫁過來之後，就吃素斷葷腥，連麻油香果都不食，只喝白開水。也只穿粗布衣服，脂粉首飾及綾羅裘葛，一概不用。

白天夫人就紡織縫紉，晚上就禮佛誦經，經年累月沒有出大門一步。平常沈默寡言，親戚來訪的話，除了噓寒問暖之外，就只談因果報應的事情和道理。她以孝順來事候公婆，以

德行來相待丈夫，以方法來教導兒子。

十五年之後，先生死了，而兩個兒子還幼小。她奉養婆婆，撫育幼兒，備歷艱辛，似乎忘了昔日的富裕。

當兒子要就學時，她把嫁衣首飾變賣，來湊學費。她爲大兒子聘媳婦，而媳婦尚未嫁過來，眼却瞎了。親族都勸她退婚，夫人不答應。娶過來之後，她叮嚀兒子要好好對待媳婦，不可以嫌惡。

夫人最初的修行是每天默背心經，丈夫死了之後，就一心念佛，求出婆婆，往生極樂。宣統元年，夫人六十歲。三月時，婆婆去世，夫人親手料理喪事。由於悲哀及辛勞過度，病了四十幾天。雖然身體很枯瘦，精神却很好。

臨終前二日，她吩咐諸兒準備壽衣棺木，告訴他們說：「我後天中午之後就要去世了。」她又訓誡他們說：「希望你們能夠進德修業，勉力去做個完滿的人。莊子說，最悲哀的情況，就是心都死了。要是你們能體會此中含意，那我的心就安了。」

夫人平常都是默念佛號，臨終時，她看起來極爲安靜舒適。大兒子問她看見什麼沒有？她回答說：「不要打擾我的正念。」吩咐他到室外點燈，於是她就安坐而往生了。她的兩手，在死亡之後，仍如生時般柔軟。

馮平齋宜人事實發隱

馮宜人者。包培齋居士之德配也。生有異性。幼嫻姆訓。在家孝父母。已嫁孝舅姑。而且篤信佛法。修持唯謹。包君初尚不以爲然。久之則與之俱化。而長齋念佛矣。

包君固明哲君子。一清如水。宦遊時于有所入。不知來歷者。尙慮其或有錯因果處。必正色勸戒。詳問來歷。以期無負于心而後已。

又每戒其子。勿入政界。猶恐或有難免。故又曰。政界中錢。唯日日辦事。應得薪俸。可以領受。否則悉屬非分。終須償還。不可不慎。

其事親相夫。持家教子之芳蹤。與夫戒殺放生。周急濟困。力懺宿業。篤修淨土之種種懿行。皆堪風世。

至其將終前三日。切戒厚葬。命用薄棺布衣。以爲眞者既去。何可爲此幻軀。濫費金錢。暴殄天物乎。況絲綢之原。皆由殺起。用以送葬。是以罪業相加。于親愛之道。大相乖戾。

臨終一二日。現諸痛苦。頗覺難堪。卒得見佛光明。結印而逝。

馮平齋是包培齋居士的夫人，天生就和一般人不同。她從小就受到母親很好的教導，在家裡時孝順父母，出嫁後孝順公婆。而且虔信佛法，修行很嚴謹。包君起初不以爲然，後來久了之後，受到潛移默化，也就長齋念佛了。

包君是位明哲保身的君子，非常的清廉。雖然如此，當他做官的收入，如果有不知道來歷的，夫人都還怕非光明正大之財。一定會很鄭重其事的勸戒，並詳細問明來歷，一直到心安爲止。

她又經常告戒兒子，希望他們不要進入政界服務。又怕他們不得已進入政界，於是就叮嚀他們說：「在政界中工作所獲得的錢，只有天天工作所應該得到的薪俸可以拿，否則其他的錢財，通通是屬於非自己分內該得的，最後都一定得償還，因此不可以不謹慎。」

她事奉親長，相夫教子及操持家務的行爲，及戒殺放生、救濟急難困苦，並且盡力懺悔宿世的業障，虔誠的修行淨土法門，這種種德行，都可作爲世人的模範。

臨終前三天，她特別吩咐喪禮不可以大事鋪張，她只要穿布衣，葬薄棺就可以。因爲神識已經離去，怎麼可以爲了這個虛幻的身軀，浪費金錢呢？何況絲綢的壽衣，都是殺害了很多蠶而做成的。如果葬禮時穿上，等於是增加死者的罪業。這實在不是對親愛的人，應該做的事。

臨終前一、二日，夫人病痛現身，殊覺痛苦。最後終於見到佛放出的光明，於是就結印而往生了。

馬母姚夫人往生事實發隱

夫人姓姚氏。諱澤潤。幼受庭訓。深嫻婦道。事父母舅姑唯謹。其姑疾革。刲股和藥。籲天以禱。

家固清貧。夫君安徽桐城馬通白居士教授生徒。夫人代持家政。克勤克儉。故得無虞。教子女有法度。爲鄉里所稱。

數十年來。歷經世變。深厭無常。遂專修淨業。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極樂。年逾古稀。猶然強健。

今秋初。示微疾。飲食漸減。而晨昏禮拜持誦無少間。至八月初四。始臥牀。胸膈氣不通暢。囑其女君瑋及姪婦孫孝達。代爲誦經。孝達平日以淨業互相勉勵。故常侍相爲輔助也。

至初九夜。夫人見諸佛金光燦爛。伏枕作禮拜狀。又見觀音伸手下垂。己則仰握菩薩手。連稱菩薩名不已。囑孝達誦彌陀經。孝達誦至佛土種種莊嚴處。曰。如

此境界。歷歷在前。吾所見。不異經所云也。

家人環侍念佛。有飲泣者。夫人責之。謂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

至初十午刻。唇尚微動。久之遂逝。面色黃潤。眉額間朗明若鏡。頂上熱氣外溢。相距尺許。即覺熏蒸。蓋其淨業純熟。身心清淨之所表現耳。

姚澤潤從小受到很好的家教，深知婦道家該守的本分，因此能很嚴謹的奉事父母及公婆。當她婆婆病得很重時，她曾割大腿肉和藥一起煮，求天保佑婆婆能病好。

她的丈夫馬通白居士，是安徽桐城人，家裡清貧。夫人嫁過來之後，主持家政，勤勞節儉，使得全家度日無有匱乏。並且教導子女很有法度，甚為鄉里所稱讚。

數十年來她歷經世間的種種變化，因此深深厭惡世間的無常，於是就專心修行淨土法門，希望能脫離娑婆世界，而生到極樂世界。雖然她已經七十餘歲，身體仍很健康。

今年初秋，她生了點小病，飲食逐漸減少，但晨昏的禮佛念佛一直不間斷。到了八月初四，她臥病牀上，覺得胸悶氣不通暢。就叫女兒君瑋及姪媳婦孫孝達，代她誦經。孝達平常就和她互相勉勵要往生淨土，因此常來侍候她。

初九的晚上，夫人見到諸佛，金光燦爛，於是她就伏在枕頭上作禮拜的姿勢。又見到觀音垂手接引，她就仰握著菩薩的手，一直稱念菩薩的名號。她還叫孝達誦彌陀經，孝達誦到

佛土的種種莊嚴情形時，夫人就說：「這些境界，歷歷在目前，我所看到的，和經上說的完全一樣。」

這時圍繞身旁念佛的家人中，有人在哭泣。夫人就責備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拖累我呢。」

到了初十的中午，夫人的嘴唇尙微微在動，久了之後，就逝世了。走後的臉色顯得黃而潤澤，眉毛和額頭之間，亮得像面鏡子。頭頂上的熱氣一直外溢，離她一尺多，還能感覺到熏蒸之氣。這是因為往生淨土之業報純熟，身心清淨的結果。

孫母林夫人事實發隱

孫母林夫人者。慶澤之生母也。宿植德本。稟性淑賢。其孝親敬夫。教子持家。周給貧乏。救護生命。皆足爲女流師範。

而且篤信佛法。修持淨業。自少至老。無或廢替。況身稟女質。既難遠參高人。而家住玉田。絕少宏法上士。而畢生孜孜修持者。乃多劫之熏修所致也。

溯昔夫人歸孫君時。貧不自給。操勞苦作。過於傭保。中年以後。家漸富裕。有子五人。孫十餘人。僕婢甚多。宜享逸樂。其操勞苦作。不改舊度。

衣止粗布。不服綾羅。洗澣補綴。尚不忍棄。見人之飢寒。不異身受。必施金推食。其心方安。人有求祈。必令忻悅而去。昆蟲螻蟻。誠勿傷害。即蛇蠍毒物。亦令設法驅去。絕不肯令其受傷也。

蓋欲子孫世守勤儉仁慈之道。以身率之。而冀其依行焉。平時每以因果報應誡子孫。常曰。利人實爲利己。害人甚於害己。凡居心行事發言。皆須歸於慈善一邊而後已。汝等若能如是。則爲無忝所生。否則縱令富貴至極。亦屬污辱祖宗之大怨家也。

故其子孫。多皆篤厚敬謹。不染時風。

尤可異者。去冬兵災起時。慶澤奉母遠避于親眷家。當其去時。心慮惶恐。夫人以裝老衣之篋命攜之。亦不言其所以。至臘月遂歿。適得具斂。雖曰年高八十有八。不可不預。然其心地安詳。不隨境亂。於此可見。

當夫人臨終時。慶澤率其家人。同聲念佛。忽若發狂。遂將窗紙撕破。適有二蝶大如掌。從窗櫺入。黃質雜黑白章。采綯非常。繞尸而飛。家人驅之。竟不能去。歷大半日。殯殮已畢。昇入他院。蝶亦隨棺飛翔。直至靈柩安妥。方始飛出。向西而去。

夫時當臘月。況在北方苦寒之地。何得有蝶。當時本家與親眷七十餘人。同皆驚異。謂爲不經見聞之瑞。

蓋以夫人盛德淨心所感。以表其離此娑婆。生彼極樂之祥。但以世人根機陋劣。特示爲蝶。此豈真蝶乎哉。

林夫人是孫慶澤的母親，宿世即種植德行，天性貞淑賢惠。她孝順親長，敬重丈夫，教導子女，主持家務，救助貧困窮乏及救護生命，種種德行，都足堪女子效法。

而且她篤信佛法，修行淨土法門。從小到老，沒有停止過。由於她身爲女流之輩，沒辦法到遠方去參訪高人。而且家住在玉田，這個地方絕少有宏揚佛法的人。而她却能夠畢生孜孜不倦的修持，實在是因爲多劫以來熏修佛法的緣故。

夫人初嫁孫君時，夫家貧得活不下去。於是她辛勤工作的程度，超過傭人保母。中年之後，家裡逐漸富裕起來。有五個兒子，十餘個孫子，一堆僕人婢女。照道理應該可以享受安逸快樂了，但是她仍然勤苦工作，和窮困時一樣。

她只穿粗布的衣服，不穿綾羅綢緞。即使衣服已洗得發白且縫滿了補針，她還捨不得丟棄。見到別人飢餓受寒，如同身受。一定要給對方金子和飲食，她心才安。只要人有所祈求，一定讓對方滿意而去。她不准家人傷害昆蟲螞蟻之類。就算是蛇蠍這類的毒物，她也只叫人

設法趕走，絕不加以傷害。

她這麼做，實在是要子孫世世守著勤儉仁慈的規矩，於是自己身體力行，也希望家人照著做。夫人平常總以因果報應的事理來告誡子孫，她常說：「利益別人，實在是利益自己，害別人更甚於害自己。凡是存心、做事及講話，通通都要心存仁厚才行。你們如果能做到的話，就不會侮辱了你們的父母。否則就算富貴到了極點，也只是污辱祖宗的大怨家而已。」所以她的子孫，大多皆忠厚老實恭敬謹慎，沒有沾染上時代的流風。

有件事情甚為奇特，就是去年冬天戰事起時，慶澤帶著母親遠避到親屬家裡。臨去之時，慶澤心煩意亂，恐慌不已。而老夫人則叫他帶裝壽衣的篋子，也沒有說明原因。到了十二月，老夫人就去世了。剛好用得上壽衣。雖然說已經八十八高齡，不可以不預先準備。但她心地安詳，不隨著環境而慌亂，由此可見一斑。

當老夫人臨終的時候，慶澤率領家人，一起念佛。而老夫人忽然像發狂般，把窗戶的紙撕破。於是就有二隻如手掌般大的蝴蝶，從窗洞飛入。黃底雜黑白花紋，采色絢麗的蝴蝶，繞著老夫人的屍體飛，家人趕也趕不走。殯殮完畢，抬死者到院子去時，蝴蝶也隨著棺材飛翔。直到靈柩安妥之後，蝴蝶才向西方飛去。

當時是十二月，又是在北方如此寒冷之地，那裡會有蝴蝶呢？因此家人和親戚七十餘人，

都同稱驚異，認為是從未見過的祥瑞之兆。

這實在是老夫人的滿盛德行及清淨之心所感得的，用以表示離開此娑婆世界，生到彼極樂世界的祥兆。但是由於世俗之人根機陋劣，所以特別示現蝴蝶，難道還真的是蝴蝶不成。

善女人往生錄

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01201

二五、〇〇〇元：三寶弟子（迴向法界眾生，同生淨土）。

以上共計新台幣：二五、〇〇〇元，恭印一、〇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五月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0424
書號：CH860-22

善女人往生錄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二〇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 <http://www.budaedu.org>

E-mail: budaedu@budaedu.org

電話：(〇二)二三九五—二九八

傳真：(〇二)二三九一—三四一五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四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〇一九三三一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撥打電話：(02) 2395198分機：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一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